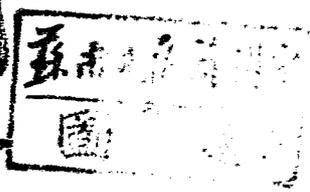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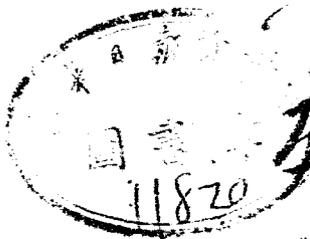


什麻之里列
片之五第我



第八分册



什麼是列寧主義

MG
A82
6

目錄

第九篇 關於政黨的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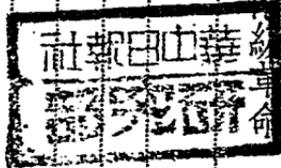
第一章 布爾塞維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

時代底新式世界政黨

- 一、沒有黨則不能有獨立的工人運動
- 二、斯太林同志論列寧主義底政黨——新式底政黨
- 三、共產國際是無產階級唯一的國際政黨
- 四、加入共產國際——新式的世界政黨——的條件
- 五、變共產黨為真正列寧主義政黨的基本條件

第二章 新式底政黨及其特點

- 一、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和黨綱底意義



— 〇〇一 —
 — 〇〇四 —
 — 〇〇四 —
 — 〇〇四 —
 — 〇〇四 —
 — 〇〇七 —
 — 〇三四 —
 — 〇三八 —
 — 〇三八 —



Handwritten notes and signature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large signature that appears to be '孫科' (Sun Kaohua)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 (1) 黨是工人階級先進的部份，是引導工人階級的……一〇
- 三八 (2)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一〇四〇
- (3) 馬克思和列寧論理論上堅定的綱領對於工人運動發展的意義……一〇四三
- 二、黨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隊伍和黨章底意義……一〇五一
- (1) 黨底鐵的紀律是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一〇五二
- (2) 列寧論黨章第一條底意義……一〇五五 (3) 列寧論吸收新黨員的條件……一〇五九
- 三、黨是無產階級底階級組織之最高形式……一〇六三
-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一〇七三
- (1) 無產階級專政下黨底領導作用……一〇七三 (2) 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黨……一〇八九
-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不許派別組織的存在……一〇九一
- (1) 斯大林同志論共產黨內派別組織底害處和危險……一〇九一
- (2) 派別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滅亡之路……一〇九五

六、清除黨內階級異已分子是鞏固黨的條件……………一〇九九

(1)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清除黨內機會主義分子……………一〇九九

(2) 清黨是鞏固黨的隊伍、威信及與羣衆聯系的方法……………

一一〇一 (3) 一九三三年清黨底任務、道路和方法……………

一一〇三

第三章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黨的建設……………一一〇九

一、在無產階級專政各階段中黨的建設底形式和方法……………一一〇

(1) 一般的前提……………一一一〇 (2) 軍事時期和我們的黨

一一一一 (3) 軍事時期底矛盾和黨……………一一二二 (4)

新的時期及其任務和黨的建設……………一一二四

二、現階段的黨的建設和組織上的領導問題……………一一一七

三、黨章底基本要點……………一一三九

第四章 以鬥爭方法克服黨內的爭論是共產黨在奪

取政權以前和以後的發展規律……………一一四六

一、斯大林同志論克服黨內發展底矛盾是共產黨發展底規律……………一一四六

(1) 黨內發展的矛盾……………一一四七 (2) 黨內矛盾底來源……………一一五三

二、在兩條戰線鬥爭中的布爾什維主義……………一一五七

(1) 列寧反對托洛斯基主義底無原則的調和主義……………贊成以兩條戰線鬥爭方法克服黨內的爭論……………一一五七 (2) 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敵人作鬥爭而發育鞏固和鍛鍊出來的？……………一一六一 (3) 布爾什維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機會主義，對機會主義的調和主義及腐朽的自由主義的鬥爭……………一一六六 (4) 兩條戰線鬥爭是克服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政黨的影響，而中派主義是「在一個共同政黨內無產階級利益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一一七七

三、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兩條戰線鬥爭……………一一八二

(1) 斯大林同志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與托洛斯基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一一八二 (2) 在現階段上與機會主義作鬥爭的特點……………一一九九

四、共產國際內的兩條戰線鬥爭……………一一〇七

- (1) 共產國際各黨底布爾什維克化和兩條戰線鬥爭……………一一二
○七 (2) 斯大林同志論共產國際在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和主要危險問題之具體地歷史的解決……………一一二一 (3) 共產國際底兩條戰線鬥爭，反對作爲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三時期的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一一二四

第十篇 工作作風

一 斯大林同志論黨的工作和國家工作底布爾什維克的作風……………一二三六

二 列寧式的工作者就是俄國革命規模與美國求實精神聯合

的榜樣……………一二三〇

一、斯大林論列寧……………一二三〇

二、列寧論斯威爾德洛夫……………一二四一

三、斯大林論斯威爾德洛夫……………一二四八

四、列寧論巴布詩金……………一二五一

五、斯大林論雪爾仁斯基……………一二五六

三

- 爲訓練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而鬥爭——反對革命的空談
猶豫不決、狹隘的實際主義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一二五八
- 一 反對古老墨守陳法的舊遺業……………一二五八
- 二 俄國的革命的氣概，一離開客觀真實性底估計，就是革命的詞句，空洞的宣言……………一二六〇
- 三 反對共產主義的傲慢和自負——擁護工作中布爾什維克的謙遜……………一二六五
- 四 美國的求實精神是對事情之誠實的、耐心的、堅定的研究……………一二六七
- 五 不是華而不實的宣言，而是爲現實革命目的的鬥爭中簡單的、謙遜、日常的工作……………一二六九
- 六 反對急躁和奔放……………一二七四
- 七 反對混亂、雜沓、怠惰——擁護活潑明確的工作，對執行的檢查……………一二七八

第九編 關於政黨的學說

第一章 布爾塞維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

時代底新式世界政黨

一、沒有黨則不能有獨立的工人運動

無產階級經過各個發展的階段。它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和它的生存同時開始的。

最初各個工人，然後一個工廠底工人們，然後一個地方同一勞動部門底工人們，向着那直接剝削他們的各個有產者作鬥爭，他們進行鬥爭，不僅反對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而且反對生產工具本身；他們毀壞那些來自外國的競爭着的商品，他們打壞機器，他們火燒工廠，他們企圖恢復那已經消失了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上，工人們形成了一個分散在全國並為競爭所分裂的羣衆。工人們的更大批的團結，那時還不是他們自己聯合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資產階級爲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應當並且暫時還能夠把整個無產階級發動起來。所以，在這個階段上，無產者不是和它的敵人作戰，而是和敵人底敵人作戰，就是和專制王朝底殘餘，地主，非產業的資產者，小有產者作戰。這樣，整個的歷史的運動，是集結在資產階級手中；而在這些條件下所得到的每個勝利，成了資產階級的勝利。

但是隨着產業底發展，無產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增加了；它被集合爲許多較大的羣，它的力量增大起來，並且它自己也更加感覺得了。隨着機器一步一步地消滅勞動條件底差別，並且把工資差不多到虛壓到同樣低的水平，無產階級內部底利益與生活狀況也一步一步地趨於平均化了。有產者中間日益增長的競爭以及由此產生的商業危機，使得工人們底工錢越發動搖不定；越發迅速發展的機器的不斷改良，使得無產者的生活狀況越發沒有保證；各個工人與各個有產者中間的衝突，越發帶上兩個階級間的衝突底性質。工人們開始形成聯合來和有產者作鬥爭；他們團結起來，來維持他們的工資。他們甚至建立較長時間的團體，保證在發生可能的抗爭之際可以有所支

持。有些地方，鬥爭爆發為公開的暴動。

有時工人們得到勝利，可是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鬥爭底真實結果還不是那種直接的成功，而是工人們的越發擴大的團結。大工業所造成的日益發展的交通工具，使不同的地區底工人們互相聯繫，而促進工人們底團結。只要有了這種聯繫，就使所有地方的到處性質相同的鬥爭，集中為一個全國的鬥爭，為一個階級的鬥爭。而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鬥爭。中世紀底市民，以他們的鄉村小道，需要幾百年才能實現的團結，近代的無產者因有了鐵路，只要幾年就成功了。

無產者之組成為階級，並由此組成為政黨，隨時又因為工人們自己中間的競爭而受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經常地更強大，更結實，更有力地重新發生起來。……

……共產黨與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只是由於他們一方面在各個民族的無產者的鬥爭中，主張並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底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在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進行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始終代表着全部運動底利益。

所以，共產黨實際上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先進的，最堅決的，總是推動他人前進的一部分；

在理論上，他們比無產階級底其餘羣衆長於了解無產階級運動底條件，進程與一般結果。

共產黨人底最近目的，是與一切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一樣的：即組織無產階級成爲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獲取政權。

共產黨人底理論原則，絕不是根據於這個或那個世界改良者所臆想或發明的理想與原則。它們只是現存階級鬥爭以及在我們眼前經歷着的歷史運動之真實關係底一般表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中國出版社版，二五——二七頁，三一——三三頁）

二、斯大林同志論列寧主義底政黨——新式底政黨

「……把歐洲議會的、事實上是改良主義的、祇是染着一點革命色彩的舊式政黨，改造成爲新式政黨，成爲真正革命的、真正共產主義的政黨，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法國底例子最明顯地表示着這種困難。在日常生活中心改變黨的工作方式，改造日常工作，務使黨成爲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不脫離羣衆，而日益接近羣衆，把羣衆提高到革命的覺

悟和革命的鬥爭中去，這是最困難的事情，然而又是最重要的事情」（列寧。見「列寧全集」二十七卷，二〇三頁）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當時，第二國際底政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議會的鬥爭形式，曾被認為是基本的形式——在這些條件之下，政黨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牠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戰鬥條件中所具有的那種嚴重的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反對別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底政黨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發動時期，便沒有力量採取什麼嚴重的辦法。這是完全對的。可是這表示什麼呢？這就是表示，第二國際底政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沒有用處的，他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的政黨——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政黨，而是一種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在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不是政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政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務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在這樣的政黨領導之下，當然談不上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然而，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乃是公開的階級衝突底時期，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一些新的任務，即關於把整個黨的工作改造到新的革命的軌道上，關於以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訓練工人，關於準備和整頓後備軍，關於與隣國無產階級聯盟，關於與殖民地 and 附屬國解放運動建立牢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的新任務。誰要是以為這些新任務可以由在國會主義底和平環境內培植出來的舊社會民主黨底力量來解決，——這就是使自己必然陷於絕望的地步，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地步。有這樣的任務在肩上而以陳腐的政黨為領導，——這就是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情況。因此，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狀況的。

因此，就必需有新的政黨，戰鬥的政黨，革命的政黨，這個政黨要這樣勇敢，足以引導無產階級作奪取政權的鬥爭，要這樣有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要這樣敏捷，足以繞過一切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暗礁。

沒有這樣的政黨，就莫想要推翻帝國主義，莫想要爭取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政黨，就是列寧主義底政黨。

這個新政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 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 黨首先應該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牠應當吸收工人階級底一切優秀份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精神和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可是要成爲真正的先進的部隊，黨就必需用革命的理论，對於運動規律的知識和對於革命規律的知識，來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牠就沒有力量來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來引導無產階級。倘若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羣衆底日常生活及思想，倘若牠跟着自發運動作尾巴，倘若牠不會克服自發運動底消極性和政治冷淡性，倘若牠不會超出於無產階級底暫時利益之上，倘若牠不會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程度上，牠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底前面，牠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牠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是跟着自發運動做尾巴。第二國階底政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這些政黨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執行者，這種政策把無產階級弄成爲資產階級手上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的部隊底觀點上的，並能够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程度上的政黨——只有這樣的政黨，才能使工人階級脫離工聯主義底道路，而將牠

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工人階級鬥爭底困難，鬥爭環境底複雜，戰略與策略，後備軍與機動性，進攻與退守。這些條件底複雜程度，即使不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大，至少也不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小。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的方針呢？無論那一個在戰場上作戰的軍隊，要是牠不願意使自己必然遭受失敗，牠就一定要有經驗豐富的參謀部。無產階級如果不願把自己交與兇惡的敵人去吞食，那麼牠就更加要有這樣的參謀部，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可是這種參謀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政黨，才能够成爲這樣的參謀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這就等於軍隊沒有參謀部。黨就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參謀部。

但是黨不能僅僅是先進的部隊。同時牠應該是階級底部隊，階級底一部份，應當在自己生存底一切根蒂上與階級緊相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的時候，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的時候，當整個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提高到先進部隊底程度的時候，先進的部隊與其餘工人階級羣衆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種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自己閉關自守和脫離了非黨羣衆，那麼黨就不成其爲黨了。

如果黨和非黨羣衆發生密切關係，如果在黨和非黨羣衆中間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羣衆不接受牠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信用，那麼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的黨從工人中招收了二十萬新黨員。最可注意的事實，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跑來加入黨，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羣衆派來加入黨的，這些非黨羣衆會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不得他們的贊同，根本就沒有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證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都把我們的黨看作他們自己的黨，看作親近的和自家的黨，他們認爲黨底發展和強固是與他們的利益血肉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捉摸的精神上的線索，把黨與非黨羣衆聯結起來，那麼黨就不會成爲本階級底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則完全是整個階級）底行動都應該受我們黨底領導，都應該盡可能地更密切接近於我們的黨，可是如果以爲在資本主義之下，有什麼時候，差不多整個階級或者是整個階級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進部

隊底程度，自己的社會主義政黨底覺悟性與積極性底程度，那就是癡想主義和「尾巴主義」。還沒有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主義者懷疑過：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職工組織（比較原始的，比較容易爲落後羣衆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者是完全整個工人階級。如果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牠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的責任是在把日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先進部隊底程度，那末，這就是欺騙自己，不願看見我們的任務底重大性，縮小這些任務」（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頁到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倘若牠想真正領導階級底鬥爭，牠應當同時還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黨的責任是非常偉大和繁雜的。黨應當在內部的和外部的發展底非常艱難的條件之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當環境需要進攻時，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去進攻，當環境需要退守時，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避開勁敵底打擊，牠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羣衆灌輸鬥爭中的紀律性和計劃性，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牠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代表時，只有當牠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便談不上什麼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

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在列寧關於我們的黨章第一條的著名公式裏就確定了，在列寧底這個公式裏，黨是看作爲各組織底總和，而黨員則爲黨組織中某一組織底組員。孟塞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種公式，他們提出了一個自稱入黨的「系統」，這種「系統」使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同情者」和「罷工者」，凡是多少幫助黨的，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黨的任何組織的人，都可以取得黨員底「稱呼」。顯然用不著證明，如果這個新奇「系統」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弄到黨裏充滿了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弄成了一個散漫的，無定形的，無組織的「結構」，使黨沉沒在「同情者」底大海中，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線，拋棄黨關於把無組織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底程度的任務。不用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的「系統」之下，我們的黨是不能在我們革命進程中負起工人階級底組織核心的作用的。

列寧說：

「如果站在馬爾託夫底觀點上，那末黨底界線是完全不確定的，因爲在他看來，「每一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是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名稱」底

廣佈。牠的害處就是灌入一種紊亂組織的觀念——把黨與階級混爲一談的觀念」（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一一頁）。

但是黨並不僅是黨組織底總和。黨同時還是這些組織統一的系統，是這些組織正式聯合起來的一個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爲全體黨員所必須履行的切實的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爲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不能對工人階級底鬥爭實行有組織的和有計劃的領導。

列寧說：

「從前，我們的黨並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不過是許多部分的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了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權力底造成，思想底威信變成爲權力底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服從上級機關」（參看同上卷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的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不穩定份子底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

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沒有可能。在組織問題上，列寧主義總是一貫地實行這些原則的。列寧把那反對這些原則的鬥爭叫做「只值得受人譏笑的和受人唾棄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那本書上關於這些不穩定的份子所說的話：

「俄國的虛無主義者特別具有這種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神奇古怪的「工廠」；部分服從全體和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一聽見在中央機關領導之下分工，他們就可憐而又可笑地狂吠起來，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旋」……，一提起黨的組織章程，他們就做出看不起人的樣子和說出目中無人的意見，說什麼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為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底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為掩飾門面……。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為你是由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是違反着我的意見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為你依靠着代表大會底形式的決議，而不依靠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為你只依靠黨的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大多數，而不顧及我想當選的希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為你不願意

把權柄交給親熟的老夥伴們」(註)(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〇頁和二八七頁)。

(三)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牠並不

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的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別的許多組織，沒有這些組織，他就不能與資本制度作真正的鬥爭，這些組織就是職工會，合作社，工廠製造廠的組織，國會黨團，非黨的婦女聯合會，報館，文化的教育組織，青年聯合會，革命的戰鬥的組織(在公開的革命行動時期)，代表蘇維埃——國家形式的組織(假如無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這些組織底絕大多數都是非黨的，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是成爲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之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爲沒有牠們，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沒有牠們，就不能鍛練無產階級這個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使命的力量。但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的領導呢？有什麼把握可以保證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引起紛亂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各個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牠們彼此不致互相妨害。這當然是

(註)這裏所說的，是阿寧洛德，馬爾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這些「夥伴」，這些人不服從第二次代表

大會底決議，並且責備列寧爲「官僚主義」。——斯大林註。

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這就是這一切組織應該在一個方向上進行工作，因為牠們都是爲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爲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總路線，總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是因爲有必要的經驗而足以定出這條總路線，而且因爲牠有足够的威信而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方面的一，而免除間斷現象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有一切根據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的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常常領導牠們；第二，因爲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牠就是一個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够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爲黨既然是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牠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够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和聯繫帶，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當然這並不是說，非黨的組織，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問題不過是在於，加入這些組織的黨員們，當然是有威信的人，他們在這些組織裏應該採用一切說服的方法，使得這些非黨的組織在其工作中與無產階級底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階級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這個最高形式底政治領導，應當普遍到無產階級底一切其他形式的組織方面去」（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五頁）。

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那種主張非黨組織底「獨立」和「中立」的機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產生了一些不依賴於黨的議員以及離開黨的出版人員，器量狹小的工會工作者和小市民化的合作事業者——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際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工具 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階級內部的和這個階級底各組織中的基本的領導核心。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爲自我目的，看成爲自願自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而且同時牠是無產階級手裏的工具，當還沒有取得專政的時候，便用以取得專政，而在已經取得專政的時候，便用以鞏

固和擴大專政。如果奪取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必然性，危機底存在，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底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底一切線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組織底一切別的形式。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為黨是無產階級順利奪取政權時所必要的戰鬥參謀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集合於自己的週圍和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集中起來的黨，那麼，俄國無產階級是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的。

但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的要取得專政，而且更其是爲的要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就是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怕犧牲的，有威信的，能夠領導或吸引其餘落後階層的人們那樣

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那麼，布爾什維克不僅不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月半」（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向千百萬的無產者羣衆灌輸紀律性和組織性；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造成骨幹和支柱以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底腐蝕影響；這就是說加強無產階級在再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層方面的組織者的工作；這就是說幫助無產階級羣衆把自己訓練成爲這樣一種力量，使能夠消滅階級和準備條件去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然而要做到這一切，如果沒有一個因爲自己的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强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的和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一個爲本階級裏全體忠實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會注意羣衆情緒和會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麼，

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爲的是要去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可是，由此可得出一個結論：一到階級消滅時候，無產階級專政衰亡時候，黨也一定會要跟齊衰亡的。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底存在。爭得和保持專政，要是沒有一個因爲有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强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底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麼，黨內的鐵的紀律是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意見鬥爭底可能。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且容許批評和容許黨內意見的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認定要有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爲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但是到了意見鬥爭已經完結，批評已經結束，決議已經通過以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就是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則無論統一的黨，無論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在現在這個緊張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才能够完成自己的責

任，就是，黨的組織是最集中化的，黨內統治着近於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具有廣泛的全權的，具有權力的威信機關，爲全體黨員所信任的機關（參看「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中，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應當這樣說，而且更應當這樣說。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削弱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誰就是在事實上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可是，從這裏就可看到，派別組織底存在，是與黨底統一及黨內鐵的紀律不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示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等於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等於削弱和破壞紀律，削弱和破壞專政。當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和不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的第二國際的黨，是可以主張派別組織自由的這種自由主義的，因爲牠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把自己的工作建築在爭得和鞏固無

產階級專政這種任務基礎上的黨，是既不能容忍「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的。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和黨內權力底分散。

因此，列寧會「根據黨底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底意志統一——無產階級專政成功底基本條件——這個觀點，解釋了派別組織底危險性」，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曾把這個解釋寫在「關於黨底統一」的這個特別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會以「無條件地立刻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和「立刻解散一切根據各種政綱形成起來的團體」（參看「關於黨底統一」的決議案）。

（六）黨是因爲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機會主義的份子，就是派別組織行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許多農民，小資產階級份子，智識份子都不斷地無產階級化，流入無產階級隊伍中。同時無產階級底上層份子中發生腐化過程，這些份子主要地是由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養成的工會家和議員們。列寧說過：「這個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層或「工人貴族」，就他們的生活方式，工資數量和他們整個的世界觀看來，都完全是小市民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

則是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的（不是軍事的）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辦，是資本家階級所僱用的工人傭僕，是改良主義和排外愛國主義底真正執行者」（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派別，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底精神，腐化和猶疑底精神。他們主要地也就是派別組織和瓦解現象底來源，是使黨的組織渙散和使黨內發生爆裂的來源。如果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這就是陷於背腹受敵的地位。因此無情地同這般份子鬥爭，將他們趕出黨外，就是與帝國主義作有成效的鬥爭的先決條件。

主張以黨內思想鬥爭的方法來「征服」機會主義份子的這種理論以及主張在一黨底範圍內來「消除」這些份子的這種理論，都是腐敗的和危險的理論，這種理論有使黨陷於麻痺和終身殘病的危險，有把黨交給機會主義者蠶食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失掉革命政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失去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內有了馬爾托夫與唐恩，波特列索夫與阿雪洛德這般人，牠就不能夠走上大道，不能夠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夠在國內戰

爭中獲得勝利。如果我們的黨已能創立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自己隊伍底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牠能够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能够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塞維克。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和鞏固底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排外愛國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過：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孟塞維克，那末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取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顯然是原則的問題。這已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明白證實了……。在俄國有過很多次數的困難情形，假使當時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一定就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那些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都拉底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够動搖或者正在動搖到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消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可以

成爲甚至於有益處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爲革命勝利而作最慘酷的鬥爭的時候，黨內最小的動搖，都可以斷送一切，可以破壞革命，可以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爲這政權還未穩固，因爲對這政權的襲擊還過分強大，如果動搖的領袖在這個時候混開去，這不是滅弱，而是又加強黨，又加強工人運動，又加強革命」（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四六二到四六四頁）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的「論列寧主義底基礎」一九二四年，俄文版六七到七四頁）

三、共產國際是無產階級唯一的國際政黨

共產國際成立於一九一九年，它在事實上，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上，在世界史上首次把歐美無產階級的先進階層與中國印度的無產者，與非洲美洲的黑種勞動者，聯合起來了。

共產國際是無產階級統一而集中的國際政黨，它是第一國際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新的羣衆基礎上所實行的原則之唯一繼承者。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底經驗，戰後發生的資本主義革命危機階段底經驗，歐洲和殖民地各國許多革命底經驗；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底經驗；共

產國際各次大會決議所確定的共產國際一切支部底工作經驗；最後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鬥爭底日益國際化，——所有這些都指明有制定統一的和一切支部所通用的共產國際綱領之必要。這樣，共產國際綱領是無產階級國際革命運動一切歷史經驗之最高的批判的總合，是爭取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綱領，是爭取世界共產主義的鬥爭綱領。

共產國際把那些引導千百萬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去反對資產階級及其「社會主義的」代理人的革命工人統一起來，而自視爲馬克思直接領導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和第一國際底歷史繼承者，自視爲第二國際戰前最好的傳統底繼承者。第一國際奠定了國際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思想基礎。第二國際當其盛時準備了工人運動廣大發展底園地。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繼續着第一國際底事業，吸收了第二國際工作底成果，堅決擴充了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第二國際底社會排外愛國主義，第二國際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式的曲解，而開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如是，共產國際繼續着國際工人運動光榮英勇的傳統：英國憲章派和一八三一年法國暴動者底傳統；一八四八年法國和德國工人革命家底傳統；巴黎公社萬古不朽的戰士與烈士底傳統；德國、匈牙利和芬蘭革命的勇敢士兵底傳統；舊時沙皇專制的工人底傳統，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代表者

底傳統；中國無產者——廣州上海的英雄們底傳統。

共產國際依據一切大陸和一切人民底革命工人運動之歷史經驗，而在自己的理論與實踐工作中完完全全和毫無保留地站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之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繼續發展遂成爲列寧主義；列寧主義不是別的，無非就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馬克思主義。

共產國際擁護與宣傳馬克思、恩格斯底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它，把它當作是個認識現實以便對這現實加以革命改造的革命方法，而與資產階級宇宙觀底一切形式，與理論的和實踐的機會主義底一切形式，進行積極的鬥爭。共產國際站在無產階級澈底的階級鬥爭底立場上，使無產階級暫時的、局部的、派系的、民族的利益，去服從永久的、共同的、國際的利益，而無情地揭破改良派從資產階級那裏接受過來的「階級和平」學說的一切形態。共產國際表現着革命無產者——資本主義制度掘墓人——底國際組織之歷史要求，它是唯一的國際力量，以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爲自己的綱領，以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組織者公開出現。

（「共產國際綱領」。引言。）

四、加入共產國際——新式的世界政黨——的條件

不久以前還屬於第二國際，現在願意加入第三國際，然而尚未成爲真正共產主義的諸黨派，現在日益傾向於共產國際。第二國際已經一敗塗地了。「中派」底中間黨派看見第二國際之毫無希望，企圖投向日益鞏固的共產國際，可是它們却蓄意保存一種「自治」，使其能實行已往的機會主義政策或「中派主義」政策。共產國際，在某種程度上，變成時髦了。

「中派」底某些領導集團之願意加入第三國際，這間接證明着共產國際取得了全世界覺悟工人最大多數的同情，而且日益成爲增長增高的力量。

共產國際所受的威脅，就是它有被尚未脫離第二國際意識的動搖不澈底的諸派別所代替的危險。

此外，在某些大政黨裏（意大利、瑞典、挪威、南斯拉夫等）——其中大多數是站在共產主義立場上的——至今還有很大的改良主義的和社會和平主義的一派，這派祇是等待時機，以便重新抬頭，開始對無產階級革命積極怠工，并以此幫助資產階級和第二國際。

無論那一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底教訓。匈牙利共產黨員與所謂「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聯合，使匈牙利無產階級付了很高的代價。

因此，共產國際第二次全世界代表大會，認為必須規定接受新黨的完全確定的條件，同時向那些已被接受加入共產國際的政黨，指出它們所負的責任。

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決定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如下：

(一) 日常的宣傳鼓動，應具有真正共產主義的性質，且符合第三國際底綱領和一切決議。一切黨的出版機關，應由那些已證明其忠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可靠的共產黨員來做編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應該不是簡單地當作流行的爛熟的公式去談論，而應這樣去宣傳它，使得每個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農民從我們刊物天天有系統指出的生活事實中，看到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

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出版物以及一切黨的出版社，應當完全服從黨底中央委員會，不論當時該黨整個地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不許出版社亂用其自治和實行與黨底政策不完全符合的政策。

在報紙篇幅上，在民衆集會中，在職工會內，在合作社裏——凡是第三國際擁護人能够進出的地方，就必須系統地和無情地斥責資產階級及其助手——各色各樣的改良派。

(二) 每個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組織，應把改良派和「中派」分子從工人運動中（黨的組織、編輯部、工會、國會黨團、合作社、市議會等等）多少負責的職位上有計劃地和有系統地排擠出去，並以可靠的共產黨員去代替他們，有時候必須起初以普通工人來代替「有經驗的」活動家，也不足為奇。

(三) 幾乎在歐美一切國度中，階級鬥爭正進到國內戰爭底階段。在這樣的條件下，共產黨員不能信念資產階級的法律。共產黨員應當到處建立平行的秘密機關，這種機關，在緊急關頭，能幫助黨完成其對革命的責任。凡在實施戒嚴令或非常法，使共產黨員不能公開進行其全部工作的一切國度中，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結合起來，是絕對必要的。

(四) 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責任，包括着軍隊中進行堅定而有系統的宣傳底特別必要。凡在這種鼓動被非常法所禁止的地方，那就應當秘密地去鼓動。拒絕這種工作，即等於背叛革命的責任，且與加入第三國際不相容。

(五) 在農村中進行系統的和有計劃的鼓動，是必需的。工人階級若不取得一部份僱農和貧農，若不以其政策去中立農村一部份其餘的人口，那它就不能鞏固其勝利。農村中的共產主義工

作，在現在的時代，具有頭等的意義。進行這種工作，首先必須經過那些與農村有聯系的革命的城市與農村的工人共產黨員。拒絕這個工作或把這個工作交給不可靠的半改良派手裏，即等於拒絕無產階級革命。

(六) 願意加入第三國際的每個政黨，不僅應該揭破公開的社會和平主義，而且應該揭破社會和平主義底虛偽和假面具；有系統地向工人證明，不用革命手段推翻資本主義，那末任何國際的仲裁，任何軍縮的條約，任何國聯底「民主」改造，都不能把人類從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挽救出來。

(七) 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政黨，應該承認有與改良主義和「中派」政策完全絕對分裂，并在最廣大的黨員羣中宣傳這種分裂的必要。不然，便不能有澈底的共產主義的政策。

共產國際無條件地和哀的美敦地要求於最短期間實現這種分裂。共產國際不能容許著名的機會主義者，如都拉第、考茨基、希弗亭、赫爾克維特、朗格、麥唐納爾、莫蒂爾楊尼等等，有權做第三國際底黨員。如容許此事，那末第三國際將與已經死亡的第二國際同流合污了。

(八) 在殖民地問題和被壓迫民族問題上，凡在資產階級擁有這些殖民地和壓迫其他民族的

那些國度底政黨，須有特別明確的路線。願意加入第三國際的每個政黨，應該無情地揭破「本國」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裏的詭計，不在口頭上，而在事實上幫助殖民地一切解放運動，要求自己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從這些殖民地滾出去，在本國工人底心腹中養成對殖民地與被壓迫民族勞動人民一種真正友誼的態度，并在自己軍隊中進行有系統的鼓動，反對對殖民地人民的一切壓迫。

(九) 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每個政黨，應在工會中、工人代表蘇維埃裏、工廠委員會內、合作社裏、及其他工人羣衆組織中系統地和堅定地進行共產主義的工作。在這些組織內，必須建立共產黨的支部，這些支部應以其長期而頑強的工作，爲共產主義底事業而取得工會等。這些支部，在日常工作底每一步，都應當揭破社會愛國主義者底出賣和「中派」底動搖。這些共產黨支部，應完全服從整個黨。

(十) 加入共產國際的每個政黨，應該進行頑強的鬥爭，去反對黃色工會底亞姆斯坦「國際」。它應在組織於職工會的工人中堅定地宣傳有與亞姆斯坦國際分裂之必要。它應當用一切手段幫助那親近共產國際而正在產生的赤色工會底國際聯合。

(十一) 願意加入第三國際的諸政黨，應該重新審查其國會黨團底各個成份，撤消其中不可

靠的分子，使黨團不在口頭上而在事實上服從黨中央委員會，要求每個共產黨議員做到他的全部活動服從真正革命宣傳鼓動底利益。

(十二) 加入共產國際的諸政黨，應按民主集中制底原則組織起來。在尖銳的國內戰爭底現時代，共產黨要完成自己的責任，祇有它是最集中的組織，祇有它有着類似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祇有它的黨中央成爲全權的有威信的機關而握有廣泛的權限，得到全體黨員的信仰才行。

(十三) 凡是共產黨員公開地進行其工作的那些國度底共產黨，應當舉行定期的潛黨（重新登記），以便系統地清除不免混入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分子。

(十四) 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每個政黨，應該忠實地幫助每個蘇維埃共和國反對反革命力量底鬥爭。各共產黨應當進行不屈不撓的宣傳，使工人們拒絕運輸軍用品供給蘇維埃共和國底仇敵，用一切手段在被派去鎮壓工人共和國的士兵當中公開或秘密地進行宣傳等等。

(十五) 凡至今仍沿用舊的社會民主黨綱領的諸政黨，應盡可能於最短期間修改這些綱領，并依共產國際決議底精神，制定適於本國特殊條件的新的共產黨綱領。按通例，加入共產國際的每個政黨底綱領，應由共產國際定期的世界大會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批准。倘遇共產國際執委

會不批准某個黨底綱領，那末該黨有權向共產國際世界大會伸訴。

(十六) 共產國際大會及其執委會底一切決議，凡加入共產國際的一切政黨，均須執行。在最尖銳的國內戰爭環境中活動的共產國際，其組織結構應比以往第二國際更加集中化。當然，在這裏，共產國際及其執委會在其全部工作中，應該估計到各黨鬥爭與活動的一切不同的條件，才有可能決定的那些問題，才通過必須共同遵守的決定。

(十七) 因此，凡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一切政黨，應當改變自己的名稱。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每個政黨，應當定名為：某國共產黨（第三國際支部）。關於黨名的問題，不僅是形式問題，而且是很重要的政治問題。共產國際已向整個資產階級世界和一切黃色社會民主黨宣佈了堅決的鬥爭。必須做到每個勞動者都完全明白共產黨與那些出賣了工人階級旗幟的舊的官場的「社會民主」黨或「社會主義」黨之間的差別。

(十八) 各國黨底一切領導的機關報，應該轉載共產國際執委會底一切重要的正式文件。

(十九) 一切加入了共產國際或已聲請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諸政黨，應於最短期間，——至遲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後四個月內，召集該黨非常的代表大會，以便討論一切這些條件。同時

中央委員會應當留意，使一切地方的組織能够看到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底決議。

(二十) 現在願意加入共產國際，但至今還未澈底改變其已往政策的諸政黨，應在加入共產國際以前，留意到使該黨中央委員會和該黨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機關，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還在共產國際二次大會以前已公開肯定地贊成加入共產國際的人參加。只有第三國際執委會底批准，才能例外。共產國際執委會也有權把第七條所指的「中派」代表例外看待。

(二十一) 凡原則上否認共產國際所提出的條件與提綱的那些黨員，應當開除黨籍。這對於黨的非常代表大會底代表，也是適用的。

(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關於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決議)

五、變共產黨爲真正列寧主義政黨的基本條件

爲實行布爾什維克化，必須至少有幾個基本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共產黨底布爾什維克化，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一) 須使黨不把自己視爲國會選舉機構底附屬品，如社會民主黨實際上所自視的一樣，也

不把自己視爲工會底無代價的附錄，如一些無政府工團主義分子有時的主張一樣，而是自視爲無產階級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用以指導無產階級組織底一切其他形式——由工會至國會黨團。

(二) 須使黨，特別是它的領導分子，完全把握馬克思主義底革命理論，這種理論是與革命實踐有不可分離的聯系的。

(三) 須使黨不根據爛熟的公式與歷史比較，而是在對革命運動底國內與國際具體條件仔細分析之後，同時必須估計到一切國家革命底經驗，來規定口號與指令。

(四) 須使黨在羣衆革命鬥爭底火焰中來考查這些口號與指令底正確性。

(五) 須使黨底全部工作（尤其是如果黨內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尙未肅清的話，）加以改造，而具有新的革命精神，使黨底每一步驟與其每一行動自然引到羣衆底革命化，引到工人階級廣大羣衆受到革命訓練的準備。

(六) 須使黨在其工作中善於把高度的原則性（不與宗派主義混爲一談！）和與羣衆有最大限度的聯系及接觸（不與尾巴主義混爲一談！）結合起來，不然，黨不懂不能教育羣衆，而且不能向羣衆學習，不僅不能引導羣衆和提高羣衆到黨底水平，而且不能傾聽羣衆底呼聲和體察羣衆

最迫切的要求。

(七) 須使黨善於在自己工作中把無情的革命性(不與革命的冒險主義混爲一談!)與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和變動能力(不與順應傾向混爲一談!)結合起來，不然黨便不能掌握一切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不能把無產階級的日常利益與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利益聯系起來，不能在其工作中把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結合起來。

(八) 須使黨不掩飾自己的錯誤，使它不怕批評，使它善於從自己幹部本身的錯誤中來改正和教育幹部。

(九) 須使黨善於挑選先進戰士中的最優秀分子參加基本的領導集團，這些分子是充分忠實，足爲革命無產階級趨向的真正代表者，又有足夠經驗，可爲無產階級革命真正的領袖，能够採用列寧主義底策略和戰略。

(十) 須使黨系統地改善其組織中的社會成份，并清除其腐化的機會主義的份子，以達到高度的統一爲目的。

(十一) 須使黨制定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這紀律是基於廣大的黨員羣衆思想的一致、目的

與運動底鮮明、實際行動底統一反對黨底任務的自覺態度而產生的。

（十二）須使黨系統地檢查自己本身的決定和指令底執行程度，不然這些決定和指令將變爲空頭支票，只能使無產階級廣大羣衆失掉對黨的信仰。

沒有這些條件和與此相類的條件，則布爾什維克化是一句空話。

（斯大林：「德國共產黨前途與布爾什維克化」。德國共產黨員赫爾梭格同志和斯大林同志的談話。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真理報」二十七期。）

第二章 新式底政黨及其特點

一、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和黨綱底意義

1. 黨是工人階級先進的部分，是引導工人階級的

同志們，我對於田湟爾和麥克林兩同志底發言，有幾點意見。田湟爾說，他贊成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見解與我們的見解不盡同。他說，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瞭解爲無產階級有組織的和覺悟的少數人底專政。

誠然，在資本主義時代，工人羣衆遭受不斷的剝削，而不能發展其聰明才智，工人政黨的最大特點，正是它祇能包括本階級底少數。政黨之只能結合一階級底少數，猶之乎在一切資本主義社會中真正覺悟的工人祇能佔全體工人底少數一樣。因此，我們不能不承認，祇有這個覺悟的少數，才能指導廣大的工人羣衆和引導他們。如果田湟爾同志說，他是黨底敵人，但同時他又贊成最有組織和最覺悟的工人底少數，指示全體無產階級的道路，那末我說，我們彼此之間實際上並

沒有差別。什麼是有組織的少數呢？如果這個少數真正是覺悟的，如果它善於引導羣衆，如果它能够回答議事日程上的每一問題，那末它實際上就是黨。如果田涅爾這些同志——我們特別重視他們，把他們看作是羣衆運動底代表，而不誤稱其爲不列顛社會黨底代表——如果這些同志贊成須有少數人，他們有組織地爲專政而鬥爭，並在這一方向中去教育工人階級，那末實際上這種少數人無非就是黨。田涅爾同志說，這個少數應當組織和引導全體工人羣衆。如果田涅爾同志及工廠委員會和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底其他同志都承認這一點，——而每天我們與他們的談話中可以知道他們真正承認這一點——如果他們贊成工人階級底覺悟的共產主義的少數去引導無階級這個前提，那末他們也就應當同意，我們一切決議底意思正是這樣。我們中間所有的唯一的差別，就在於英國同志抱着一種對政黨的不信任態度。他們所看到的政黨，不外是康比爾斯和漢德森一班人底黨，或國會仗倆家底黨，出賣工人階級事業的叛徒底黨。如果他們把代議制看作正是如英美代議制現時的情況一樣，那末我們也是這種代議制和這種政黨底敵人。我們需要新的政黨，另外的政黨。我們所需要的政黨，是與羣衆經常有實際聯系，且善於領導這些羣衆的。

（列寧，全集二十五卷，「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共產黨底作用的演說」。）

2.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

「黨底專政還是階級底專政？領袖（黨）底專政還是羣衆底專政（羣衆底黨）？」僅僅這一種發問，就已經證明人們思想錯亂到了什麼地步。這些人白費心力，想入非非，結果弄巧反拙。誰也曉得，羣衆劃分爲階級；談論羣衆和階級時，是可以把這兩個名詞彼此對立起來的，不過一個只是指一般極大多數的人民，並不區分他們在生產中的社會地位；另一個却是指在生產中佔有特殊社會地位的類別；在大多數地方，至少在現代文明的國家裏，階級通常由政黨來領導；按一般通例，政黨又是由最有聲望、最有威信、最有經驗、被選到極負責地位的、稱爲領袖的人們所形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團來領導。這都是初步常識。這都是簡單明瞭的事情。爲什麼偏要來這一套花槍？偏要這樣來標新立異？一方面，大概因爲黨底公開狀況和秘密狀況之迅速遞變，破壞了領袖、政黨以及階級中間的通常的關係，於是人們陷入困難狀況而弄得莫名其妙。在德國及歐洲其他的國家，人們太習慣於公開生活，習慣於按期由各政黨的代表大會遵照正確的手續自由自在地選舉「領袖」，習慣於用簡便的辦法，如國會選舉，羣衆大會，報章雜誌，職工會和其他團體的情緒等等，來檢閱各政黨底階級成份。革命風暴緊張起來，國內戰爭日益進展，因此不得不棄去

通常的工作形式，而急趨於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之互相更替及互相配合，不得不採用「不方便的」、「非民主的」方法，以便提出或組成或保留「領袖集團」——這個時候，人們就張皇失措，於是想出一種超自然的荒謬奇談。大概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自己弄得莫明其妙，張皇失措，助長了這種荒謬的臆想，因為他們不幸生長於小國，在那裏他們的地位特別優越，公開狀況特別穩固，他們享慣了這種條件與傳統，從來不會見過公開狀況與秘密狀況之互相更代。

另一方面，顯然只是摭拾一些「領袖」、「羣衆」這類現代「時髦」名詞，不加思索，隨便亂用。這些人時常聽到了並且呆板學會了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領袖」和「羣衆」對立起來；但是他們却不會想一想彼此間的關係，不會認清實情。

在帝國主義大戰末年以及大戰之後，在一切國家裏，「領袖」和「羣衆」之間背道而馳的現象特別表現得顯著。這個現象底根本原因，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九二年間已用英國的例子反復說明過。英國底壟斷地位使「羣衆」中產生一部分半市儈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工人貴族的領袖，總是投奔資產階級方面去，為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地——所蒙蔽。馬克思之所以被這班混蛋所仇恨，就是因為他公開指斥他們為叛徒。最新的（二十世紀）帝國主

義，替有些先進國家創造了壟斷的特權的地位，在這個基礎上第二國際裏到處都出現資產階級的領袖、機會主義者、社會排外愛國主義者，他們祇顧自己本行底利益，自己工人貴族階層底利益。機會主義的政黨，因此就脫離了「羣衆」，就是脫離了最廣大的勞動者，脫離了他們中間的大多數，脫離了工資最低的工人。如果不同這個禍害作戰，不搗破、糟蹋、驅逐這班機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的領袖，革命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而第三國際就採取了這種政策。

可是在這個問題上講來講去，講到一般地要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這却是可笑的荒謬與愚蠢。尤其可笑的，就是在「打倒領袖」這個口號的掩飾之下，事實上却推出一些專講超自然的怪話之新領袖，來代替對於簡單事物具有凡人見解的舊領袖。這些新領袖在德國便是勞芬別爾格，沃里夫赫木，霍爾聶爾，什列迭爾，文迭爾，額列爾。額列爾企圖「加深」問題，他宣稱政黨根本上不需要，宣佈政黨具有「資產階級性」，這真是荒謬已極，我們只有對他搖頭。還真是：如果固執錯誤，用各種深刻理由來辯護錯誤，將錯誤「貫徹到底」，那末，小錯誤總是可以弄成極大的錯誤。

否認黨，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底主張所得到的結果。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

底武裝，以幫助資產階級。這就等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整齊動作等等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如果任其橫行，必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一敗塗地。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看來，否認黨，這就是說，從資本主義破產底前夜（在德國），一躍而至共產主義底最高階段（不是最低階段，也不是中段）。

（「列寧全集」廿五卷，『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一八七——一八九頁，一九二〇年）

3. 馬克思和列寧論理論上堅定的綱領對於工人運動發展的意義

「我們應該從大家公認的那個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出發：綱領應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綱領應向羣衆說明：共產主義革命是如何產生的，爲甚麼它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義、它的實質、它的力量在那裏，它應當解決什麼。我們的綱領應成爲鼓動的警句，成爲與一切綱領一樣的警句，如愛福特綱領一樣。這綱領底每一條文都包含着鼓動家千百篇的演說與論文。在我們的綱領中每一條文都是一切勞動者所應當知道、領悟和理解的」（「列寧全集」二十四卷，一五一頁）

「我們的綱領給予我們社會主義的任務，社會主義底最終目的之確切的規定，而且給予

這樣的規定，它特別尖銳地反對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列寧全集」十五卷，二四九

頁）

親愛的布拉克！

請將下列對於統一綱領的批評意見轉交赫布和歐埃爾（註一），伯伯爾和李卜克內西一閱。我已被工作累着，且又不能不做更多的事，而超過醫生許我的限度。因此我絕不以多費紙墨為特別「快活」。然而這是必要的，為的使閱讀這封信的黨內朋友們不至後來不正確地解釋我自己方面將要採取的那些步驟。

我是指統一代表大會（註二）後恩格斯和我所發表的簡短聲明，我們聲明：我們完全沒有參與

（註一）赫布（一八四二——一八七九年）是愛森納赫黨底會計，從一八七四年起為國會議員。歐埃爾

（一八四六——一九〇七年）是愛森納赫黨底書記，後來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改良派底首領之

一〇（校訂者註）

（註二）統一代表大會於一八七五年五月廿二至廿七日在哥達舉行的。拉薩爾派底代表大會在此以前

——五月舉行的；愛森納赫派底代表大會是在六月八日在漢堡舉行的。（校訂者註）

上述的原則綱領，我們與它沒有絲毫相同之點。

這是必要的，因為在國外散佈了一種為黨底敵人所留心擁護的見解，——完全虛偽的見解——似乎我們由此秘密地領導着所謂愛森納赫黨底運動。例如，巴枯寧在其不久以前出版的俄文小冊子（註）上責備我不僅要對上述的黨底全部綱領等等負責，而且要對李卜克內西近日實行與人民黨合作的每一步驟負責。

此外，我的責任不許我承認（就算只用外交式的默認）綱領，我深信這綱領毫無用處，且使黨志氣渙散。

實際運動底每一步驟，重於一打綱領。這就是說，如果不能（環境不許這樣做）超出愛森納赫綱領底範圍，那末只得簡單訂立反對共同敵人的行動協定。一經制定原則的綱領（本來此事應當推遲，等到經過更長期的共同工作，使這事已有準備時才行），自然就在全世界面前樹起標誌，人們得以此標誌斷定黨的運動底水平。拉薩爾派底領袖們所以親近我們，正因為環境逼得他們這樣做。如果一開頭就向他們聲明，他們莫打算在原則問題上獲得任何的妥協，那末他們應當滿足

（註）馬克思是指巴枯寧底小冊子：「國家與無政府」校訂者註

於行動綱領或爲共同行動的組織計劃。舍此不圖，而許他們得有權限底一切武器，並且承認這些權限對自己必須遵守，就是說自甘屈服，或弱者轉而倔強。而他們之所以獲勝，又因他們還在聯合代表大會以前召集了大會，然而我們的黨却在事後才召集自己的大會。這顯然是企圖破壞一切的批評，而不讓人思念自己的黨。大家知道，聯合底事實本身已使工人滿意；但是人們以爲這種一時的勝利不付過高代價，那是錯誤的。

此外，綱領是毫無用處的，不論拉薩爾的信條是否有害……。

你的卡爾·馬克思（註）

（馬克思·選集第二卷，四三一——四三二頁，「哥達綱領批評」，一八七五年）

（註）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馬克思給布拉克的信，是附送「哥達綱領批評」的信，它揭發出愛森納赫黨底領袖們——特別是李卜克內西——在談判聯合時所犯了的最愚蠢的策略錯誤。試注意如下的威脅：如果綱領被通過，那末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公開發表聲明，他們與綱領沒有絲毫相同之點。這封信內有一名句：「實際運動底每一步驟，重於一打綱領」。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無論在俄羅斯或在西歐——都企圖利用馬克思這句格言來反對理論問題上，原則問題上，綱領

……無產階級底運動，有着勇往直前的趨勢，而成爲爭取一切，爭取對於一切黑暗勢力，剝削者，奴役者的完全勝利的殊死鬥爭，因爲這是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下所處的地位中之種種最基本的特點使然。反之，自由資產階級底運動，由於同樣的原因（就是說，由於資產階級地位底基本特點），有趨於以妥協代替鬥爭，以機會主義代替急進主義，以最當然的和可能的眼前的收穫底微小的打算，代替完全勝利底「不容氣的」、大膽的、和堅決的意圖。誰是在做真正的鬥爭，

問題上的不可調和性，就是說反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而從這句格言中去找尋替理論上的任何庸俗性，任何折衷性作辯護，替實踐上的任何機會主義和赤裸裸的經驗主義作辯護。

一九〇二年俄國「工人事務派」——「經濟主義派」曾企圖利用馬克思這個議論來替其機會主義政策作辯護，那時列寧揭破了這種企圖，而從馬克思說這句話時的具體形勢的聯系中來說明馬克思這句話底真正意思。列寧以下的語句來說明馬克思底思想：「如果已經須要聯合的話，——馬克思給黨底首腦們寫着，——那末爲了滿足實際運動底目的，可以訂立條約，但不許拿原則去做買賣勾當，不做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底思想就是這樣。……：「做什麼？」，

「列寧全集」第四卷，三八〇頁（編者）

那他自然就要爭取一切；誰願以妥協代替鬥爭，那他自然在其心目中只看到那在最好的情況下他所能滿足的「一點一滴」（在壞的情況下他滿足於甚至沒有鬥爭，就是說，與舊世界底支配者長久相安無事）。

因此，很自然地，社會民主黨——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如此關心自己的綱領，如此仔細地規定自己千秋萬世的最終目的，——勞動者完全解放底目的，——如此深惡痛絕地對付那拋棄這一個最終目的的一切偏向；根據同樣的原因，社會民主黨嚴如教條和堅若教義地把小的、眼前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目的，跟最終目的分開。誰在做爭取一切，爭取完全勝利的鬥爭，那他就不能不警惕到使小的收獲不至束縛手脚，不至迷失道路，不至使人忘記來日方長，不然，一切小的勝利，都是毫無價值的。反之，資產階級底政黨，——甚至最愛自由的和最愛人民的政黨——對綱領的這種關心，對小的進步的改良取永久批評的態度，却不了解和隔膜的。

（「列寧全集」第七卷，二四一——二四二頁，「政治上的詭辯論」，一九〇五年）

……有四個基本缺點貫串於全部草案，在我看來，這些缺點使得草案成爲完全不能接受的東

西：

(一) 依據關於資本主義底估計的最重要一節措詞方法來看，這個草案，不是無產階級底綱領，無產階級是反對極確定的資本主義底極真實的表現而鬥爭的；而是闡明一般資本主義的經濟教科書底綱領。

(二) 這綱領特別不宜於俄國的無產階級底政黨，因為，由於對一般資本主義估計的那個體系，而把俄國資本主義底進化，俄國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矛盾和社會貧困，差不多完全避開了和蔽蔽了。俄國無產階級底政黨，應在其綱領中最含糊地敘述它對俄國資本主義的控告，對俄國資本主義的宣戰。這所以必要，尤其因為俄國的綱領在這方面不能與歐洲的一樣：歐洲的綱領說及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而未指出這些概念既適用於奧國，又適用於德國等等，因為這是不言而喻的。對於俄國却不能這樣說。

若潦草塞責地說，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形式中」一般地具有如何如何的屬性，——而在俄國，資本主義「正成爲優勢」，這無異於逃避具體的控訴和宣戰；而這種宣戰，對於實際鬥爭黨的政黨，是最重要的。

因此草案未達到綱領底主要目的之一：給予黨一個指令，以便它對於俄國資本主義一切不同

形式的表現進行日常的宣傳和鼓動。

(三)在草案中有些最重要的條文給了這樣不確切的措詞，它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種種最危險的誤解，而使我們的理論鬥爭與宣傳難以進行。例如，大規模生產底增長，祇限於一種「工業的」企業。農業資本主義底進化，不是被蒙蔽，便是完全不提。其次，「無產階級專政」，改為「無產階級往後應當完成的革命，無產階級是由遭受資本主義剝削痛苦的其他人民階層所支持的」，而且甚至以「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底鬥爭」，去代替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這樣的措詞是與「國際」底基本原則相矛盾的：「工人階級底解放，祇能是工人階級本身底事情」。除無產階級外，「勞動羣衆與被剝削羣衆」底其他部份（就是說，主要地是小生產者）在其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祇有一部份是革命的。就是說，它之所以革命，祇有在它「看到要淪為無產階級」，而「站在無產階級底觀點上」的時候（見「共產黨宣言」）。至於小生產者底反動性，在草案中完全沒有表示出來，所以，一般地和整個地說，無產階級對「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的態度，被形容得不正確。例如，草案中說：「它（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的鬥爭，首先是它的先進代表——無產階級底鬥爭，正在尖銳着」。其實小生產者「鬥爭底尖銳化」，既表現於反猶太主義

中，又表現於皇帝專制主義中，也表現於反僱農的農民協會中，而且甚至表現於社會的基爾特黨與山岳黨的鬥爭中。無產階級對整個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的代表作用，應在綱領中這樣去表示：我們歸罪資本主義置羣衆於貧困（而不僅置工人階級於貧困），置「勞動人民底更廣泛的階層」（而不是工人階級）於失業。

（四）草案經常把本來意思的綱領跟說明書混爲一談。綱領應給予簡短的、無一句贅語的提綱，而把解釋交給說明書、小冊子、鼓動工作等等去做。因此恩格斯完全正當地責備了愛爾特綱領，說它因其冗長、周詳和重複，致弄成爲說明書。

在此草案中，這種缺點却更加嚴重，重複太多，企圖把過程底解釋（代替了過程底一種估計）放到綱領中去，目的終未達到，却把綱領拖得分外冗長。

（「列寧全集」第五卷，三五——三六頁，「評普列漢諾夫底第二章案」，一九〇二年）

二、黨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隊伍和黨章底意義

「無產階級在爲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以外，便無其他武器。無產階級被資產階級世

界中無政府競爭底支配所分裂，被服役於資本的強制工作所壓抑，經常陷於一貧如洗和野蠻蛻化底「底層」，它之所以能够成爲和必然成爲不可征服的力量，祇由於它思想上被馬克思主義原則所結合，又由組織上之物質統一所鞏固，這組織把千百萬勞動者團結成爲工人階級底軍隊。在這個軍隊面前，無論已經衰老的俄國君主專制政權，無論正在衰老的國際資本政權，均立足不住。這個軍隊將日益緊密地團結自己的隊伍，不管任何灣曲與退步，不管現代社會民主黨底基朗特派之機會主義言論，不管落後的小團體主義之自滿的誇耀，不管知識分子的無政府主義之文飾與叫號」（列寧全集）六卷，三二八頁）

1. 黨底鐵的紀律是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經看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真正極嚴格的鐵的紀律，如果牠沒有得到全體工人階級羣衆最完備的和最不願犧牲的擁護，即是說，如果牠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能力的、純潔的、肯犧牲的、有影響的、能够領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們底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莫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維持政權。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新階級向比較強有力的敵人，向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最不顧一切的和最無

情的戰爭；資產階級底反抗，因為牠被人推翻（即使在一個國家內也罷）的緣故而更加強十倍，牠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國際聯繫底強固，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勢力與小生產底勢力。因為小生產留存在世的，可惜還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然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因此之故，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如果不作長期的、百折不同的、不顧生死的戰爭，如果沒有堅忍心、沒有紀律、沒有堅強的精神、沒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統一的意志去進行這種戰爭，那末，要戰勝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的。

我再重說一遍，俄國得勝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此問題不會思索過的人們說：無條件的集權與無產階級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這個問題人們時常講到。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在什麼條件之下這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什維克致歡迎辭外，難道不應當時常去極其鄭重地分析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够養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之原因嗎？

布爾什維主義之成爲政治思想派別與政黨，是從一九〇三年開始的。只有布爾什維主義整個

存在時期底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什維主義何以能够在最困難的條件之下，養成而且保持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黨的紀律是靠什麼東西來維持的？是靠什麼東西來檢驗的？是靠什麼東西來鞏固的？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靠牠的堅忍性，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靠牠善於同廣大勞動羣衆——首先同無產階級的羣衆，同時也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和他們融成一片。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牠的政治的策略與戰路底正確，而且要使最廣大的羣衆根據自身的經驗確信這種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正能够充當先進階級（以推翻資產階級，改造整個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內部之紀律是不能實現的。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整飭紀律底企圖，將不免流爲空談和虛妄。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的。只有經過長期工作，艱苦經驗，才能造成；正確的革命理論，可以促進這些條件的形成，而這種理論本身也不是信條，這種理論只有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密切聯繫起來，才能完全形成。

（「列寧全集」二十五卷，「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七三——一七四頁，一九二〇年）

2. 列寧論黨章第一條底意義

我首先想說說兩個部份性質的意見。第一，關於阿雪洛德「討價還價」的高興的（這不是譏諷語）提議。我很願意嚮應這種號召，因為我並不認為我們的爭論，是關係黨底生死的這樣的重要。黨章中有一條不好，我們還遠不至於滅亡！但是問題已經談到從兩種措詞中選擇一個的時候，那末我絕不能放棄自己的堅信：馬爾托夫底措詞，是惡化原來的草案，這種惡化，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賦予黨不少的害處。第二個意見，是關於布魯克爾同志的。很自然地，布魯克爾同志因欲到處實行選舉原則，而接受了我的措詞，祇有這個措詞才算較確切地規定齋黨員底概念。因此，我不了解馬爾托夫同志對於布魯克爾同志贊成我的主張，表示滿意。難道馬爾托夫同志事實 upper 承認與布魯克爾所說的相反東西作為自己的指南，而不辨其動機與理由嗎？現在來談問題底本質，我認為托洛斯基完全不了解普列漢諾夫同志底基本意思，因此他在自己的推論中避開了問題底全部本質。他說了知識分子和工人，說了階級的觀點和羣衆運動，但未指出一個基本問題：我

的措詞是縮小還是擴大黨員底概念？如果他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他就容易看到，我的措詞縮小這個概念，而馬爾托夫的措詞則擴大這個概念，顯然具有「伸縮性」（依據馬爾托夫本人底確切說法）。在我們所處得黨的生活的現時期，正是「伸縮性」無疑地替一切擾亂分子、動搖分子與機會主義分子開門。要推翻這個簡單明瞭的結論，就須證明沒有這些分子存在，但是托洛斯基未曾考慮做這件事。其實這也不能證明的，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些分子不少，而在工人階級中也有這些分子。維護黨底路線之堅決及黨底原則之純潔，正是現在成爲更迫切的事情，因爲恢復了自己的統一的黨，將接受很多不堅定的分子到自己的隊伍中來，這些分子底數目將隨黨底發展而增加。托洛斯基對於我的「做什麼？」一書底基本意思，了解的很不正確，他說：黨不是密謀的組織（許多其他的人也以此來反對我）。他忘記了我在自己書中提出種種不同的組織形式，——由最秘密的和最狹小的形式起，至比較廣泛的和「自由的」（Lose）形式止。他忘記了黨應成爲祇是工人階級廣大羣衆底先鋒隊、領導者，而工人階級却全部（或幾乎全部）在黨的組織「監督和領導之下」去做工作，但它不是全部加入也不應當全部加入「黨」。請看事實上，托洛斯基由於自己的基本錯誤，做出什麼結論。他在這裏對我們說過，如果一批一批的工人被捕了，而所有的

工人都說他們沒有加入黨，那末我們的黨是莫明其妙了。莫非正是相反嗎？莫非托洛斯基底議論是莫明其妙嗎？他認為傷心的事，正是任何稍有經驗的革命家只能視為高興的事。如果成千成百為參加罷工與示威而被捕的工人，都不是黨員，這祇是證明我們的組織好，我們執行着自己的任務——把多少狹小的領導者集團秘密起來，并把盡可能更廣泛的羣衆吸引到運動中去。

贊成馬爾托夫措詞的人們底錯誤根源，在於他們不僅忽視着我們黨的生活底基本害處之一，而且甚至視此害處為當然。這個害處就在於：在幾乎普遍政治不滿底空氣中，在完全秘密的工作條件下，在大部份活動集中於狹小的秘密小組中，甚至集中於個別接頭的條件下，我們要把空談家與工作者分開，是萬分困難，幾乎不可能。這兩種人底混淆，在俄國層出不窮，弄得一場糊塗害人不淺，這在他國是難於看到的。不僅在知識分子中，而且在工人階級中，我們遭受這種害處至深且鉅，而馬爾托夫同志底措詞，却使這種害處合法化。這一措詞不免使一切人和每個人都希望成為黨員；馬爾托夫同志自己也不能不有條件地承認這一點，他說：「若云如此，誠然」。這恰恰是我們所不願意的！唯其如此，我們所以這樣堅決反對馬爾托夫底措詞。十個工作者不自稱為黨員（真正的工作者不鑽營職位！），勝於一個空談家有權與可能成為黨員。這便是我認為不

可推翻和使我不進行反馬爾托夫鬥爭的原則。有人對我反駁說，我們不給黨員任何權利，因此不會有濫用權利。這種反駁完全不能成立：如果我們沒有規定黨員應享的特別權利，那末可知我們并無限制黨員權利的任何規定。這是第一。第二，這是最重要的，甚至不論權利如何，我們不要忘記：每個黨員對黨負責，黨對每個黨員負責。在我們的政治活動條件下，在現在政治組織性的萌芽狀態之下，給非黨員以黨員權利并使黨對那些沒有加入（也許是故意不加入）組織的人們負責，簡直是危險的和有害的。馬爾托夫同志爲了非黨員雖努力工作，而在法庭上都無權自稱爲黨員，遂發生惶恐。這不能嚇倒我。反之，如果自稱爲黨員的人，不加入任何一個黨的組織，而在法庭上胡說八道，那是貽害無窮。不能否認，這種人也在黨監督與領導之下工作的，其所以不能否認，正由於術語之不精當。實際上，——這是毫無疑義的——「在監督與領導之下」一語，會弄成既無監督，又無領導。無論何時，中央也無力真正監督一切工作着但未加入組織的人們。我們的任務是：把實際的監督交給中央。我們的任務是：維護黨底堅固性、穩定性、純潔性。我們應當力求黨員底名稱和意義提得更高、更高、又更高，——因此我反對馬爾托夫底措詞。

（「列寧全集」第六卷，三一——三三頁，「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上討論黨章時

的演說」，一九〇三年）

3. 列寧論吸收新黨員的條件

莫洛托夫同志：

請將我下列的提議，提交中央全會：

我認爲延長吸收新黨員入黨的年限，是極端重要的。季諾維夫規定的年限：工人半年，其餘的人一年。我提議在大企業中參加實際生產十年以上的工人，仍定爲半年。其餘的工人定爲一年半；農民和紅軍士兵定爲二年，其餘的人定爲三年。特別的例外，須得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之共同許可才行。

我認爲不改變季諾維夫所提的短促期限，是極端危險的。無疑地，我們經常把那些未經過絲毫認真的學校——即大工業——的人們，當作是工人。在最短促的時期偶然變成了工人的十足的「小資產者」，也往往列入工人種類中。一切聰明的白黨分子完全確定地估計到如下的情況：我們黨彷彿無產階級的性質，事實上並不能保證黨不爲小有產者分子就在最短期間佔着可能的優勢。在我們工作中充滿着不求準確、沒有系統，在這種情形之下，短期的入黨年限，事實上等於對候補

黨員不加任何認真的考查，他是否真正成爲稍有鍛鍊的共產主義者。如果我們黨內有着三、四十萬黨員，那末這個數目是太多了，因爲所有一切材料都證明現在黨員底水平準備不夠。因此，我堅決主張必須延長入黨的期限，然後委託組織局制定和嚴格執行一定條例，這些條例真正把入黨期限成爲最認真的考驗，而不是空洞的形式。

我認爲在代表大會上須特別仔細地討論這個問題。

列寧

莫洛托夫同志：

請在代表大會上提出吸收新黨員入黨的條件問題以前轉交全體中央委員閱讀。

看了三月二十五日全會關於候補黨員轉爲正式黨員的期限的決定以後，我打算在代表大會上爭論這個決定。但恐怕我不能到代表大會上去發言，請宣讀我下列的理由。

無疑地，現在我們黨，按其大多數的成份說，是不够無產階級性的。我認爲誰也不能爭論這一點，簡單的統計材料，就可證實這個論點。歐戰以來，俄國的工廠工人，就成份上說，無產階級性比以前更少，因爲歐戰時凡想逃避兵役的人們，都進工廠去了。這是大家知道的事實。另一方面，也是無疑地，我們黨現在政治上的訓練一般地和平等地說（以黨員最大多數的水平而論）

，未達到應有的程度，這種程度是在這樣的困難關頭，特別在向獨立的階級政策迅速醒覺的農民佔最大多數之時，爲實行真正無產階級的領導所必須的。其次，必須注意，現在想加入執政黨的誘惑力，非常之大。試看「路標轉換派」底一切寫作，就够相信，與整個無產階級相距十萬八千里的人們，現在也醉心於布爾什維克底政治勝利了。如果亨奴埃斯會議又給我們新的政治勝利，那末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和直接仇視整個無產階級的分子入黨的沖動，將大增特增。工人的半年期限，無論如何不能停止這種沖動，因爲用人工的方法揆過這個短促的期限，是再容易不過了，尤其是在我們的條件之下，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和半知識分子，要變成工人沒有絲毫的困難。從上述一切，我得出一個結論，這結論在我看來又由那白黨分子完全自覺地估計到我們黨非無產階級的成分這一事實所確定，——這結論是：我們應當大大地增加候補黨員的期限，如果規定工人爲半年，那末無條件地須要——以免自欺欺人——這樣去規定「工人」這一概念，即：祇有那些事實上因其生存地位而應當具有無產階級心理的人們，才適用這個概念。但這非有不抱絲毫其他目的，而依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底一般條件在工廠中多年工作不可。

如不是對實際情形熟視無睹，那末必須承認，現在黨底無產階級政策，不由其成份決定，而

由那最小階層底崇高偉大的威信決定，這一階層可稱為黨的老隊伍。在這階層中一發生小的內部鬥爭，就够使它的威信掃地，如不掃地，那無論如何亦將減弱到已不以它來決定問題的程度。

因此必須：（一）增加一切候補黨員的期限；（二）特別詳細地規定，如何才算真正經過了候補期限，審查真正經過候補期限而不成為空洞的形式的具体實際條件應當怎樣；（三）在解決吸收新黨員入黨問題的那些機關中，必須有多數熟練的人；（四）必須將這個吸收黨員的條件，不僅由省委底決定規定，且由監察委員會底決定規定之；（五）必須制定另外一些辦法，以便黨能解除其黨員中那些並非完全自覺實行無產階級政策的共產主義者。我不提議舉行新的總清黨，因為我認為這現在實際上不能實現，但是我找出一些實際清黨的方法，即減少黨的成份，是必要的，如果對此加一番思考，那末我想可以找出種種適當的辦法來。

如果可能，我希望閱讀此信的中央委員給我回答，那怕只用幾句筆記電話告訴人民委員會一個秘書也好。

列寧

（「列寧全集」二十七卷，二〇九——二一二頁，「給莫洛托夫的兩個便條」，一九二二年）

三、黨是無產階級底階級組織之最高形式

資本主義必然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有的、千百年內形成的、職業上和手藝上的分立，另一方面是職工會，這種職工會只是很緩慢地，經過許多年月才可以而且將要發展起來成爲規模較大、行會氣味較少的生產工會（包含整批生產，而不僅包含同行、同一手藝和同一職業），然後經過這些生產工會，可以去消滅人與人中間的分工，可以去教育、訓練和培養各方面都有智識的、各方面都有訓練的人。共產主義正是向這個方向走的，牠必須向這個方向走，並且定能走到，不過須要經過長久的年月。目前就企圖具體設想那完全發展的、完全鞏固和形成的、完全開展和成熟的共產主義這一種將來的結果，這無異於教四歲小孩學高等數學。

我們能够（而且應該）不用玄想的，不用由我們專門造就的人材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人材來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不過除此以外，任何其他的處置辦法，都是開玩笑的，不值得一提的。

當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時候，職工會乃是工人階級底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這是工人們由散漫無力過渡到初步的階級團結。當無產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要是這種政黨不學會把領袖與階級、領袖與羣衆聯合爲一，成爲一個彼此間沒有隔膜的東西，牠便不配這個名稱）開始發育的時候，職工會就必然暴露一些反動的色彩，暴露一些行會的狹隘的習氣，暴露多少不問政治的傾向，多少頑固等等。但是除了經過職工會，除了經過職工會與工人階級政黨底相互影響之外，無產階級在世界上，無論在什麼地方，從來沒有過別的發展道路，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是無產階級整個階級底一大進步，黨在這個時候不得不更加努力，用新的方法——不用舊的方法——去教育和領導職工會；但同時不要忘記職工會現在還是，並且將來在一個長久的時期內還會是一個必要的「共產主義學校」以及無產者實現其專政的預備學校，還會是工人必要的結合，有了這種結合，纔能使全國經濟的管理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非個別職業）底手上，然後再轉到全體勞動者底手上。

上述職工會底一些「反動色彩」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免不掉的。誰不懂得這點，他便完全不懂得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根本條件。害怕這種「反動色彩」，想避開牠，跳過牠，這是

愚蠢不過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害怕無產階級先鋒隊應起的那種作用，就是要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羣衆並吸收他們來參加新生活的的作用。另一方面，倘把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擱置到社會上再沒有一個抱職業狹隘心理的工人，再沒有一個抱行會和工會成見的工人的時候，那末，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政治家底藝術（而且共產黨人對於自己任務之正確了解）也就在於正確顧計一種條件與時機，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勝利地奪取政權，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時及奪取政權後，能夠得到工人階級及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充分廣大階層底充分贊助，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能夠教育、訓練、吸引日益廣大的勞動羣衆，去保持、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的統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國更進步的國家裏，職工會的一些反動色彩無疑義地，曾經表現而且會繼續表現得比俄國厲害得多。在我們這裏，孟塞維克從前在職工會裏之所以有依據（現在他們在很少數的工會內也還有一部分依據），正因為行會的狹隘心理，職業的自私自利主義和機會主義。西歐的孟塞維克在職工會內更是「根深蒂固」，那裏會形成職業主義的、狹隘的、自利的、不顧大局的、貪婪的、市儈式的、具有帝國主義情緒的、為帝國主義所收買的、為帝國主義所敗壞的「工

人貴族」，這個階層比俄國過去所有的要弱得多。這是無容爭論的。在西歐同質彼爾斯，如沃，漢德森，美爾肯，連金之徒鬥爭，比較我們這裏同孟塞維克鬥爭要因難得多，我們的孟塞維克，在社會地位和政治觀點上講起來，與他們完全是一丘之貉。應該無情地進行這種鬥爭，定要像我們過去那樣把這種鬥爭貫徹到底，直到把機會主義派和社會排外愛國主義底一切不可救藥的領袖們底劣跡完全揭破並把他們趕出工會爲止。如果這場鬥爭，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不應該試圖奪取政權）；而這種「一定的程度」在不同的國家裏和不同的條件下，是不一樣的；正確地計算這種程度，只有各個國家裏深謀遠慮、經驗豐富、熟悉情形的政治領導者，才能勝任。（例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曆十月二十五日）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以後幾天所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可以作爲俄國這種鬥爭勝負的測量器。在這次選舉中，孟塞維克一敗塗地，他們僅獲得七十萬票——加上南高加索一帶的票數，共計有一百四十萬票；贊成布爾什維克的却有九百萬票。參看我的論文：「立憲會議與無產階級專政」，見「共產國際」雜誌第七、八兩期）。

但是，與「工人貴族」作鬥爭，我們是用工人羣衆的名義進行的，並且爲的是要吸收工人羣

衆到我們方面來；我們與機會主義的和社會排外愛國主義的領袖作鬥爭，爲的是要吸引工人階級到我們方面來。如果忘記這個最明顯最初步的真理，那真是愚蠢。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正是做這種愚蠢的事情，他們由於工會上層份子的反動和反革命，便主張退出工會！拒絕到工會中去工作！要建立新的應想的工人組織！這真是不可寬恕的愚蠢，這無異共產黨人竭力向資產階級效勞。因爲我們的孟塞維克，與職工會內一切機會主義的、社會排外愛國主義的、考茨基派的領袖一樣，統統是「資產階級派遣在工人運動中的走狗」（我們總是用這句話來反對孟塞維克），或者是「資產階級底工人僱員」（Labor henchme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這是美國丹尼耳、德、立昂派很好的、極確切的說法）。不在反動工會內工作，這就是把不十分開明的或落後的工人羣衆，委棄在反動領袖底影響之下，委棄於資產階級底走狗，委棄於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參看恩格斯一八五二年給馬克思的論英國工人的信）底影響之下。

正是主張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地說明這些「左派」共產黨人對於影響「羣衆」的問題採取了怎樣輕浮的態度，說明他們怎樣濫用「羣衆」這一個名詞。要想能够幫助「羣衆」，並獲得「羣衆」底同情和贊助，便應該不怕困難，不怕「領袖們」（這些「領袖

們」，由於他們是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排外愛國主義者，所以大多數是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和警察局勾結的）底苛求、陷害、侮辱和追究，凡是有羣衆的地方，便一定要進去工作。應當善於忍受任何犧牲，善於克服最大的障礙，以便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堅強不拔地，忍耐地在一切機關、會社、團體內進行宣傳和鼓動的工作，不管這些組織如何反動，只要那裏有無產階級羣衆或半無產階級羣衆，我們就應該在裏面進行工作。而職工會與工人協作社，正是（後者至少有時是）羣衆薈萃的組織。依瑞士「Folkets Dagblad Politiken」（註）（一九二〇年二月十日）底統計，英國職工會會員，從一九一七年末到一九一八年末，由五百五十萬人增至六百六十萬人，即增加百分之十九。至一九一九年末，會員人數已達七百五十萬人。我手頭沒有德法兩國這一類的材料，但一般確鑿的事實，證明這兩國的工會會員都大量增加。

（「列寧全集」二十五卷，「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四——一九七頁，一九二〇年）

（註）人民政治日刊

德國「左派」對此問題已決定無條件地作否定的回答。他們以爲用幾篇宣言和怒氣沖沖的驚嘆詞句把「反動的」和「反革命的」職工會大罵一頓（在這件事情上，特別「認真」和特別魯莽的，要推霍爾聶爾），便足以「證明」革命家，共產黨人，不僅不需要，而且不容許在黃色的、社會排外愛國主義的、妥協的、連金派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內進行工作。

德國「左派」無論怎樣相信這種策略是革命的，但是其實牠是根本錯誤的。其中除空話外，別無內容。

爲說明這點起見，我根據本文的計劃，先從我們俄國底經驗說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和現在策略上所可普遍採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必須普遍實行的要點，應用於西歐。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之間的相互關係，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無產階級政黨對職工會的關係，現時在蘇聯的具體情形如下。組織在蘇維埃裏的無產階級實現專政，無產階級，又由布爾什維克底共產黨領導，據最近黨的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布爾什維克黨共有黨員六十一萬一千人。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後，黨員人數變動很大；以前，甚至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

九年，黨員人數要少得多。我們願慮黨過於擴大，因爲一般希圖升官發財、趨炎附勢、鑽營祿位之徒，必乘機鑽進政府黨內，而這些人本來只是值得槍斃的。當尤迭尼赤只隔彼得堡幾俄里，鄧尼金已抵沃略爾（距莫斯科僅僅三百五十俄里）的時候，當蘇維埃共和國危在旦夕的時候，當冒險投機、趨炎附勢、鑽營祿位之徒，以及一般不堅定的份子無論如何不能指望加入共產黨作爲陞官發財的捷徑（他們只能指望因此受絞刑）的時候，在這個時候（一九一九年冬）我們最後一次大開黨門——但也僅僅爲工人和農民而大開黨門。黨每年召集黨代表大會（最近一次每個代表，代表一千黨員），由大會選舉十九人組織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同時還有更小的機關常駐莫斯科來進行日常工作，這種機關就叫做「組織局」與「政治局」，這兩個機關統由中央全體會議選出，各有五個委員。這樣一來，就成爲真正的「寡頭政治」。在我們的共和國內，未經黨中央的指示，任何國家機關，都不能解決任何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黨在自己的工作中，直接依靠職工會。據最近這次代表大會（舉行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工會會員在四百萬人以上，職工會形式上是非黨的組織。事實上絕大多數工會底一切指導機關，首先自然是全俄總工會（全俄職工會中央委員會），都由共產黨人組成，實行黨底一切指令。

因此，我們就有一般和整個講起來形式上是非共產黨的、靈活的、比較廣大的、很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黨經過牠得與階級和羣衆密切聯繫起來，經過牠同時在黨的領導之下，實現階級底專政。如果不與職工會結成極親密的聯繫，如果沒有他們底熱烈幫助，如果沒有牠們不僅在經濟建設上、而且在軍事建設上最不顧犧牲的工作，那麼，我們不要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統治我們的國家和實現專政。自然，這種最親密的聯繫，在實際上是很複雜的和很不同的工作：如進行宣傳，鼓動，及時地經常地不僅與職工會領導者，而且與一般有影響的職工會工作者會議，與孟塞維克作堅決的鬥爭，因為孟塞維克直到現在還有些信徒（雖然很不多），他們教唆信徒實行各種反革命的勾當，從思想上擁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宣傳職工會「獨立」（離開無產階級政權而獨立！）起，一直到對無產階級紀律怠工等等爲止。

經過職工會而與「羣衆」聯繫，我們認爲還不够。在革命過程中，實際生活給我們造成了一種制度，就是非黨的工農代表會議，同時我們用全力去贊助、發展和擴大這種制度，以便考察羣衆底情緒，接近他們，解答他們的問題，從他們中間，提拔優秀的工作人材來担任國家的職務等等。最近將人民國家監督委員部改組爲「工農監察院」的訓令中，會規定這類非黨的代表會議有

權選舉國家監督人員去擔任各種檢查事項等等。

此外，黨底全部工作，自然是經過蘇維埃來進行，蘇維埃包括勞動羣衆，而不問其職業。蘇維埃代表大會這種民主制度，就在最好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也不會夢見過。經過這種代表大會（對於這種大會，黨是極力注意考察的），並經過由黨特別派往鄉村去擔任各項職務的覺悟工人，得以實現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底專政，實行和資本主義的、剝削的、投機的富農作有系統的鬥爭等等。

「從上至下」看來，從實現專政的實際上看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總結構，就是如此。我們相信讀者一定會懂得：俄國布爾什維克既熟悉這種結構，又親眼看見這種結構怎樣在二十五年內從秘密的小組發展起來，他們聽了什麼「自上」或是「自下」，領袖專政或是羣衆專政種種議論，自然要把這種議論當做幼稚可笑的爭論，好像在那裏爭論左腳對人更有益處或是右手對人更有益處一樣。

（「列寧全集」二十五卷，「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一——一九三頁，一九二〇年）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

1. 無產階級專政下黨底領導作用

不可以把無產階級專政拿來同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黨底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主要東西，如果是講到多少鞏固的與完全的專政，而不是過去那樣，例如巴黎公社那樣的不完全的和不鞏固的專政。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是處在工作底一條線上的，是在一個方向內行動的。

列寧說：

「『黨底專政還是階級底專政？領袖（黨）底專政還是羣衆底專政（羣衆底黨）？』」僅這一種發問，就已經證明人們底思想是糊塗到了驚人的和沒有止境的地步……。大家都知道，羣衆分成爲階級……，通常，或在大多數情形中，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底管理人，照例都是多少比較穩固的一批有威信的，有影響的，有經驗的，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的職務的所謂領袖們……。把問題弄到一般地將羣衆專政與領袖專政對

立，這就是荒謬和愚蠢到可笑的地步」（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八和一九九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這種正確的原理，是從這樣的前提發出的，就是：先要在先鋒隊與工人羣衆之間，黨與階級之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牠是從這樣的假設出發的，就是：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是所謂常態的，還是在「相互信任」底範圍以內。

可是，如果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如果黨與階級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都被違背了，那時又將怎樣呢？如果黨自己開始這樣或那樣使自己與階級對立，違背自己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的基礎，違背「相互信任」底基礎，那時又將怎樣呢？這樣情形一般地是不是可能的呢？是的，是可能的。這樣的情形是可能的：

（一）如果黨開始不靠自己的工作與羣衆底信任，而靠自己的「無限」權利來在羣衆中建立自己的威信；

（二）如果黨底政策顯然不對，而牠却不願重新審查和糾正自己的錯誤；

（三）如果政策一般地是正確的，可是羣衆還沒有達到領會這個政策的程度，而黨却不願或

者不會等待，不讓羣衆得到機會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來信服黨底政策是正確的。

在我們黨底歷史上，有過好些次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各種集團和派別組織之所以沒落和消散了，都是因為牠們違背了這三個條件之一，而有時連三個都一起違背了。

可是，從這裏可以知道，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領導）對立起來，只有在以下的情況中間，才不能認為是正確的，就是：

（一）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不是了解爲原來意思上的專政（「依賴暴力的政權」），而是了解爲黨底領導，這個領導絕不使用暴力去對付整個階級，去對付牠的大多數；而列寧就正是這樣了解的；

（二）如果黨有根據做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即是，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政策適合階級底利益；

（三）如果階級，如果階級底大多數都了解這個政策，接受這個政策，由於黨底工作而信服這個政策之正確，信任黨和擁護黨。

違背這些條件，就一定會引起黨與階級間的衝突，引起牠們彼此的分裂，引起牠們彼此的對

立。

「可不可以用強迫力量來強迫階級接受黨的領導呢？不，是不可以的。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不能是多麼長久的。如果黨想依舊是無產階級底黨，牠就應當知道，牠首先和主要地是工人階級底領導者，領袖，教師。我們不能忘記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本小冊子裏面關於這點所說的話：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這先鋒隊能够奪取政權和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和組織新制度，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社會生活這件事情上做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教師，領導人，領袖」。〔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六頁〕。

如果黨底政策不正確，如果牠的政策與階級底利益相衝突，是不是可以認為牠是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依舊做領導者，牠就應當修改自己的政策，應當糾正自己的政策，應當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糾正這個錯誤。為證實這個原理起見，至少可以從我們黨底歷史中引證這樣的事實，如取消糧食徵收制時期，這時工農羣衆顯然表示了不滿

意我們的政策，這時黨就實行，公開地和誠實地實行修改這個政策。請看列寧當時在聯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取消糧食徵收制及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所說的話：

「我們不應當設法隱瞞什麼，而應當公開說，農民是不滿意我們與他們彼此間相互關係底現有形式的，他是不願意要這種形式的，並且再不會這樣生存下去的。這是無容爭辯的。

他們的這種意志表現得很肯定。這是絕大部份勞動民衆底意志。我們應當顧計到這一點，而且我們是這樣清醒的政治家，能夠公開說：讓我們來把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修改一下罷」（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如果黨底政策雖然一般地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政策，由於（比方說）階級底政治落後，而還沒有得到階級底信仰與擁護，如果黨由於（比方說）事變還沒有成熟，而還沒有能夠說服階級使之相信黨底策略是正確的；既然是這樣，那末是不是可以說，黨只要根據自己的政策一般地是正確的這一點，就應當自己擔任提倡責任和領導責任，去組織羣衆底決定勝負的發動呢？不，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做真正的領導者，他就應當善於等待，應當說服羣衆使之相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應當幫助羣衆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信服這種政策是正確的。

列寧說：

「如果革命政黨在各革命階級底先進隊伍內以及全國內沒有爭得大多數，那就說不上什麼暴動」（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二頁）。

「沒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底見解上的轉變，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是由於羣衆底政治經驗造成的」（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三頁）。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爭得了。這是主要的。沒有這一點，連走到勝利的第一步都不能作。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一支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抱定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至少是抱定對先鋒隊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的立場和完全不能援助牠的敵人的立場的時候，却叫一個先鋒隊去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勞動的和被資本壓迫的羣衆都走上這樣的立場，光是宣傳，光是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底親自的政治經驗」（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頁）。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在一九一七年由列寧底四月提綱到十月暴動這時期內，正是這樣行動

的。也正因為牠依照列寧底這些指示行動了，所以牠就爭得了暴動底勝利。

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底條件，大體上就是這樣。

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而先鋒隊與階級間的正確關係又不受到破壞，那末什麼叫做領導呢？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領導就是等於說服羣衆，使其相信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提出和實行這樣一種口號，這種口號可以把羣衆引上黨底立場，使他們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看清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把羣衆提高到黨底覺悟程度並這樣來保證得到羣衆底援助，使羣衆有進行堅決鬥爭的決心。

因此說服方法是黨領導階級的基本方法。

列寧說：

「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在兩年半以來，空前地戰勝了俄國及協約國底資產階級以後，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裏的影響，幫助孟塞維克。因為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會說服落後份子，會在他們裏面做工作，

而不要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來與他們隔離」（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九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應當說服一切工人，到最後一個人為止，不是說，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着手行動，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開始行動。絕不是的。這只是說，黨在進行決定勝負的政治行動以前，應當進行長久的革命工作以保證自己得到大多數工人羣衆底擁護，至少是得到工人階級大多數底好意中立。不然，則列寧所說的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到黨方面來乃是勝利革命底必要條件的這個原理，就絲毫沒有意思了。

可是，如果少數人不願意，如果他們不同意自願服從大多數人底意志，那末對他們應怎樣呢？黨既然得到了大多數人底信任，牠是不是可以強迫，是不是應當強迫少數人服從多數人底意志呢？是的，可以的，而且應當的。領導是由說服羣衆的方法，由黨用以影響羣衆的這個基本方法來保證的。可是這並不是不容許強迫手段，而是容許強迫手段，如果這種強迫手段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對黨的信任和擁護做基礎，如果牠是在說服了大多數人以後對少數人使用的。應當記起我們黨內在工會問題的爭論時期關於這一點所有過的爭論。當時反對派底錯誤，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

底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在於反對派當時認為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呢？不是的，並不是在這裏。當時，反對派底錯誤是在於，牠既不能說服大多數人使他們相信牠自己的立場底正確，並沒有大多數底信仰，而還是要去採用強迫手段，堅決主張「再三檢查」那些負有大多數人底信仰的人。

請看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職工會的演說內是怎樣說的：

「爲要建立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關係，相互信任，那末，如果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犯了錯誤……就應當糾正這個錯誤。可是當人們開始來擁護這個錯誤時，這就會成爲政治危險底來源。如果我們沒有根據枯土梭夫在這裏所表示的那些情緒，來採取盡量可能的民主辦法，那我們就會走到了政治的破產。我們首先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無論如何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沒有能夠說服廣大羣衆，於是就被壞了先鋒隊與羣衆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列寧在他的關於職工會這本小冊子內也說了同樣的話：

「只有當我們已經能夠給強迫手段建築起說服手段底基礎的時候，我們才算正確地和有

成效地使用了強迫手段」（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七十四頁）。

這也是完全對的。因為沒有這些條件，則任何領導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拿黨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內行動底一致；如果拿階級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階級行動底一致。沒有這一點，就會使工人階級隊伍分裂、渙散和解體。

黨底正確領導底基礎，大體上就是這樣。

凡是拿別的態度來看待領導，那就是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官僚主義，隨便什麼都可以，——只是布爾什維主義，只是列寧主義。

如果在黨與工人階級之間，先鋒隊與工人階級之間，已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那末就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可是從這裏應該得出結論，就是尤其是不能把黨與工人階級，把黨底領導（「專政」）與工人階級底專政當作一個東西。蘇林同志，根據關於不能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這一點，便作出了一個不正確的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可是列寧不但說到這樣的對立是不容許的。他同時還說到把「羣衆底專政與領袖底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容許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而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

階級底專政當做一個東西呢？如果我們走上這一條路，我們就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的領袖底專政」。而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的這種政策，實際上正是弄到這樣的愚蠢的議論……。

季諾維埃夫關於這一點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季諾維埃夫，實質上也與蘇林同志底觀點一樣。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不過有這樣的分別，就是蘇林同志說得更直截、更明顯，而季諾維埃夫却在那裏說含糊話。只要拿季諾維埃夫底「列寧主義」這本書裏的下面一段話來看，就可以相信這一點：

季諾維埃夫說：

「蘇聯現存的制度，從牠的階級內容看來，是什麼呢？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底直接彈簧機是怎樣的呢？是誰實現工人階級底政權呢？是共產黨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蘇聯政權底法律上的形式是怎樣的呢？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新式國家制度是怎樣的呢？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是絲毫不相矛盾的」（參看「列寧主義」第三七〇至第三七一頁）。

說二者不相矛盾，這當然是對的，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整個工人階級的關係了解爲黨底領導的話。可是怎能根據這一點就在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蘇維埃制度與黨底「專政」之間劃一個等號呢？列寧會把蘇維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而他是對的，因爲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在黨底領導之下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在什麼著作內，會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把黨底「專政」與蘇維埃制度看作相等的東西，如現在季諾維埃夫所幹的一樣呢？不僅只是黨底領導（「專政」），而且就是領袖底領導（「專政」）也與無產階級的專政不相矛盾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就宣佈說，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黨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領袖專政底國家呢？季諾維埃夫所偷着和胆小地實行的「原則」——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恰巧就要得出這個荒謬的結論。

據我所找到的在列寧底無數著作中，只有五個地方，他曾經順便提到黨底專政。

第一個地方，就是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的爭論，那裏他說：

「當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這點你們已經聽到——建立社會主

義的統一戰線時，我們說：是的，一黨專政！我們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而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礎，因為這是這樣一個黨，這個黨在幾十年中爭得了全體工廠製造廠的和工業的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地位」（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在「爲戰勝高爾察克告工農書」中，那裏他說：

「有人（特別是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甚至於他們的「左派」）以所謂「一黨專政」，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人底專政這些恐嚇字眼來恐嚇農民。在高爾察克底實例中，農民已經學會不怕什麼恐嚇字眼了。或者是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就是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底專政」（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六頁）。

第三個地方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在與田納爾的爭辯中。在上面，我已經引了這段演說辭。

第四個地方是在「幼稚病」裏面有幾行。在上面，我已經把這段話引用過了。

第五個地方是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大綱草稿中，有一個小題目叫做「一黨專政」，這個草稿曾在「列寧文集」第三卷裏發表（參看「列寧文集」第三卷第四九七頁）。

應得指出，在這五個地方中，有兩個地方（第二個地方與第五個地方）的「一黨專政」這幾個字，列寧是用在括弧以內的，這顯然就是指明這個公式底不確切的，是借用的意思。

同樣應該指出，在所有這五個地方，關於「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列寧並不是看作照字面本意來講的專政（「倚靠暴力的政權」），而是看作黨的領導。

值得注意的，就是列寧在他的任何一種主要的或次要的著作中，在解釋或提起無產階級專政及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都連暗示也沒有暗示過，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恰巧相反，這些著作底每一頁和每一行都是顯然反對這個公式的（參看「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傾幼稚病」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黨底作用的提綱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字（真正是找不到一個字）是說到黨底專政的。而這個提綱却是在列寧直接指導之下規定的，並且列寧會屢次引用過牠，認為是關於黨底任務和作用的正確說法底模範。

所有這些都是說明什麼呢？

都是說明：

(一) 列寧未曾認爲「黨底專政」這個措辭是無容責備的，精確的措辭，因此這個措辭在列寧底著作中用得非常之少，並且有時還加上括弧；

(二) 有少數地方，列寧與敵手辯駁時會不得已而講到黨底專政，他在那裏通常講的是「一黨底專政」，即是說我們黨獨掌政權，不與別黨分享政權，而且他總是解釋道，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應當了解爲黨底領導，黨底領導作用；

(三) 凡是在列寧認爲須要以科學精神規定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他完全只是講到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樣的情形有幾千次）；

(四) 正因此列寧「連沒有想到」把「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寫在關於黨底作用的基本決議案內——我所說的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案；

(五) 有些同志把黨底「專政」，因而也是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或者企圖看作同樣的東西，從列寧主義上看來，他們是不對的，他們在政治上是近視的，因爲這樣一來他們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的條件。

我還不去說，「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如果沒有上述的附帶語，可以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

許多危險和政治缺點。使用這個沒有附帶語的措辭，那就等於：

(一) 暗中告訴非黨的羣衆說：不要胆敢反對，不要胆敢議論，因為黨無所不能，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二) 暗中告訴黨的幹部說：行動要勇氣些，氣勢要強硬些，也可以不聽從非黨羣衆底意見，——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三) 暗中告訴黨底上層說：可以任意自滿，或許還可以稍許誇，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因而」也是領袖底專政。

正是在現在這時候，指出這些危險是很適宜的，因為現在是羣衆底政治積極性高漲底時期，這時候黨有決心仔細聽羣衆底意見，這對於我們有特別的價值；這時候，黨很細心地看待羣衆底要求，這是我們黨底基本訓條，這時候，黨應當在政策方面有特別的審慎性和特別的靈活性，這時候誇的危險是黨底正確領導羣衆這事情上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危險之一。

不能不記起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過的極寶貴的話。

「在民衆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到底還只是滄海一粟，只有我們正確地

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只有那時候我們才能管理國家。沒有這一點，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羣衆，整架機器就要倒塌」（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六頁）。

「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這也就是那保證黨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中取得基本領導力量這個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關於列寧主義問題」二一一——二一九頁，一九二六年）

2. 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黨

……在俄國（推倒資產階級以後的第三年），我們正處於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最低階段的初步。階級仍舊存在，而且無論何地，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階級還會多年存在的。這個時期在英國或許可以縮短，因為那裏沒有農民（但仍有小業主！）。消滅階級，這不僅是趕走地主資本家就算完事——這個我們比較容易做到了——，這還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但這些小商品生產者，是不能驅逐和鎮壓的，而要與他們共居；只有經過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可以（而且必須）改造、感化他們。他們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

無產階級，他們用這種勢力浸潤無產階級，腐化無產階級，不斷地使無產階級內部重新發生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散漫、個人主義、由熱心變為消沉等等。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必須有最嚴格的集權與紀律，以便抵制這種惡影響，以便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實現無產階級底組織者的作用（這是無產階級主要的作用）。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反對舊社會勢力和傳統的頑強的鬥爭，流血的和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底習慣勢力，乃是一種最可怕的勢力。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的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沒有一個爲本階級內全體純潔分子所信任的黨，沒有一個善於留意羣衆情緒和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就不能順利進行這個鬥爭。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千百萬小業主，要容易千百倍。小業主從事於日常的、瑣碎的、不可磨滅的、起腐化作用的活動，由這種活動所生的結果，正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東西，正是使資產階級復辟的原因。要是有人減弱——即使減弱一點——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期間），他就是事實上幫助着資產階級，而反對無產階級。

（「列寧全集」二十四卷，「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一八九——一九〇頁，一九

110年)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不許派別組織的存在

1. 斯大林同志論共產黨內派別組織底害處和危險

在工人階級革命運動史中，我們布爾什維克曾不時進行過派別組織的鬥爭，去反對機會主義。這是在布爾什維克和孟塞維克處於同一個政黨的時候，是在布爾什維克應該組織於派別組織中以便破壞社會民主黨人底威信，組織分裂以反對社會民主黨和建立自己本身的共產黨的時候。那時候派別組織是有益的和必要的。現在呢？現在是另外一回事。現在環境根本改變了。現在我們有着自己本身的團結一致的共產黨——共產國際底支部。現在派別組織是危險的和有害的，因為它削弱共產主義，削弱共產主義反對改良主義的襲擊力量，破壞工人運動中共產主義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我們的美國同志顯然不了解過去和現在這個根本的差別。

在共產黨隊伍中派別組織底害處在那裏？

首先在於派別組織削弱黨性底感覺，遲鈍革命的敏感，並使黨底活動家盲目，直至他們在共

派別組織的吸引中不能不把派別組織底利益看作高於黨底利益，高於共產國際底利益，高於工人階級底利益。派別組織往往把事情弄到這種地步：黨底活動家，被派別組織鬥爭所矇目，偏向於不從黨與工人階級利益底觀點，而從其派別組織的鐘樓利益底觀點，從派別組織的廚房利益底觀點，去評判黨內生活的一切事實，一切事變。

難道羅斯頓同志及其朋友們不知道應當離開柏柏爾，應當和他分家，免得污曠自己革命家的人格嗎？爲什麼雖有共產國際方面種種的預告，而他們總不及時與他分家呢？因爲他們首先以派別組織者的地位去活動。因爲，對於派別組織鬥爭，每個木片，每條繩子，甚至每個蝦兵蟹將，都是很寶貴的。因爲對於派別組織鬥爭，甚至像柏柏爾這類的人們，也能够適用的。因爲，派別組織的盲目，迫得他們把自己派別組織底利益，看作高於黨底利益。

難道羅斯頓同志不知道應當離開其小團體中一切隱蔽的托派嗎？爲什麼雖有種種預告，而他總不及時和他們分家呢？因爲，他首先以派別組織者自居了。因爲，對於反羅斯頓派的派別組織鬥爭，就是隱蔽的托派，也能對他適用。因爲，派別組織的盲目，遲鈍人們所有的黨性感覺，並使他們不擇手段。誠然，這樣的政策是有害的，且與黨底利益不相容的。但是派別組織者通常

總喜歡忘記黨底利益，——他們只看見自己本身的派別組織的鐘樓。

第二，在於派別組織妨礙着以原則政策底精神來訓練黨，它妨礙着以誠實的、無產階級的、不爲利誘收買的革命性，解脫那腐敗的外交和無原則的勾結的革命性底精神，來訓練幹部。列寧主義說，原則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這又說明着，派別組織鬥爭底空氣，不是培養原則的政治家，而是培養狡猾的派別組織的魔術士，老練的騙徒和孟塞維克，他們善於欺騙「敵人」，把尾巴藏在水裏。誠然，派別組織者這類的「訓練」工作，是與黨和工人階級底根本利益相矛盾的。但是派別組織者却顧不到這些，——他們只承認其派別組織的外交的廚房及其廚房利益。因此，毫不奇怪，原則的政治家和誠實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家，不爲派別組織者所同情。可是派別組織的狡猾者和魔術士，無原則的勾結者和組織無原則聯盟的黑幕事業專家，却爲他們所尊崇。

第三，在於派別組織削弱黨底統一的意志和破壞黨底鐵的紀律，而在黨內造成一種特殊的派別組織的支配，在這種支配下黨內的全部生活暴露於階級敵人的面前，無從秘密，而整個黨却有成爲資產階級走狗手中的玩具的危險，這種危險的產生，通常是這樣的：比方說，在中央政治局裏解決着某個問題。在政治局裏有少數與多數之分，他們各以其派別組織的觀點來看每個決定。

如果黨裏有派別組織的支配，那末兩派底魔術士，把政治局某個決定即刻通知其周圍人，企圖準備他們爲自己利用，并且適當地去推動他們。這種通知的程序，通常系統地被重複着。它之所以系統地被重複着，因爲每個派別組織都認爲自己的責任是，從心所欲地通知自己周圍人并使他們有動員的準備，以便與派別組織的敵人幹一場。結果，黨底秘密的重要決定，成爲路人皆知。但是因爲路人又與四周環境交流着，所以資產階級走狗可以得到黨底秘密決定，而便利其能利用黨底內部生活的材料，來反對黨底利益。誠然，這樣的支配威脅着黨有使其隊伍毫無鬥志之虞。但是派別組織者却顧不到這些，因爲他們把自己一派底利益看作高於一切。

最後，派別組織底害處在於，派別組織根本破壞黨內一切積極方面的工作，剝奪黨的工作者關於注意工人階級日常需要問題（工資、工時、工人階級物質地位改善等等）的一切興趣，削弱黨在準備工人階級作反資產階級的階級戰鬥中的工作，這樣，就造成一種環境，在此環境下黨底威信在工人心目中一定會降低，而工人們本來要整隊整隊地加入黨來的，反而不能不離開黨底隊伍了。在美國共產黨內現在正是發生這種事情。近來多數與少數雙方的派別組織領導者主要地幹了什麼事呢？幹派別組織的糾紛，一切派別組織的瑣事，牛頭不對馬嘴的政綱和所謂政綱底

編纂，對於這些政綱幾十種幾百種的修正與所謂修正底提出。一週又一週、一月又一月的時間，盡費於捕捉派別組織的敵人，使其陷於羅網，揭發其派別組織敵人之陰私，如無可揭發，則虛構之，無中生有。顯然，在這種空氣中，積極方面的工作應受損失，黨底生活應當散漫，黨底威信應當降低，而工人們，——優秀而有革命情緒的工人們，要做事而不是鬧糾紛的工人們——應當離開黨。

基本上說，這就是共產黨隊伍中派別組織底害處。

（斯大林，「論美國共產黨內右派的派別組織者」，一九二九年；見一九三〇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一期，一六——二〇頁）

2. 派別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滅亡之路

（一）代表大會提起全體黨員注意，黨的隊伍底統一和團結，黨員間完全互信底保證和真正友愛的與真正體現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統一的工作底保證，是在種種情況加強國內小資產階級居民中的動搖的現在所特別必需的。

（二）然而還在全黨討論職工會問題以前，在黨內已發現了一些派別組織底象徵，就是說，

發生了一些具有特殊政綱和企圖於一定程度上結合起來并形成其派別紀律的諸派別。

須使一切覺悟的工人清楚地認識任何派別組織底害處與不可容許，派別組織必然在事實上弄到削弱友愛的工作，弄到使混入執政黨內的黨的敵人拚命再三企圖加深分裂并利用分裂達成反革命目的。

無產階級敵人對於一切離開嚴格堅定的共產主義路線的傾向之利用，在克倫斯達叛亂的例子中，得到極顯著的證明：當時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和白黨分子，即刻表示了準備接受甚至蘇維埃制度的口號，祇要能傾覆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社會革命黨人和一般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在克倫斯達地方利用暴動口號，彷彿爲着蘇維埃政權，來反對俄國蘇維埃政府。這些事實完全證明，白黨分子企圖和善於粉飾爲共產主義者，甚至比共產主義者「更左」，祇要能削弱和傾覆俄國無產階級底堡壘。在克倫斯達叛亂的前夜，彼得格勒孟塞維克的傳單同樣表示着，孟塞維克如何利用了俄國共產黨內部的爭論，以便事實上推動和支持克倫斯達的叛亂分子、社會革命黨人和白黨分子，而他們口頭上却把自己裝作是叛亂底反對者和蘇維埃政權底擁護者，不過似乎是加上一些小的改變而已。

(三)對於本問題的宣傳應當是：一方面，從黨底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的統一，是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條件這一觀點，來切實說明派別組織底害處和危險，他方面，說明蘇維埃政權敵人最新的策略運用之特點。這些敵人已相信用公開白黨旗幟的反革命之無希望，現在遂竭盡其一切努力，利用俄國共產黨內部的爭論，將政權過渡到外表上最接近承認蘇維埃政權的政治派別的方法，這樣或那樣來推進反革命。

宣傳又應說明已往的革命底經驗，那時反革命支持了最接近極端革命政黨的小資產階級派別，以便動搖和推翻革命的專政，以此替反革命、資本家和地主的後來勝利開闢道路。

(四)須使每個黨的組織最嚴格地注視着，對黨底缺點的絕對必要的批評，黨底總路線的一切分析，或黨底實際經驗的估計，黨底決議執行的檢查和改正錯誤的方法等等，不提到基於某種「政綱」等等形成起來的派別中去討論，而是交給全體黨員去討論。爲此目的，代表大會必須更經常出版「討論專號」和特別文集。一切的批評言論，應當估計到黨在其周圍敵人當中所處的形式，也應當企圖以自己直接參加蘇維埃工作和黨的工作，來事實上改正黨底錯誤。

(五)代表大會委託中央委員會實行完全消滅一切派別組織，同時聲明：關於黨員值得特別

注意的問題——清除黨內非無產階級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問題，與官僚主義鬥爭問題，發展工人民主與自動性問題等等，——無論任何實際的提議都應以最大的注意去審查，且應在實際工作中去考驗。全體黨員應當知道，關於這些問題，黨未實施一切必要的辦法，而遇着許多不同的障礙；而且應當知道，黨在堅決否定不實際的和派別組織的批評時，又將不倦地在試用新的方法中，繼續用一切手段反對官僚主義，實行擴大民主主義，自動精神，實行暴露、揭發，與驅逐混入黨內的分子等等。

（六）代表大會主張立即解散一切（毫無例外）根據某種政綱形成起來的派別，並委托一切組織最嚴格地注視着不許有任何派別組織的發動。凡不執行代表大會這個決議者，應當立即無條件開除出黨。

（七）為在黨內和整個蘇維埃工作中實現嚴格的紀律，並在消滅一切派別組織之下達到最大的統一起見，代表大會賦與中央委員會以全權，凡遇破壞紀律，或者產生或容許派別組織時，得採取一切黨的制裁辦法，直至開除出黨，而對於中央委員可轉為候補委員，甚至可採取極端的辦法——開除出黨。採取這種極端辦法的條件（對於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

應當是召集中央全會，并請全體中央候補委員和全體中央監察委員參加。如果黨的最負責的領導者底這種全體會議有三分之二的人舉手贊成必須把中央委員轉為候補委員或開除出黨，那末這種辦法就應當立即實行。

（俄國共產黨第十次大會關於黨底統一的決議）

六、清除黨內階級異己分子是鞏固黨的條件

1.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清除黨內機會主義份子

如果其他各階級底代表者附和着無產階級的運動，那末首先要要求他們不帶來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等等偏見殘餘，而是無保留地領會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可是此地所提及的那些先生們，恰恰充滿着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在德國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國度裏，這些意識無疑地有其理由。但是這祇能在社會民主黨底隊伍以外。如果這些先生們組成社會民主小資產階級政黨，那末這是他們的十足權利。那時我們可能與他們進行談判，在一定條件下與他們合作等等。可是在工黨內，他們則為異己分子。如果有理由暫且容忍他們，那末我們祇能容忍他們，不

給他們影響黨的領導，且須注意到與他們分裂祇是時間問題。而且這個時間顯然已經到了。黨如何能再容忍這篇論文底作者們在自己的隊伍中，那是我們完全不明白的。如果黨的領導，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真落到這些人的手裏，這就是說黨簡直被斷送生機，而在黨裏不復有無產階級的毅力了。

至於我們，則符合於一切我們的已往態度，在我們面前只有一條道路。在幾乎四十年的過程中，我們提在第一位的，就是作為歷史直接動力的階級鬥爭，尤其是作為現代社會主義革命有力槓桿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因此我們絕不能與那些企圖把這種階級鬥爭從運動中一筆鉤銷的人們一塊兒走。我們在建立國際時已經清楚地規定了戰鬥的口號：工人階級底解放，應成爲工人階級自己本身底事情。因此，我們不能與此等人爲伍，他們公開聲明，工人太無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應由在上者，由博愛的大資產者和小資產者手中得到解放。如果新的黨的機關接受那適應這些先生們底見解的方針，如果該機關將成爲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那末可惜，我們再無其他辦法，只有實行公開反對它，而斷絕至今我們所表示的與你們的連帶關係，而在國外去建立德國的黨。可是我們希望事情不要弄到這步田地。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文獻」，卷一（VI），一五四——一五五頁，「給柏柏爾、李卜克內西、布拉克的信」，一八七九年）

2. 清黨是鞏固黨的隊伍、威信及與羣衆聯系的方法

清黨顯然成了鄭重而有莫大意義的工作。

有些地方，清黨主要依靠經驗，依靠非黨工人底指示，以他們的指示爲指南，重視非黨的無產階級羣衆底代表。這是最寶貴的，最重要的。如果我們真正能够這樣自上而下「不顧情面」去清黨，那末革命底收穫實在是偉大的。

因爲革命底收穫，現在不能像過去那樣。隨着由軍事戰線過渡到經濟戰線，隨着過渡到新經濟政策，隨着首先需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紀律的諸條件，而革命底收穫也必然改變其性質。在此時候，勞動底改善，其措施底改善，其效果底改善，——這是內部的、不鮮明的、不著目的、不是一望而知的改善，——成爲革命底主要收穫；這是反對那既瓦解無產階級又瓦解黨的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盲目性底影響的鬥爭之改善。爲實現這一改善，必需清除黨內脫離羣衆的分子（至於那些在羣衆中敗壞黨的名譽的分子，更不用說，這是很明白的）。當

然，我們不是服從羣衆一切指示，因為羣衆也有時——特別在十分疲勞，過於疲困且又分外負担與痛苦的年代——附和着絕非先進的情緒。但是在對人們的評判中，在對「鑽營分子」、對「獲取委員分子」、對「官僚化分子」的否定態度上，非黨無產階級羣衆底指示，而在許多情形之下，非黨農民羣衆底指示，有極大的價值。勞動羣衆有最大的敏感，能辨別那些是誠懇忠實的共產黨員，那些是心目中憎惡自食其力的人，憎惡毫無特權，毫無「升官之路」的人的分子。

清黨——考慮到非黨勞動者底指示，——是偉大的事業。它可給我們很大的效果。它把黨變爲比以前更強有力的階級先鋒隊，把黨變爲與階級有更鞏固聯系，更能在無數困難與危險中引導階級走向勝利的先鋒隊。

我還要指出清除黨內過去的孟塞維克，作爲清黨底部份任務。據我的意見，在一九一八年春季以後加入到黨裏來的孟塞維克中，應留在黨內者，至多不過百分之一，而且留在黨內的每個人，都須經過三番四次的審查。爲什麼？因爲孟塞維克這一支流，在一九一八——一八二一年的時期中，已證明了他們有兩種屬性：一種是人工地適應着、「混入」工人中支配着的支流；另一種是更人工地誠心誠意替白黨主義服務，事實上替它服務，口頭上離開它。這兩種屬性是從孟塞

維克主義底全部歷史中產生出來的：試回想阿雪洛德的「工人代表大會」，孟塞維克對立憲民主黨（和對帝制）在口頭上和事實上所抱的態度等等就夠了。孟塞維克之「混入」俄國共產黨，不僅由於，而且甚至與其說是由於權謀術士主義（雖然尙在一九〇三年以來，孟塞維克學得了一些資產階級的外交手段，證明了他們是權謀術士主義的頭等好手），不如說是由於他們的「適應性」。一切的機會主義者都以適應性爲其特色（但不是一切的適應性都是機會主義），而機會主義者的孟塞維克，可說「從原則上」去適應工人中支配着的支流，紛飾着保護色，如冬天的野兔變成白色一樣。必須知道孟塞維克這種特點，而且必須估計到這種特點。而估計到這種特點，這就是說要清黨，把一九一八年以後，即在布爾什維克底勝利，始則成爲可靠，後來成爲無礙的時候，然後才加入俄國共產黨的孟塞維克總數中大約百分之九十清除出去。

清黨應清除騙子，清除官僚主義化者、清除不誠懇者、清除不堅決的共產主義者，和清除孟塞維克；孟塞維克雖已改變「外觀」，但其內心仍爲孟塞維克。

〔列寧全集〕二十七卷，一一一—一三頁，「論清黨」，一九二二年

3. 一九三二年清黨底任務、道路和方法

一 清黨底必要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蘇聯工業化底勝利，集體農場運動底成功和工人階級數量上莫大的發展，引起了無產階級和農民底政治積極性之新高漲。

在這一高漲底基礎上，黨在最近兩年半當中增加了黨員一百四十萬人，把黨員總數擴大到三百二十萬人（正式黨員二百萬人，候補黨員一百二十萬人）。

可是，在大量吸收黨員當中，有些地方往往濫批吸入，而不加細心的審查，在黨的隊伍裏，加入了異己分子，他們利用其在黨的機會，以遂其野心和私利；加入了兩面派分子，他們口頭上誓忠於黨，而在事實上企圖破壞黨的政策底實施。

另一方面，由於對黨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事業之不能滿意的情況，在黨員中有不少數量的同志，他們雖然純潔，決心擁護蘇維埃政權，可是，他們不是不够堅定，不理解黨的紀律底精神與要求，便是政治上很少常識，不知道黨綱、黨章、黨的基本決定，因此也不能積極實行黨底政策。

聯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正月聯合全會，估計到這些情況，決定了舉行一九三三年

的清黨，并「這樣去組織清黨的事情，以保證黨內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和清除黨的隊伍中一切不可靠的，不堅定的和混進來的分子」。

在這裏黨以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日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決議為指南，依此決議「凡共產黨員公開進行其工作的一切國度底共產黨，應當舉行定期的清黨（重新登記），以便系統地清除不免混進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分子」。

從共產國際這個指令出發，我們黨舉行了一九二〇年的黨員重新登記，一九二一年的清黨，一九二四年的清洗非生產支部，一九二五年的審查農村支部，一九二九——三〇年的清黨。大家知道，這些清黨與重新登記，鞏固了我們黨底隊伍，提高了我們黨的戰鬥力，加強了每個黨員對黨的工作的責任心。

二 清黨底任務和方針

清黨底任務，在於提高黨員底理論水平，在於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黨，進一步加強千百萬非黨羣衆對黨的信仰。

這個任務在清黨中用下列方法去實現：（1）實行黨員和黨的組織之公開誠懇的自我批評；

(2) 從執行黨的決定和指示的觀點，去審查每個黨的支部工作；(3) 吸引非黨的勞動羣衆去參加清黨的事情；(4) 清除那些配不上黨員底高尚名稱的人們出黨。

清除出黨者是：

(一) 階級異己分子和敵視分子，他們以欺騙方法加入到黨裏來并在黨內瓦解黨的隊伍。

(二) 兩面派分子，他們靠騙黨過活，對黨掩蓋其真實趨向，并在「效忠」於黨的虛偽誓詞掩飾下，企圖事實上破壞黨底政策。

(三) 公開和暗中破壞黨與國家底鐵的紀律者，他們不執行黨與國家底決定，對黨的決定和黨所規定的計劃存心懷疑且加以污蔑，空談牠們之「不切實際」和「不可實現」。

(四) 蠅化分子，他們與資產階級混在一起，不願與階級敵人事實上作鬥爭，不與富農分子、貪慾者、怠惰者、盜偷與浪費公產者事實上作鬥爭。

(五) 野心家、自私自利者和官僚化分子，他們利用在黨機會和在蘇維埃國家服務，以達成其個人自私自利的目的，脫離羣衆和輕視工農底需要與要求。

(六) 精神上頹喪墮落者，他們以其卑劣的行爲敗壞黨底尊嚴，沾污黨底旗幟。

鑒於近來加入聯共隊伍的黨員中，有一部同志忠實於工人階級事業，且在事實上——在生產中，在集體農場中——表現了他們的忠實性，但是他們未領會對每個共產黨員所必需的最初步的政治知識——黨綱、黨章、黨底最重要的決定，——因此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張在清黨中把這些共產黨員轉為候補黨員，這不是處罰他們，而是為着政治上教育他們和更好的準備他們，使過了一年以後提出關於把他們再轉為正式黨員的問題，如果他們在這一年中能提高其做一個黨員所必需的政治常識的話。

鑒於上述相同情況的結果，在候補黨員的成份中，有不少數量的同志，他們不但沒有對每個候補黨員所必需的最初步的政治知識，而且從黨的紀律底觀點來看，還犯着不堅定性和缺乏充足的堅決性，因此，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張在清黨中把這些同志從候補黨員轉為同業者，以便過了一年提出把他們再轉為候補黨員或吸收為正式黨員的問題，如果那時的考查證明他們完全成熟到這種地步的話。

三 清黨底道路和方法

清黨是我們黨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底表現。它應當「不顧情面」去進行，而着眼於審查黨員

與候補黨員對黨的最重要決定的執行程度，他們參加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運動的情形，是否積極爲工業財政計劃而鬥爭，爲執行最重要的經濟的任務而鬥爭，是否與怠惰者作鬥爭，與社會主義財產的浪費者作鬥爭。

清黨委員會應向全體黨員提出要求知道黨綱、黨章、黨底最重要的決定。不能有一個共產黨員不知道自己黨的黨綱、黨章和黨的最重要的政治決定和組織決定。可是清黨委員會在審查每個人的政治常識時，不應當向被審查者提出糊塗不清的、「勉強附會的」、「故意爲難的」問題。它們應當估計到被審查者底一般發展水平，以便不把那些無條件地表現了忠實於黨和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而沒有可能將政治知識水平提到充分的高度的同志們，特別是工人和集體農民，置之黨外。

無論審查者也好，被審查者也好，絕不應把清黨視爲黨對某支部底共產黨員的全不信任。清黨委員會應採取一切辦法，以造成清黨中同志的環境，在此環境下，每個黨員都會感覺到，這不是懲辦的問題，而是幫助黨發現和消滅黨的組織底一切缺點的問題。

（「聯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於一九三三年清黨的決議」）

第三章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黨的建設

「聯共（布）」，是共產國際底支部，是蘇聯無產階級先進的有組織的隊伍，是其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在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爲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黨實現着對無產階級、勞動農民和一切勞動羣衆的領導。

黨領導着無產階級專政底一切機關，並保證着勝利的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

黨是統一的戰鬥組織，由自覺的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所聯繫起來的。黨之所以強固，是由於它的團結性、意志統一與行動統一，而不容離開黨綱，破壞黨紀與黨內的派別組織結合。

黨要求其黨員積極自我犧牲的工作，以實現黨綱和黨章，執行黨及其機關底一切決定，保證黨的隊伍底統一，和鞏固蘇聯各民族勞動者之間以及其與全世界無產者之間兄弟的、國際的關係。」（「聯共（布）黨章」，十七次黨大會通過）

一、在無產階級專政各階段中黨的建設底形式和方法

1. 一般的前提

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政黨，根本否定尋找絕對正確的、適於革命過程底一切階段的黨的組織形式及其工作方法。反之，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完全由某種具體歷史環境底特點及由此環境所直接產生的那些任務來決定的。

二、從這一觀點來看，很明白地，一切的組織形式及與此相適應的工作方法，隨着革命發展底客觀條件之變化，能夠從黨的組織底發展形式，變為這種發展底障礙；反過來說，在相當的客觀條件復生之下，已經成為不適宜的組織形式，可以重新成為必需的和唯一適當的形式。

三、一方面，新形成的形勢底要求，他方面，已定的組織形式及其工作方法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一般地說，在改變方針之必要最後顯示以前，就可以看出了。方針底改變，祇有在提出已往的組織形式及與此相應的工作方法的那一任務，在總的方面，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已經執行的時候，才應當實行。

四、不能把某個歷史時期所實施的黨的組織底形式和工作方法，機械地移植於其他的組織，如蘇維埃或行政機關、經濟機關。這樣的移植是建築在完全忘記工人階級底先鋒隊組織（黨）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差別、各階級之間的差別、勞動者內部各種不同集團之間的差別、這些組織所擔負的不同任務之間的差別等等。

2. 軍事時期和我們的黨

五、革命發展的前一時期底特點，曾經是世界帝國主義武裝侵略蘇維埃共和國，在戰線上、首先在外部戰線上的殘酷鬥爭，那時共和國底生存本身會受了威脅，而共和國也應在擊退敵人底進攻中，來保證自己基本的生死所關的經濟資源——煤、煤油、產麥區域等等。

六、因此軍事行動與生活行動底任務，曾經是直接的、基本的、突擊的任務。在這一任務面前，一切其餘的任務，黨底教育任務也在內，都應當退後一步。整個共和國變成了軍營，而無產階級底黨也應當適應這一基本任務，以便能夠解決這個任務。

七、因此在這一時期，黨的組織底軍事化，不可避免地應成爲黨底組織形式。既然無產階級專政底形式，會帶有戰時無產階級專政底性質，那末，在這些條件下，從革命適當性底觀點來看，

黨的組織形式，也應當具有相應的性質。在總的和整個方面說來，這表現於極端的組織的集中制和縮小黨的組織底集體機關。

八、黨的工作方法，也會同樣從戰鬥行動底必要性出發和適應了組織形式。在總的和整個方面說來，工作方法引到了戰鬥命令底系統，這些命令是從黨的領導機關發出，且無條件地執行，不經普通黨員的討論。不斷的動員，首先動員到軍事戰線上，且在這一基本着眼點上重新分配黨的力量，便是當時標本的工作。

九、祇由於這種結構，黨才成功了克服敵人底抵抗，勝利地走出鬥爭。對於軍事時期，這一結構曾經是最適當的。

八、軍事時期底矛盾和黨

十、這一時期底基本矛盾，曾經是如下的情況：在黨底數量上迅速發展之下，工作性質妨礙了對全體黨員羣衆的共產主義教育，特別是對新加入黨的人底共產主義教育。同時用動員方法吸引了幾乎全體黨員參加積極的工作，這就迅速造成了他們——甚至在其中最落後的階層中——要求自動性和積極解決黨的生活問題，而這又與極端的集中制發生了矛盾，與黨的組織所實施了的戰

鬥命令系統發生了矛盾。

十一、戰爭中大量的物質消耗，以及作爲其結果的國內貧乏化，會與特別突擊的管轄機關和工作人員（黨的工作人員也在內）各集團之必需維持費的發展，平行并進。於是，在一般貧困生長之下，黨員之物質上的不平底增大，曾經是不可免的結果——在相當程度上，是社會必需的。

十二、舊的階級集團底瓦解（特別是知識分子底瓦解），以及反對派的社會黨（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底瓦解，形成了這些分子進入我們黨底隊伍的一個支流；而且他們由於有其過去工作底經驗，——在一般黨員羣衆中的教育工作之相對縮小，以及極端要求積極的和有經驗的工作人員之下——能夠向着各級蘇維埃的、軍事的、工會的和黨的階梯迅速前進。

十三、在同一貧乏之下，基於羣衆十分落後的文化水平而形成的極端集中的機關之需要，走向了官僚主義機關底龐大并造成了這一機關之孤立趨向。

十四、於是，軍事時期，一方面造成了——在總的和整個方面說來——適宜的組織，他方面，其本身又產生了種種矛盾。但既然這些矛盾是由組織者力量之毀滅與不足底基礎上產生的，那末集中化發展了變集中化爲官僚主義化和脫離羣衆的趨向；戰鬥命令底系統，往往採取了不需要

的壓制底歪曲形式，必要的特權成了各種濫用職權的基礎；黨的機關之必要的縮小，引到了黨底精神生活底削弱等等，總之引到了黨的內部的危機。

4. 新的時期及其任務和黨的建設

十五、目前時機底特點是：一方面外部軍事戰線幾乎完全肅清，它方面國內矛盾極端尖銳化。外來干涉底新形式表現於密謀與暴動之組織；嚴重的經濟危機及與此相聯的糧食危機；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關係之急劇的尖銳化，由最近一年的荒收而加甚；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因與無數敵人作了空前鬥爭，致精疲力竭，——所有這些現象，在復員時期，得到了最鮮明的表現，并使蘇維埃共和國底地位，又成了異常困難。它反映在無產階級中的，除此以外，又有這樣的情形：無產階級先鋒隊（黨）與非黨的工人羣衆之間的聯系削弱了，一部份工人——在危機底基礎上——陷於小資產階級底影響中，而在黨的本身內部，削弱了內部的團結性和降低了黨的鞏固性。

於是，當前的時代，其本身就帶着矛盾的性質，因為過渡到和平的局面，同時，在現存的各種歷史條件下，便引到內部戰線上的新的鬥爭形式。

十六、如果在前一時期，黨的方針會應以減弱教育任務來達成直接戰鬥任務，那末現在提高

黨員底水平，同時吸引他們積極參加社會生活，便變成當前的中心任務，此外是加強黨對非黨羣衆的影響，與他們接近并使黨完成戰鬥的準備，以便和反革命力量作鬥爭。

黨底絕對團結和絕對統一，不僅是形式的和機械的統一，而且是思想上戰鬥的統一，這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必要。這種統一應當在新的基礎上，在無論如何都要提高的黨員水平基礎上，在把全體黨員接近於積極的黨的生活的基礎上，在把軍事時期各個部門工作的黨員最豐富的經驗之綜合基礎上去獲得。必須把戰爭時期曾經分爲各別隊伍的黨重新集合起來。必須把「上層」與「下層」、軍事工作者與民衆工作者、職工運動者和蘇維埃工作者、老黨員和新黨員、「青年人」和「老頭子」接近起來。不解決這一基本任務，便不能執行無產階級先鋒隊偉大的經濟建設的作用。

十七、這個任務，在保存舊的組織形式之下，便不能解決。時局底當前需要，要求着新的組織形式。這種形式是工人的民主形式。工人的民主的方針，應以同樣的決心去確定和同樣的努力去實行，如前一時期實行黨底軍事化的方針一樣，因爲軍事化的方針，由於和反革命力量直接鬥爭底要求，並未遇着障礙。

所謂工人的黨內民主，是指實行黨的共產主義政策下的一種組織形式，它保證全體黨員，直

至最落後的黨員，積極參加黨的生活，參加黨內一切問題的討論，參加這些問題的解決，以及積極參加黨的建設。工人民主底形式，取消一切委派的系統，而表現於由下而上的一切機關實行廣泛的選舉，提供工作報告，受選舉者底監督等等。

十九、工作方法，首先是一切最重要問題之廣泛討論底方法，對這些問題的辯論底方法，且有黨內批評底充分自由的方法，一般黨的決定之集體通過的方法，當這些問題尚未通過必須共同遵守的黨的決定以前。這些方法，在目前具有這樣必要的性質和這樣的重要，如國內戰爭尖銳時期的戰鬥命令的方法及無條件執行這些命令的方法一樣。不言而喻的，在決定通過以後，這些決定就必須遵守，而且應當最大限度地迅速而確切地去執行。不言而喻的，黨應當具有充分的伸縮性，以便在必要時迅速過渡到戰鬥命令底系統。

二十、於是最一般的黨內任務，就是不在數量上擴大黨的隊伍，而是改善其質量，提高全體黨員共產主義教育底覺悟性、積極性、自動性、創造性，以及在這一基礎上一切黨的隊伍之絕對的統一。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大會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

二、現階段的黨的建設和組織上的領導問題

我已經說過我們的成績。我已經說過，黨的路線，在國民經濟和文化方面以及在黨內克服反列寧主義的各種派別方面所獲得的勝利。我已經說過我們的勝利所具有的全世界的歷史意義。然而，這並不是說，在一切地方在一切事情上都獲得了勝利，並不是說，一切問題都已解決了。在世界上，這樣的成績和勝利是根本沒有的。沒有解決的問題和各種缺點，在我們這裏還有不少。在我們面前，還有一大堆要解決的任務。但是這無疑義地是說：刻不容緩的、當前的任務龐大，部分已經順利解決了，而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黨所獲得的極偉大的勝利，是無可疑義的。

但是有這樣的問題：這種勝利是怎樣達到了的，它在事實上是怎樣達到了的，經過了怎樣的鬥爭，經過了怎樣的努力？

有些人認為：祇要規定黨底正確路線，向大家宣佈它，用一般的提綱和決議底形式來敘述它並一致通過它，就足以使勝利自行來到，所謂自流式地來到。這當然是不正確的。這是很大的迷誤。祇有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才能這樣想。事實上，這些成績和勝利不是自流來

到的，而是在爲實行黨底路線而作的殘酷鬥爭中得到的。無論什麼時候，勝利都不是自行來到，——它通常是由人們奮鬥得來的。擁護黨的總路線的良好決議案和宣言，——這祇是事情底開端，因爲他們祇能表示取得勝利的願望，而不能表示勝利本身。在正確的路綫已經提出以後，在問題底正確決定已被提出以後，事情是否成就，這就有賴於組織的工作，有賴於組織鬥爭去實行黨的路綫，有賴於正確的挑選人材，有賴於審查領導機關決議底執行程度。沒有這一層，黨底正確路線和正確決議就有遭受重大損失的危險。而且：在正確的政治路線定出以後，組織工作便決定一切，就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底命運——政治路線底實行或者政治路線底失敗。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達到了和獲得了勝利，是因爲我們與那些擺在執行黨路綫上的各種困難，進行了有系統的和殘酷的鬥爭，是因爲我們克服了這些困難，發動了黨和工人階級去克服困難，組織了鬥爭去克服困難，撤換了不適用的工作人員，並挑選了優秀的、有能力來與困難作鬥爭的工作人員。

這些困難是什麼而且它們潛藏在什麼地方呢？

這些困難是我們的組織工作底困難，是我們組織上的領導底困難。它們潛藏在我們本身裏，

在我們的領導工作人員中，在我們的組織裏，在我們黨的組織、蘇維埃的組織、經濟的組織、職工會的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以及其他各種組織底機關中。

應當瞭解：我們黨的、蘇維埃的組織、經濟的組織和其他各種組織及其領導人員底力量和威信，已經增長到空前的程度。正因為他們底力量和威信已經增長到空前的程度，所以，現在一切或幾乎是一切，都要以他們的工作為轉移。援引所謂客觀的條件，這是沒有理由的。黨底政治路線底正確，已為好幾年來的經驗所證實，而工農擁護這種路線的決心，也不能引起疑問，既是這樣，所謂客觀條件底作用便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我們的各種組織及其領導人員底作用已成為決定的、絕對的作用。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從今以後，我們工作中的缺陷與缺點，其十分之九的責任將不由「客觀」條件擔負，而是要由我們本身擔負，而且祇是由我們擔負了。

我們在黨內有兩百多萬黨員和候補黨員。我們在共產主義青年團中有四百多萬團員和候補團員。我們有三百多萬工農通信員。在航空化學會中我們有一千二百多萬會員。在職工會中有一千七百多萬會員。我們之所以得到了我們的成績，因為有了這些組織。如果，我們雖然有這些組織和這些可能來幫助我們達到成績，但我們在工作中却有不少的缺點和不少的缺陷，那末，對於這

個情形應當負責的，便祇有我們，我們的組織工作，我們的不好的組織上的領導。

管理機關底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不從事於具體的切實的領導而去空談「一般的領導」；各組織中職能分割性的結構和缺乏個人負責的現象；工作中無人負責的現象以及工資制度中的均等主義；缺乏有系統的審查執行程度；害怕自我批評；這就是我們困難底根源所在，這就是現在我們的困難所潛藏的地方。

如果認為用決議案和決議就可以克服這些困難，那就是幼稚的設想。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早已成爲熟手，來在口頭上表示盡忠於黨和政府底決議，而在事實上，却把這些決議置諸高閣。要克服這些困難，會應當消滅我們的組織工作對於黨的政治路線底要求的落後，會應當把國民經濟各方面的組織領導，提高到政治領導底水平，會應當辦到，使得我們的組織工作保證黨底政治口號和決議之實際執行。

爲要克服這些困難並達到成績，會應當組織鬥爭去克服這些困難，會應當吸引工農羣衆來參加這種鬥爭，會應當發動黨本身，會應當由黨內和經濟組織中清出不可靠的、不堅定的、蛻化了的分子。

爲要辦到這一層，曾經需要些什麼呢？

我們曾經須要組織下列的事情：

(一) 開展自我批評，揭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

(二) 發動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職工會的以及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去與這些困難作鬥爭。

(三) 發動工農羣衆去進行鬥爭，以便實行黨和政府底口號和決議。

(四) 在勞動者中間，展開競賽和突擊運動。

(五) 在農業機器站中以及蘇維埃農莊中成立政治部底寬廣的綱領和使黨及蘇維埃的領導接近農村。

(六) 把人民委員部、總管理局和托拉斯分小、並使經濟上的領導接近企業。

(七) 消滅工作中無人負責的現象，取消工資制度中的均等制。

(八) 消滅「職能分割制」，加強個人的責任，採取取消合議制的方針。

(九) 加強審查執行程度，採取改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的方針，其改組精神就是

審查執行程度之繼續加強。

(十) 把熟練的工作人員由辦公室內調到接近生產的地方去。

(十一) 揭穿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並把他們逐出管理機關。

(十二) 撤銷那些破壞黨和政府決議的人、求名不求實的人以及說空話的人底職位，提拔新的人，——會辦事的人、能夠對所擔負的工作保證有具體領導的人來替代他們；加強黨和蘇維埃的紀律。

(十三) 清洗蘇維埃的經濟的組織，並裁汰這些組織的職員。

(十四) 末了，從黨內清出靠不住的及蜕化了的人。

要克服困難，要把我們組織工作底水平提高到政治領導底水平，並要這樣來保證實行黨底路線，爲要做到這幾點，黨會應提出的辦法，基本上就是這樣。

你們知道：我們黨底中央委員會，在最近這三年多以來正是這樣進行了自己的組織工作。

列寧說過：在組織工作中，主要的事情是挑選人員和審查執行程度。中央委員會在進行組織工作的時候，是以列寧這種天才的思想爲嚮導的。

關於挑選人員和調換那些不勝任的人員這一部分事情，我要說幾句話。

撤消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對於這件事情我們沒有任何分歧的意見，除了這般人之外，我們還有兩種工作人員，這兩種工作人員阻礙我們的工作，妨礙我們的工作，不讓我們前進。

第一種工作人員，這種人過去有相當的功績，這種人已成爲功臣，他們以爲黨和蘇維埃的法律，並不是爲他們而寫的，而是爲那些傻子們而寫的。這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這種人並不認爲執行黨和政府底決議是他們自己的責任，這樣，他們就破壞黨和國家的紀律基礎。他們敢於破壞了黨和蘇維埃的法律，他們所指望的是什麼呢？他們希望着，以爲蘇維埃政權因他們過去的功績而不敢去驚動他們。這些自負的功臣認爲他們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他們可以破壞領導機關底決議而不要處分。對於這種工作人員怎麼辦呢？應當毫不猶豫地撤消他們的領導職務，不顧他們過去的功績。（喊聲：「對呀！」）應當調動他們，降低他們的職位並把這件事情在報紙上公佈。（喊聲：「對呀！」）這件事情之所以必要，爲的是要打下這些自負的功臣官僚底傲慢習氣並把他們安頓在應得的位置上；這件事情之所以必要，爲的是要在我們的整個工作中鞏固黨和蘇維埃的紀律。

（喊聲：「對呀！」鼓掌）

現在講到第二種工作人員。我所指的，是一種說空話的人，我可以說，這些誠懇的說空話的人（笑聲），是誠懇的、是忠於蘇維埃政權的人，但是沒有能力來領導，沒有能力來組織什麼事情。去年我曾經和這樣一個同志談過話，這個同志是很可尊敬的一個同志，但是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他能夠把任何一件活潑的事情沉沒在空談中去。請看這篇談話：

我問：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呢？

他答：關於播種事情麼，斯大林同志？我們已經動員起來了。（笑聲）

我問：那末，又怎麼樣呢？

他答：我們曾經直接了當地提出問題。（笑聲）

我問：那末，後來又怎樣呢？

他答：我們的工作有轉變，斯大林同志，很快就要有轉變。（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呢？

他答：在我們那裏有着進步。（笑聲）

我們：究竟怎樣，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

他答：我們那裏的播種事情，暫時還毫無頭緒哩，斯大林同志。（全場大笑）

這就是說空話的人底面目。他們動員起來了，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問題，他們既有轉機又有進步，而事情終究還是停頓着。

不久以前，一個烏克蘭的工人所說過的、那個組織底狀況，也與上面的情形一模一樣。有人問這個工人在這個組織中是否有路線，他回答說：「怎樣，路線……路線當然是有的，祇是工作看不見」。（全場大笑）很明顯的，這個組織也有自己的、誠懇的、說空話的人。

當撤換這種說空話的人底職位、派他們遠遠離開行動工作的時候，他們便擺開兩手而帶着驚奇的神氣說道：「爲什麼撤銷我們？難道我們沒有做了對於事情所必須的一切事情，難道我們沒有召集突擊隊員底集會，難道我們在突擊隊員底代表會議上沒有宣佈黨和政府底口號，難道我們沒有選舉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爲名譽主席團，（全場大笑）難道我們沒有給斯大林同志送祝詞，——你們還要我們做什麼事情呢？」（全場大笑）

怎樣對付這些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呢？如果把他們留在行動工作上面，他們能够把任何一

件活潑的事情沉沒在滔滔不絕底說話底洪水裏面，很明顯的，應當把他們從領導的地位上撤銷，叫他們去做其他的、不是行動的工作。說空話的人是沒有做行動工作的資格的。（喊聲：「對呀！」鼓掌）

中央委員會怎樣領導了蘇維埃的和經濟的組織裏的挑選人員的事情，它怎樣進行了鞏固執行的程度審查的事情，——關於這點，我已經約略報告過了。按照代表大會底日程第三項，卡崗諾維夫同志將向你們作更詳細的報告。

至於加緊審查執行程度方面將來的工作，那末，關於這一點我要說幾句話。

正確組織審查執行程度這件事情，在與官僚主義及文牘主義者置諸高閣的事業上，具有決定的意義。領導機關底決議是否執行，或者被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置諸高閣？這些決議是否正確執行或者被人曲解？機關是否誠懇地並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來工作，或者是在那裏空轉、——關於這一切，祇有好好地審查了執行程度以後才能及時知道。好好地審查執行程度，——這是一種探照燈，這種探照燈幫助我們隨時查明機關工作底狀況，並揭露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底原形，可以深信地說：十分之九的破綻和缺陷，是由於沒有正確組織執行程度底審查工作。無疑義的，

如果有了這樣一種執行程度底審查，那末，破綻和缺陷就一定事先被防止了。

但是，要使執行程度底審查達到目的，至少必須兩個條件：第一，要使執行程度底審查是有系統的，而不是偶然的；第二，要使黨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各組織底一切環節中領導審查執行程度的人，不是次要的人物，而是十分有威信的人，——本組織裏的領導者自己。

正確地組織執行程度底審查，這對於各領導的中央機關有最大的意義。工農檢查院，按其組織上的結構說來，不能滿足好好組織的執行程度審查工作底要求。在幾年以前，我們的經濟工作還比較簡單和比較不能令人滿意，那時候，還有可能去檢查一切人民委員部和一切經濟組織底工作，那時候，工農檢查院還是適當的組織。可是在現在，我們的經濟工作已經發展了和比較複雜了，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由一個中心機關來檢查它們的工作了。在這樣一個時候，工農檢查院就應當改組了。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不是檢查，而是審查中央機關決議底執行程度，——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監督中央機關決議底執行程度。我們現在需要這樣一個組織，這個組織不提出包羅萬象的目標，不去檢查所有的人，而能够集中自己的一切注意力去作監督工作，去審查蘇維埃政權各中央機關決議底執行程度。能够作為這樣的組織的，祇有是蘇聯人民委員會附設的蘇維埃監

督局，這個蘇維埃監督局是根據人民委員會所給的任務而工作的，而且，在地方上有其不受地方組織所支配的代表們。而爲要這個蘇維埃監督局能有充分的威信，並爲要使它在必要時能給任何的負責工作人員以處分，——就必需使蘇維埃監督局委員底候選名單由黨底代表大會提出而由蘇聯人民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我認爲，祇有這樣的組織，才能鞏固蘇維埃的監督和蘇維埃的紀律。

至於說到中央監察委員會，那末，大家都知道，它底成立，首先是而且主要的是爲要防止黨的分裂。你們知道，過去有個時候，在我們黨內的確有過分裂底危險。你們知道，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它的各組織，曾經防止了分裂底危險。可是，現在我們已經沒有分裂底危險了。但是，我們現在却十分需要這樣一個組織，這個組織能够把自己主要的注意力去審查黨的和黨的中央委員會底決議的執行程度。能够充當這樣的組織的，祇有是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附設的黨的監督局，這個監督局是根據黨所給它的任務而工作的，而且在地方上有其不受地方組織所支配的代表們。當然，這樣一個責任重大的組織，應有很大的威信。而爲要使這個組織能有充分的威信，並爲要使它能够給任何犯錯誤的負責工作人員——中央委員也在其內——以處分，就必須要這樣做，就

是祇有黨底最高機關即黨的代表大會才能選舉並撤換黨的監督局底委員。毫無疑義的，這樣的組織將完全能够保證監督黨的各中央機關決議底執行程度並完全能够鞏固黨的紀律。

關於組織上的領導方面的各問題，情形就是這樣。

我們在組織工作方面的任務是：

- (一) 往後也要使我們的組織工作適合於黨的政治路線底要求。
- (二) 把組織上的領導提高到政治上的領導底水準。
- (三) 要做到使組織上的領導能够完全保證黨底政治口號和決議案底實行。

(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的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一九三四年)

雖有階級敵人底殘酷抵抗和階級敵人底走狗——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對黨的進攻，而黨底政策，黨中央底政策却勝利了。其所以勝利，第一，因為這政策符合千百萬工農底階級利益；第二，因為布爾什維克黨、其中央，不僅提出了政治口號，而且善於按布爾什維克精神，實際地組織羣衆，以實行這些口號，組織和改造無產階級專政底一切機關，使其適於改造時期底新任務。

斯大林同志在黨底十六次大會上，估計了改造時期中布爾什維克進攻之實質，曾指出必須：

「……組織工會的、合作社的、蘇維埃的、及其他一切羣衆的組織底全部實際工作之改造，使其適於改造時期底要求；在這些組織中從最積極與革命的工作人員中造成核心，而排除和孤立機會主義的、工聯主義的、官僚主義的分子；驅逐其中異己的和蜕化的分子并從下層提拔新的工作人員……動員黨本身以組織進攻底全部事業，鞏固與砥礪黨的組織。」

黨以這些指示爲嚮導，在報告期間採取了認真的辦法，去改善蘇維埃的、經濟的和黨的組織底工作，去改造這些組織底工作，使其適於勝利執行黨和政府底決定與口號之要求。

這些辦法中之最重大者是：

(一)分區制底繼續展開——那底廢除、新區底建立、拖引機耕種機站政治部底組織，使領導接近鄉村、接近集體農場和改正農村工作底最大缺點，在烏克蘭組織各州，把有些州和邊疆縮小等等；

(二)把人民委員會各部、主要管理處和托辣斯由大化小，使領導接近下層生產的環節，接近企業；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分成三個人民委員部——重工業人民委員部、輕工業人民委員部、森林業人民委員部；農業人民委員部分爲兩個人民委員部——供給人民委員部和對外貿易人民委

員部；交通人民委員部分成兩個人民委員部及一個管理處——陸路交通人民委員部、水道交通人民委員部和中央公路管理處等等；

(三)舉行清洗蘇維埃機關、經濟機關，並且縮小這些機關的人員；爲與文牘主義及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和無人負責的現象作鬥爭起見，肅清煤礦工業和鐵道運輸上的職權分割制度，把優秀的工程師技師，從機關中和辦公室裏，直接轉到生產中去；

(四)職工會由大化小，以加強生產工會中央底作用；改造供給系統——在工廠管理處下組織工人供給部并擴大其權利，以及組織農業工人委員會；

(五)在鐵路上和航空處組織政治部，在煤礦工業及其他工業部門中——水道交通人民委員部也在內——組織黨的組織者底系統；

(六)展開清黨，作爲黨的自我批評底最高形式，并鞏固黨，即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底有組織的先鋒隊。

這一工作底勝利，會由自我批評底開展、由動員羣衆的積極性到創造的建設工作中去，由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而得到保證。

黨對於一切這些組織問題的及時提出，它們的實現，保證了黨和社會主義建設在黨的正確路線與爲實現此路線的組織工作之間，不至發生分裂。

聯共（布）十七次大會認爲，雖然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底槓桿底改造上，獲得了各種勝利，可是實際組織工作，仍然還是落後於政治指令底要求，且未滿足現在時期——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已經鉅大生長的需求。

社會主義建設底現在時期之特點，就是任務之更大的複雜化，對於領導的要求之更大的提高。第二個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是澈底消滅資本主義的成份，克服經濟上及人底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在最新的技術基礎上完成全部國民經濟底改造，掌握新技術與新企業，農業底機器化及其生產率底提高，——凡此都是最尖銳地提出一切部門中提高工作的質量問題，首先是提高組織上的實際領導的質量問題。

時至今日，黨底總路線已經勝利，黨底政策不僅在黨員的經驗上，而且在千百萬工人和勞動農民的經驗上，均已被實際生活所審查過了，——這時把組織工作提高到政治領導底水平的任務，正被提到最高度。組織問題，雖爲政治底附屬問題，可是正由於這樣，爲着社會主義建設底繼

續勝利，它却具有特殊的意義。

「未必有人敢說，祇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線，事情就算完結。不，這祇是事情的一半。正確的政治路線被提出了以後，就必須這樣去挑選工作人員，使在職的人們善於實現指令，能够理解指令，能够接受這些指令作為自己定出來的，并且善於實行這些指令。在相反的情形之下，政策便失掉意義，變為一籌莫展。」（斯大林）

然而，甚至在最好的領導工作人員中，有許多人至今還認為，祇要發表演說或寫成決議，說明黨底總路線底正確，那末就算完成了領導底任務，同時上述的領導工作人員為實行黨底指令所發出的指示，事實上被選擇不好的工作人員和缺乏檢查執行程度所破壞。

黨中央委員會依據煤礦工業、鐵路運輸、以及農業人民委員部整個系統底實例，特別明確和特別尖銳地揭發了現時實際組織工作，落後於黨底政治路線之要求。

代表大會認為，這些缺點在蘇維埃工作、經濟工作和黨的工作底其他部門中，也是存在的。

這些缺點中之最重要者是：

文牘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和不注意下層蘇維埃經濟機關和黨的機關（工廠、車間、鄉

村、集體農場、蘇維埃農場底部門）；

分發「一般的」、抽象的指令和無數的命令，去代替具體的領導和對工作底詳細研究；

把審查執行程度與挑選幹部的責任，推到欠熟練的工作人員身上；

在蘇維埃機關與經濟機關底上級和中級環節，工作人員非常龐大，使大量的工程師與技師，從生產中吸引到辦公室裏去；

機關底職權分割制、管理事務之劃分為數十部股，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結果）缺乏日常的實際領導；專責制底極端薄弱，個人負責制底缺乏，以及藉「委員制」的領導來掩蓋管理底無人負責現象；

黨與國家底鐵的紀律之公開和暗中的破壞。

為免除這一切缺點和改善一切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底工作，必須以下列的條例為指南：

第一——由「一般的」和抽象的領導，過渡到具體的領導，由「一般的」決議，過渡到日常實際的決定，即基於對事情底細節與技術有著研究與清楚了解的決定，過渡到與生產和管理底下層環節（車間、田場、企業、集體農場、鄉村、耕種機拖引機站、蘇維埃農場等等）保持密切

靈活的聯系；

第二——加強領導者對委託他的事情（無論蘇維埃方面的或黨的方面的都是一樣）之個人負責制，廢除工作中的職權分割制與無人負責現象，規定嚴格的專責制；

第三——規定對黨與政府指令底執行程度之系統的仔細的檢查，使組織、機關、企業底領導者親自從事於對執行程度底檢查，使對執行程度底檢查保證黨與蘇維埃紀律底鞏固；

第四——保證熟練工作人員，從機關與辦公室，直接轉移於生產中，縮小管理機關，改善分配工作人員的方法，責成機關與企業底領導者親自去領導這種事情。

代表大會認為順利的實現這些任務底不可缺少的條件是：繼續開展自我批評、社會主義競賽、提高黨員羣衆、工人羣衆和集體農民羣衆及其羣衆組織底積極性和自動性。

第十七次黨的代表大會提議實施下列的組織辦法。

在黨的建設方面的組織辦法

論黨員資格和黨的初級組織

（一）爲免除許多地方存在的機械的、全體的吸收黨員的現象起見，特規定吸收候補黨員

和正式黨員時，增加介紹人數和提高介紹人底黨齡，祇有在某個社會組織中在工作有了表現的積極分子，才吸收入黨，保證對被吸收者底仔細考查，而且追問入黨者曾經工作過的那一組織對他的批評。

(二)待全黨清洗完畢後，即從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始，重新恢復吸收新黨員與辦理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

(三)爲使那些在事實上——在生產中、在集體農場中——表現了自己是積極幫助黨，但其入黨的條件尙未完備的最接近黨的非黨積極分子，團結於聯共周圍起見，在黨的下層組織中，建立聯共的同情者小組，這些同情者是無條件服從黨的機關底一切決定的。

(四)代表大會認爲黨的支部，現在無論就其成份上說、無論就其任務與實際工作上說，已經超出了舊式支部底範圍，大會決定把現存的黨的支部，改造爲工廠的、運輸的、紅軍的、集體農場的、大學的、機關的及其他的黨的組織，以黨委員會爲首（在紅軍的黨的組織中，建立黨的執行局），而在車間裏、日夜班裏、生產部裏，則建立車間組織，以黨的組長爲首，組長在該黨的組織底全體大會上選出，并由工廠黨委員會批准。

凡在黨員與候補黨員不及十五人的黨的組織中，不設黨委員會，而指定黨的組長。

凡在黨員不及三人的集體農場中，建立候補黨員組或黨團聯合小組，以黨組長爲首，組長由農業機器曳引機站政治部指定，而不屬於農業機器曳引機站的集體農場的組長，則由區委指定。

論中央、州、區黨的領導機關底組織結構

(五)改造州委、區委和聯共中央底各部，取消現存的職權分割的各部，而建立完整的生產部門的各部以代之。依照中央農業部底例子，在每一生產部門的部中，完全集中該部門的全部工作：黨的組織工作，幹部底分配與培養，鼓動羣衆工作，生產宣傳，考查相當的蘇維埃經濟機關與黨的組織對黨的決定底執行程度。

規定各部的結構如下：

在聯共中央分爲——(一)農業部，(二)工業部，(三)運輸部，(四)計劃財政貿易部，(五)政治行政部，(六)黨的領導機關部，(七)文化與列寧主義宣傳部，(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又另設兩股：事務管理股和特別股。

在州委——區委中分爲——(一)農業部，(二)工業運輸部，(三)蘇維埃貿易部，(四)

文化與列寧主義宣傳部，（五）黨的領導機關部（城市的和鄉村的），又另設一特別股。

慶除州委內——區委內和各民族共產黨中央內的書記處，保留至多兩個書記——第一書記和第二書記（烏克蘭共產黨中央、莫斯科州委和列寧格勒州委，不在此例，這些組織中則保留着書記處）。需要討論的問題，直接提到執行局去，而許多實際問題的解決，不放在特別委員會上，而委諸於黨委員會各部主任和蘇維埃的、工會的、合作社的、青年團的和其他的組織底領導工作人員。

（六）改造區委底工作，使其接近於生產的任務，加強區委對各地方黨的組織和鄉蘇維埃以及——與政治部一塊——該區底集體農場的組織一切的一切之具體領導，鞏固牠們的工作人員。取消區委中與市委中所有的部（中央特別決定所規定的最大城市底市委與區委，不在此例），而代之以巡視的負責指導員——區委與市委底委員，他們每一人都需管理初級組織底一定單位，他們在這些組織中應該組織一切部門的黨的工作——文化政治宣傳工作，鼓勵羣衆工作，組織工作及其他。對指導員工作的領導，幹部底分配，執行程度底檢查，則委諸於書記及其助手。

（七）贊成聯共中央關於在農業機器曳引機站、蘇維埃農場和鐵路運輸上組織政治部的決定

，這些政治部已完全證實了自己的正當。委託中央委員會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落後部門中也建立起政治部來，隨着政治部對其突擊任務的執行，使其變為通常的黨的機關，而按生產與區域的標誌建立起來。

委託中央，隨着農業機器曳引機站周圍新的經濟中心底形成，而建立新的獨立區，或在農業機器曳引機站較弱的中心建立分區，而把農業機器曳引機站底政治部，於必要時，改造為區委或分區委。

（第十七次黨的代表大會關於卡岡諾維赤同志報告的決議）

三、黨章底基本要點

論黨員及其義務

一，凡承認黨綱，在黨的一個組織內工作，服從黨的決議和繳納黨費者，都得認為黨員。

二，黨員必須：

（一）遵守嚴格的黨紀，積極參加黨內和國內的政治生活，在實際上執行黨的政策和黨

的機關的決議；

(二) 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武裝程度，通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礎，黨的最重要的政治決議和組織決議，並向非黨羣衆解釋這些決議；

(三) 共產黨員在蘇維埃國家是當權政黨的黨員——應是遵守勞動紀律和國家紀律的模範，應精通自己本分事業的技術，不斷提高自己生產的和辦事的熟練程度。

論黨的組織構造

十八，黨的組織構造的基本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說：

(一) 黨的一切領導機關，從上到下，一律依選舉制產生；

(二) 黨的機關定期向自己的黨組織作工作報告；

(三) 嚴格的黨紀和少數服從多數；

(四) 下級機關和全體黨員，無條件的務必執行上級機關的決議。

十九，黨的構造是根據民主集中制，按照地域和生產爲標準：辦理某區全區黨務的組織，對於辦理該區的一部分黨務的一切組織，算是上級組織；或是辦理整個生產部門或管理部門黨務的

組織，對於辦理該部門的一部分黨務的一切組織，算是上級組織。

二十，黨的一切組織，在地方問題的決定上，可以自主，只要這些決定不與黨的決定相矛盾。

二十一，每個組織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員大會，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

二十二，黨員大會，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選出委員會，委員會是他們的執行機關並領導組織的一切日常工作。

論黨的初級組織

四十八，黨的基礎為黨的初級組織。在輕工廠、重工廠、蘇維埃農莊和其他經濟企業內，在集體農莊、農業機器站、紅軍部隊內，在村莊內，機關內等等，在黨員人數滿了三人時，得建立黨的初級組織，在黨員不滿三人的企業，集體農莊，機關等等內面，建立以黨的組織員為首領的候補黨員小組或黨與少共小組，黨的組織員由區委員會，市委員會或政治部指定。黨的初級組織由區委員會，市委員會或相當的政治部批准。

四十九，在大批黨員（從一百人到三千人以上）的那些天的企業，機關，集體農莊等等內

面，在包括整個企業，機關等等的初級組織以內，在個別情形之下，得區委員會，市委員會或相當的政治部的批准，可以按車間、地段、分部等等成立黨的組織。而在車間地段等等內部，又可以按分隊，分團等等建立黨組。

五十，黨的初級組織使工農羣衆與黨底領導機關聯系起來。它的任務是：

- (一) 在羣衆中進行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以實現黨的口號和決議；
- (二) 吸收同情員和新黨員，並對他們施行政治教育；
- (三) 協助區委員會，市委員會或政治部進行日常的組織工作和鼓動工作；
- (四) 在企業、蘇維埃農莊、集體農莊等等內面，動員羣衆來完成生產計劃，來鞏固勞動紀律和發展突擊運動；
- (五) 與企業、蘇維埃農莊、集體農莊內的弛懈現象和不好生經營事務的現象作鬥爭，日常顧慮改善工人和集體農民的生活條件；
- (六) 以黨的機關底資格，積極參加國家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

論黨外組織中的黨組

五十五，在蘇維埃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及其他黨外的羣衆組織的一切代表大會上，會議上和選出的機關內，黨員人數滿了三人，即組織黨組，其任務是在各方面加強黨的影響，在黨外羣衆中實行黨的政策，鞏固黨和蘇維埃的鐵的紀律，與官僚主義鬥爭，審查黨的和蘇維埃的指令的執行。

黨組選舉一個書記以担任日常工作。

五十六，這些黨組，無論其意義如何，完全服從相當的黨組織（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邊疆委員會、州委員會、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市委員會、區委員會）。關於一切問題，黨組必須嚴格和堅決遵守黨的領導組織的決議。

論黨內民主和黨的紀律

五十七，在個別黨的組織內或全黨之內自由和切實討論黨的政策的問題，是每個黨員根據黨內民主制所得到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只有在黨內民主制基礎上，可以展開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和鞏固黨的紀律，而這種紀律應是自覺的，而不是機械的。但是關於黨的政策問題的廣大的爭論，特別是全蘇聯範圍內的爭論，應該這樣來組織，就是要使它不能造成極少數人強迫黨內極大

多數服從自己的意志的企圖或是形成破壞黨的統一的派別組織的企圖，造成分裂的企圖，因這個企圖可以動搖無產階級專政的勢力和牢固立場而使工人階級的敵人高興。因此，全蘇聯範圍內廣大的爭論，只能在以下的一種情形下才能認為必要：（一）這種必要，至少為幾個州的或共和國的黨組織所承認；（二）如果中央委員內部對於黨的政策的一些最重要問題沒有充分堅決的大多數；（三）如果中央委員會內雖有站在一定觀點上的堅決的大多數，中央委員會還是認為必要用黨內爭論辦法來審查自己政策底正確性。只有執行這些條件，才能保證黨不被反黨分子濫用黨內民主，只有在這些條件下，可以指望黨內民主有利於實事和不會被人利用來損害黨和工人階級。

五十八，保持黨的統一，與派別鬥爭和分裂黨的那些最小的企圖作無情鬥爭，實行最嚴格的黨的和蘇維埃的紀律，是全體黨員和黨的一切組織的最首要的義務。為實現黨內和一切蘇維埃工作中的嚴格紀律和達到最大的統一而消滅任何黨內派別組織性起見，如有破壞紀律或復活或進行派別組織行動時，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有權採用一切黨的處分辦法，直到開除黨籍為止，而對於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則降為候補委員以及開除黨籍作為最後辦法。對於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和黨的監督委員會的委員，採用這種最後辦法的條件，應是召集中央委員會全

全體會議並請全體中央候補委員和全體黨的監督委員會的委員出席。如果這種黨內最負責領導者的全體會議，有三分之二表決認為必要將某中央委員或黨的監督委員降為候補委員或開除黨籍時，那末，這種辦法應立刻實行。

五十九，黨和蘇維埃的中央機關的決議，應該迅速和確切執行。不執行上級組織的決議和犯其他的罪行由黨的公意認為是罪惡行為時應受處罰；對於黨的組織是給以處分和總的重新登記（解散組織）；對於個別的黨員，則給予某種處分（勸告，警告等等）；公開的指責，暫時撤銷黨的和蘇維埃的負責工作，開除黨籍，並將其罪過通知各行政和司法機關。

六十，對黨的監督委員會的問題不肯據實回答的黨員，應立即開除黨籍，

（「聯共黨章」。第十七次黨的代表大會通過）

第四章

以鬥爭方法克服黨內的爭論是共產黨在奪

取政權以前和以後的發展規律

「每一特殊的歷史轉變，都引起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形式底某些改變，而這些動搖始終在無產階級周圍存在着，始終在某種程度上侵入無產階級底隊伍中。」

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主義，便是這些動搖底兩個「潮流」；前者以慈悲的民主的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詞句與微弱的願望，來掩蓋其對資產階級的卑躬屈節，後者口頭上說得驚天動地、信口雌黃、目空一切，事實上除了支離破碎、曇花一現、愚昧無知以外，全屬子虛。當資本主義底最深的根源未被剷除以前，這兩個「潮流」，是不可避免的。（「列寧全集」十七卷，第五頁）

一、斯大林同志論克服黨內發展底矛盾是共產黨發展底規

律

同志們，在說到本題以前，讓我預先作幾個聲明。

1. 黨內發展的矛盾

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我們黨內鬥爭的問題。這個鬥爭並不是從昨天纔開始，到現在還沒有停止。要是從本黨產生之日，即從一九〇三年布爾什維克集團之形成起，來觀察本黨的歷史，並研究本黨以後發展各個階段以至於今日；那末，我們的黨史就是一部黨內許多矛盾鬥爭的歷史，是一部征服這些矛盾而在征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來逐漸鞏固本黨的歷史：這并不算甚麼過甚其辭。或有人以為俄國人嗜好鬥爭，喜歡爭辯，愛鬧意見，所以他們黨的發展就需要征服黨內各種矛盾。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問題并不在於嗜好鬥爭呵。這是由於存在着原則上的分歧，而這些分歧是在黨的發展過程與無產階級鬥爭過程中所發生出來的。問題正在這裏：只有爲了維護這個或那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爲了確立這個或那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爲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此目標的鬥爭方法而鬥爭，——只有這樣，纔能征服這些矛盾。在當前政策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可是，假使這些問題涉及到原則上的分歧，那末，任何的妥協，任何的「中間」路線，都無濟於事了。在原則性質的

問題上，沒有而且不能有「中間」路線。應該成爲黨的工作基礎的，不是這些原則便是那些原則。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線」，抹煞分歧的「路線」，使黨在思想上蛻化的「路線」，使黨在思想上死亡的「路線」。

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是怎樣生活和發展的呢？在他們黨裏是否有黨內矛盾，原則上的分歧呢？自然，是有的。他們能否揭穿這些矛盾？是否努力在黨員羣衆面前誠實而公開地將這些矛盾征服下去呢？不，自然，不是的。社會民主黨底實際便是將這些矛盾和分歧掩蓋隱藏起來。社會民主黨的實際乃是將自己的代表會和代表大會變成一些慶賀的歡譁大會，假面跳舞之場，設法掩蔽和掩飾內部的分歧。可是，這些嘉餐盛會，只是閉塞頭腦，使黨在思想上陷於貧困，此外便一無所得。這也就是西歐社會民主黨崩潰的原因之一，昔日曾爲革命的政黨，現在已變成改良主義的政黨了。

同志們，我們却不能這樣生活與發展的。「中間」的原則路線底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萎縮而日趨蛻化的政黨底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變成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徒然空轉，而且脫離工人羣衆。這個道路不是我們的道路。

我們的黨史乃是一部征服黨內矛盾而在征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勇往直前的鞏固本黨隊伍的歷史，這一個原理，已為我們黨全部過去歷史所證明。

就拿第一個時期、「火星」報時期、或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期來說，當時在我們黨裏，第一次發生了布爾什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的分歧；結果，我們黨底上層分成了兩部分：布爾什維克（列寧）與孟塞維克（普列漢諾夫，阿雪洛符，馬爾托夫，查蘇里契，頗得勒索夫），列寧當日是單身獨漢。當時，要是你們知道的話，關於那些「不可復得」而離開了列寧的人物，有過何等的呼號與哭泣！可是，鬥爭底實際和黨底歷史證明了，這一個分歧是有其原則的基礎的，這一個分歧是誕生和發展真正革命的與真正布爾什維克主義政黨所必需的階段。當時，鬥爭底實際表明了：第一，問題不在於數量而在於質量；第二，問題不在形式上的統一而在這個統一要有其原則的基礎。歷史告訴了我們，列寧是對的，那些「不可復得的」人物是不對的。歷史表明了，不將列寧與「不可復得的」人物之間的矛盾征服下去，那末我們就不能創造出真正革命的政黨。

又拿其次一個時期、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這個時期來說，當時，布爾什維克與孟塞維克依然是在一個黨裏彼此互相攻擊，是兩個政綱完全不同的營壘，當時布爾什維克已處在本黨正式分裂

的前面，他們爲了堅持我們革命的路線，不得不召集自己的特別的代表大會（第三次大會）。徹底布爾什維克部份當時何以能站得上風，以甚麼東西來取得了大多數黨員的同情呢？這就是因爲這部份布爾什維克不掩蔽原則的分歧，進行堅決的鬥爭以孤立孟塞維克的方法來征服這些分歧。

其次，我還能引證我黨發展底第三個階段、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這一時期，即一九〇七年這個時期，當時有一部份布爾什維克，所謂「召回派」以波克唐諾夫爲首領，離開了布爾什維克主義。這是在本黨生活中一個危急的時期。這個時期，有許多布爾什維克老幹部人材都離開了列寧和列寧的黨。孟塞維克當時高着嗓子，大叫布爾什維克之死亡。可是，布爾什維克主義並沒有死亡；而一年半來鬥爭底實際證明了：列寧和列寧的黨進行堅決鬥爭以征服布爾什維克隊伍中的矛盾，這完全是正確的。這些矛盾之被征服下去，並不由於掩蔽這些矛盾，而是將這些矛盾揭露出來，和他們鬥爭，以謀本黨的福利。

其次，我還能指出本黨歷史底第四個階段，即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這個時期；當時，布爾什維克將被沙皇反動勢力所破壞了的黨恢復了起來，把取消派都趕出黨外去了。這裏和過去的一切時期一樣，布爾什維克之能夠恢復和鞏固本黨，並不是因爲他們掩蔽了和取消派之間的原則分

歧，而正是因爲他們能够揭穿這些分歧而加以征服。

我再可舉出本黨發展底第五個階段，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這一時期；當時，一部份布爾什維克，以布爾什維克黨內幾個有名領袖居其首，發生了動搖而不想進行武裝暴動，認爲這個暴動是一種冒險事業。誰都知道，布爾什維克征服了這一個矛盾，也並不是因爲他們掩蓋這些分歧；而是他們爲了十月革命，曾作過公開的鬥爭。鬥爭的實際表明了，若不征服這些分歧，那末，我們會使十月革命陷於危急的境地。

最後，還可指出我們黨內鬥爭發展過程中以下的各個時期，布列斯特和約時期，一九二二年職工會問題爭論時期及其他各時期；不過這些你們都已經知道，故用不着我來多說了。誰都知道，在所有這些時期，也和^在過去各時期一般，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過程中發展與堅固起來的。

由此，可以得出甚麼結論呢？

結論就是：聯共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

結論就是：以鬥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乃是本黨發展底規律。

有人可以說：這是聯共底規律，而不是其他的無產階級政黨底規律。這是不正確的。這是一切比較大的政黨底發展規律（姑無論蘇聯無產階級政黨也好，西歐各國政黨也好）。若是在小國小政黨裏，還可這樣或那樣地模稜黨中的分歧而隱蔽於一人或數人的威信之下，那末，在大的政黨中以其有各種不同的區域，則經過征服黨內的矛盾以發展黨，乃是黨發展與鞏固的必須因素。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此地，我想來引證恩格斯一段富有威信的話；他與馬克斯一塊指導過西歐的無產階級政黨，不止十年。這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事，當時，德國存在有反對社會主義者的特殊法律，馬克思和恩格斯僑居倫敦，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海外祕密機關報「社會民主派」，實際上是指揮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培恩斯坦當時還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沒有來得及跑到改良主義者方面），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許多日常迫切的政治問題，恩格斯常與他有信札往來。請看恩格斯致培恩斯坦信中說些甚麼（一八八二年）：

「很明顯地，大國一切工人政黨，只有在黨內鬥爭中，與辯證發展律全相適應時，才能發展起來。德國黨之有今日，是在愛森納哈派與拉薩爾派之間的鬥爭中（在這裏，衝突的本身起了主要的作用）發展起來的。祇有當拉薩爾有意發奮起來而作為其工具的那些賤徒敗亡

之後，黨的一致，才有可能；可是從我們這方面，太過於匆忙，不等到他們的敗亡，就和他們統一起來。在法國呢，人們雖然拒絕了巴枯寧的理論，可是，還繼續着巴枯寧的鬥爭方法，同時他們想將運動底階級性質來爲自己的社會目的而犧牲。首先就必須把這些人打倒，然後才有統一的可能。不然，在這些條件之下，想來宣傳統一，簡直是愚不可及。道德上的傳道說教並不能預防幼稚的病症，在目前的條件之下，這些病症是應加以醫治的。」（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文庫」第一卷三二四——三二五頁）

因爲，恩格斯在別處又說（一八八五年）：

「無論任何時候，也不能把矛盾長期掩蔽起來；矛盾須由鬥爭來解決。」（見同書三七頁）

我們黨內矛盾底存在及我們黨是在以鬥爭征服這些矛盾的過程中發展起來，首先就該這樣來解釋。

2. 黨內矛盾底來源

但是，這些矛盾與分歧是從何處來的，其根源何在呢？

我想，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矛盾，是在下列兩種情形中產生出來的。

這些情形是什麼呢？

第一，是在階級鬥爭環境中，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思想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壓力，無產階級中那部份最不堅決的階層（也就是指無產階級政黨中最不堅定的階層），往往向這種壓力投降。絕不能以為無產階級是完全與社會孤立而逍遙於社會以外的東西。無產階級是社會的一部分，有千頭萬緒將他和社會上許多不同的階層聯繫着。而黨又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因此之故，黨也不能自由自在地脫離資產階級社會許多不同的階層底聯繫與影響。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壓力，表現於資產階級的意識、道德、習慣和情緒，往往經過那部分與資產階級社會這樣或那樣聯繫着的無產階級階層，而深入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來。

第二，是工人階級成分之複雜，工人階級內部存在着各種不同的階層。我想，可將無產階級分為三個階層：

第一個階層，就是無產階級底基本羣衆，它的核心、它的固定的部分，這就是「血統的」無產階級羣衆而早與資產階級失了聯繫的。這一個無產階級階層，是馬克思主義之最可靠的支柱。

第二個階層，就是不久從非無產階級中出身、由農民中、小市民隊伍中及智識份子中出身的。這種階層，僅在不久以前才跑入無產階級隊伍，而將自己的習慣、嗜好、動搖都帶到工人階級裏面來。這一個階層是一切無政府主義派、半無政府主義派和「超左派」之最便當的基礎。

最後、第三個階層，就是工人貴族、工人階級之上層份子，是無產階級中生活上最有保障的一部份，他們總是希望和資產階級妥協，其主要心理，便是巴結世界上的強者而「謀出人頭地」。這個階層正是一切公開的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最適宜的基礎。

這末尾兩個工人階級階層，雖他們外表上有些分別，可是他們多少總是代表一個共同的圈子，培養着一般的機會主義：在工人貴族的情緒佔上風時就要產生公開的機會主義；而在工人階級中那些還沒有和小資產階級隊伍完全斷絕關係的半小市民層情緒佔上風時，便要產生一種以「左的」辭調掩蔽起來的機會主義。「超左」情緒常與公開的機會主義的情緒一致，這一個事實並沒有什麼奇怪。列寧屢次說過，「超左的」反對派，乃是右派的、孟塞維克的、公開的機會主義的反對派底另一方面。而這是完全正確的。要是「超左派」所以贊成革命，僅是因爲他等待着革命在明天就能勝利；那末，很明顯地，假使革命發生障礙，而不能在明天就得到勝利，則這一些「

超左派」自然就應該陷於絕望之境，對革命便會灰心失望起來。

自然，在階級鬥爭發展的每一個轉變點，在鬥爭底每一次尖銳化與困難底增加之下，無產階級各個階層底觀點、習好和情緒之差別，必然立刻反映到黨內來，引起一定的分歧；而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底壓力又必然使這些分歧尖銳化，給了這些分歧以出路，而形成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鬥爭。

黨內矛盾與分歧底根源，就是這樣。

是否可以躲避這些矛盾和分歧呢？不，不能。若有人以為可以躲避這些矛盾，這就是自己欺騙自己。恩格斯說得對：沒有人能夠把矛盾長期掩蔽起來，矛盾須由鬥爭來解決。

這並不是說，黨應當變成一個爭辯的俱樂部。反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而且應該是無產階級底戰鬥組織。我祇想說，不能躲避黨內這些分歧，不能對黨內這些分歧熟視無睹，假若這些分歧是帶有原則性的話；我祇想說，祇有以擁護原則路線的鬥爭方法，才能使無產階級政黨免於資產階級底壓力和影響。我祇想說，只有以征服黨內矛盾的方法，才能達到黨底健全「鞏固」。

（斯大林：論反對派。「再論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一九二六年，四三九——四四五頁）

二、在兩條戰線鬥爭中的布爾什維主義

1. 列寧反對托洛斯基主義底無原則的調和主義——贊成以兩條戰線鬥爭方法克服黨內的爭論

在全會中，再沒有別的東西比「兩條戰線鬥爭」的思想使人發生了這樣厲害的——往往是可笑的——憤怒。一提起這件事，就使得前進派和孟塞維克非常難堪。這種憤怒，歷史上是完全可以說明的，因為從一九〇八年八月至一九一〇年一月，布爾什維克事實上進行了兩條戰線鬥爭，就是說和取消派與召回派的鬥爭。這種憤怒之所以可笑，因為懷恨布爾什維的人們，這樣一來只有證明其有罪，證明了一切對取消主義與召回主義的譴責，都繼續牽連到他們。做賊人心虛。

托洛斯基提議，把兩條戰線鬥爭一語，改為「用擴大和加深底方法來克服」，這一提議得到了孟塞維克和前進派底熱烈的贊助。

現在無論楊諾夫也好、「真理報」也好、維也納的決議也好、「社會民主派底呼聲」也好，都因這一「勝利」而歡喜若狂。但是，試問從這一條中除去兩條戰線鬥爭一語，是否除去了決議

中對這一鬥爭必要的承認呢？絕對不是的，因為既然承認了「這些傾向」，承認了它們的「危險性」，承認了有「說明」這種危險性的必要，承認了這些傾向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底表現」，那末，就事情底實質來說，這恰恰是承認了兩條戰線鬥爭，人們在一個地方改變了「不愉快的」（對某一至友）術語，但是保留了基本的思想！結果祇是這一個條文底一部份弄得糊塗混雜一些，用一些空話使它變壞些罷了。

事實上，這恰恰就是空言和無可奈何的遁辭，如果在該段中說及用擴大和加深工作的方法去克服的話。這裏毫無明確的思想。擴大和加深工作，永遠必要，而且絕對必要；關於這一點，決議第三段的全段說得很詳細，在未說到特殊的——不是永遠必需，也不是絕對必需，而是由特定時期底條件所產生的——「思想上的政治任務」以先，就說到了。第四段所說的，祇是這些特殊的任務，而在其整個三條的引言中直接說到，這些思想上的政治任務「已提到日程上了」。

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毫無意思，好像擴大和加深工作的任務，也是提到日程上了！好像可有這樣的歷史「日程」，此時這個任務並不存在，其實它是向來存在的！

試問如何可以用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工作底方法來克服各種傾向呢？在任何擴大之下和在

任何加深之下，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如何去擴大和如何去加深的問題；如果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社會條件所產生的思潮，那末它們能打通工作底任何擴大與任何加深。可以在取消主義底精神上去擴大和加深工作——例如「我們的曙光」和「復興」所做的那樣；也可以在召回主義底精神上去做這件事。另一方面，克服各種傾向（在「克服」二字底本來意義上說），不可避免地要從直接擴大和加深正確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中，抽出一定的力量、時間、毅力。例如楊諾夫在其論文的同一頁上寫着：

「全會已經完結了。全會底參加人已經走了。中央委員會在調整工作中，必須克服無數的困難，其中佔不小地位的，就是所謂」（楊諾夫同志，祇是所謂，而不是真正的，不是原原本本的嗎？）「取消派底行動，而取消派底存在，又爲馬爾托夫同志這樣堅決否認了的」。

請看這種材料——小小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材料——便可明白，托洛斯基和楊諾夫底話，是何等空洞。克服米哈伊爾、尤利及其同伴底取消派的步驟，會從直接擴大和加深真正社會民主黨工作中，奪去了中央底力量和时间。如無米哈伊爾、尤利及其同伴底行動，如無我們繼續認爲自己同志的那些人中的取消主義，那末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會做得順利些，因爲內

部的鬥爭不至抽出黨的力量。這就是說，如將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工作，了解為在真正社會民主黨的精神上直接發展鼓動、宣傳、經濟鬥爭等等，那末對於這一工作，克服社會民主黨人脫離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是一種短處，可說是減少「積極方面的活動」，因此，關於用擴大等等的方法去克服傾向的說話，沒有意思。

這句話事實上表示着模糊的願望，善良的、無罪的願望，務使社會民主黨人中開少做些內部鬥爭！在這句話中，除了這種無罪的願望之外，不反映任何的東西；這是所謂調和派底嘆息：呵，倘若與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少做些鬥爭，豈不是好！

這種「嘆息」底政治意義，等於零，劣於零。如果黨內有人利於「堅決否認」取消派（和召回派）底存在，那末他們就是利用「調和派」底「嘆息」，以掩蓋害處。「社會民主派底呼聲」就是這樣做。因此，決議中這類好意的空話底贊成人，祇有所謂「調和派」。事實上他們是取消派和召回派底幫手，事實上他們不是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而正是鞏固脫離這種工作的傾向，正是鞏固害處，因為他們暫時把害處隱藏起來，使人難以醫治這個害處。

（「列寧全集」十四卷，「政論家底時評」，三〇五——三〇七頁，一九一〇年）

2. 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敵人作鬥爭而發育、鞏固和鍛鍊出來的？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與機會主義作鬥爭；這種機會主義到了一九一四年完全變成了社會排外愛國主義，完全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自然，這種機會主義曾經是布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牠在國際範圍內現在也還是主要的敵人。這個敵人，過去和現在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所最注意的。布爾什維主義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國外也已知道得很清楚。

講到布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另一個敵人，就不同了。國外還很少知道，布爾什維主義是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作長期的鬥爭而發育和鍛鍊出來的。這種革命狂熱類似無政府主義，或有些地方剽竊無政府主義，牠在一切主要點上，都離棄無產階級的堅忍的階級鬥爭所需要的條件與要求。在理論上，馬克思主義者完全認定（並且被一切歐洲革命與革命運動的經驗所完全證實）：小有產者，小業主（這一種社會階層，在歐洲許多國家裏，有極廣大的羣衆），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永受壓迫，並且時常急疾迅速地陷於貧苦和破產，所以容易趨於極端的革命狂熱，但不能表現堅忍、有組織、有紀律和不屈不撓的精神。被資本主義壓迫以致「發狂」的小資產

者，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共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狂熱之動搖不穩，華而不實，最容易轉為馴服、消沈和空想，甚至轉而『瘋狂』似地醉心於某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黨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這還是絲毫不能使牠們免去舊的錯誤：這種錯誤，遇到意外事端，在特殊的——多少特殊的——環境裏，總是要以稍新的形式，以前此未曾見過的形式，又發作起來的。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惡底一種處罰。兩種畸形彼此互為表裏。俄國居民中，小資產階級成份較西歐各國更多，但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七年）及其準備時期，比較起來都只有極小的影響，其原因，一部分當然是由於布爾什維主義底功勞，由於牠始終進行了最無情的、最不調和的、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我說「一部份」，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另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會一度異常繁盛，並完全暴露了牠是不正確的，暴露了牠不能成爲革命階級的領導理論。

布爾什維主義在一九〇三年發生時，即承受了與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同無政府主義眉目傳情的）革命狂熱作無情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始終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具有

的，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當俄國革命無產階級底羣衆政黨奠定基礎時，這種傳統就特別穩固了。布爾什維主義，承受並繼續這種鬥爭，牠在三個要點上與那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最甚的政黨作鬥爭，即與「社會革命黨」作鬥爭。第一個要點，就是，否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政黨，絕不願（確切點說：不能）了解，在每次政治行動以前，必先在客觀上嚴格估計到各階級底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第二個要點，就是這個政黨承認個人恐怖，個人暗殺，牠以爲這是牠特殊的「革命精神」與「左的精神」，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排斥這種手段。自然，我們之所以排斥個人恐怖，只是因爲牠是達不到目的的，至於有些人「原則上」斥責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或一般地斥責那已經取得勝利而被全世界資產階級圍攻的革命黨所實行的恐怖，那麼，這種人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被普列漢諾夫（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所嘲笑和唾棄了。第三個要點，就是，「社會革命黨人」以爲他們的「左的精神」，就在於他們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較輕微的機會主義罪過，而同時在某些問題上却又極力模倣該黨極端的机会主義者，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

這裏附帶說明一句，歷史上的事實，在巨大的、全世界歷史的範圍內，現在已經證實了我們

所始終堅持的一種意見是對的，就是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須知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已經要求開除伯恩斯坦底黨籍，而始終繼承這種傳統的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三年完全揭破了連金之卑鄙和叛變行動（註））最近似革命無產階級取得勝利所需要的政黨。現在一九二〇年，經過戰爭期間與戰後最初幾年的一切可恥的破產與危機以後，可以明顯看出，在西歐一切政黨中間，正是德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產生了最好的領袖，而且重新恢復元氣和健康也比其他各黨早些。無論在斯巴達黨團方面或「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的無產階級左派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點，這個左派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去反對考茨基，希法亭，列迭布爾，克里斯平之流底機會主義和反對他們的毫無氣節的行爲。如果現在我們來總看一看已經完全結束的歷史時期，即從巴黎公社起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爲止這一個時期，那麼，馬克思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一般地講起來，採取了十分明確的態度。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是對的，雖說無政府黨人正確地指斥大多數社會黨中間所盛行的對於國家的見解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乃

（註）請參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三三至三三六頁「德國工人運動中什麼東西不應該仿效。」

是由於曲解或甚至故意隱匿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見解（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註），已經指出，恩斯特格有一封信，異常明顯、嚴厲而直截地揭破了社會民主黨內流行的國家觀之機會主義，可是這封信被伯爾埋藏了三十六年——由一八七五年到一九一一年）；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最迅速地、最廣泛地糾正了這種機會主義的謬見，承認了蘇維埃政權，承認牠優於資產階級的國會民主制。

布爾什維主義與自己黨內的「左」傾作鬥爭，有兩次是特別廣泛的：第一次是在一九〇八年，關於是否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是否參加最受限制的法律限制的公開工人會社的問題；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關於可否容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列寧全集」二十五卷，「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七九——一八二頁，一九一〇年）。

（註）請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三六五至四五五頁。——編輯部註 請看一九三二年蘇聯外國

工人出版社印行的列寧選集第十二卷第九頁至一四六頁。——譯者註

3. 布爾什維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機會主義，對機會主義的調和主義及腐朽的自
由主義的鬥爭

親愛的同志們！

我堅決地反對在「無階級革命雜誌」（一九三〇年第六期）上發表斯路茨基底「布爾什維克論戰前危機時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這篇反黨的、半托洛斯基主義的論文作為爭論的文章。

斯路茨基斷言，列寧（布爾什維克）輕視了德國的以及一般戰前的社會民主黨內中派主義的危險，即是說，輕視了暗藏的機會主義底危險，輕視了對機會主義調和底危險。換言之，照斯路茨基底意見，列寧（布爾什維克）沒有與機會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因為輕視中派主義，實際上就是放棄與機會主義作堅決的鬥爭。這樣就是說，列寧在大戰之前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祇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或者甚至在這次大戰告終時，才成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斯路茨基在他的論文中就是這樣揚言的。而你們不但沒有把這個新出台的「歷史家」當作誹謗家和偽造家來咒罵他，反來同他爭論，給他一個說話的講台。我不能不提出抗議，反對你們雜誌上發表斯路茨基底論文作為爭論的文章；因為列寧底布爾什維主義的問題，列寧是否曾與機會主義著名底形式——

中派主義——作了原則上不調和的鬥爭的問題，列寧是否是真正布爾什維克的問題——這種問題不能變成爭論的東西。

你們在十月二十日致中央的「申明書」內承認編輯部發表斯路茨基底論文作為爭論的文章，是犯了錯誤。這自然很好，雖然該「申明書」發現得很晚。可是你們在自己的申明中又犯了新的錯誤。「申明書」內說：「編輯部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篇幅上繼續考究布爾什維克與戰前第二國際的相互關係的一切問題，這在政治上是很切要而必需的。」這就表示你們想把布爾什維主義這個無可爭辯的定理，從新拿來加以討論。這就表示，你們重新想把列寧底布爾什維主義的問題由定理變成需要「繼續考究」的問題。爲什麼呢？根據什麼呢？大家都知道，列寧主義是在與各種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中產生、長大和鞏固起來的，這裏自然也包括與西歐（考茨基）的中派主義，與俄國（托洛斯基等）的中派主義的鬥爭。這一點甚至布爾什維主義底仇敵也不能否認。這是定理。而你們把我們拉向後退，企圖把定理變爲尙須「繼續考究」的問題。爲什麼呢？根據什麼呢？或者是因爲不知道布爾什維主義底歷史？或者是爲着腐敗的自由主義，要使斯路茨基和托洛斯基其他的信徒不得埋怨人家不給他們以說話的自由？好奇怪的犧牲布爾什維主義底切

身利益的自由主義……。

究竟編輯部認為斯路茨基底論文中有什麼值得爭論的東西？

一，斯路茨基說，列寧（布爾什維克）沒有與戰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沒有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採取斷絕和分裂的路線。你們想舉行爭論來反對斯路茨基這個托洛斯基主義的提綱。但是這裏有什麼爭論的東西呢？斯路茨基簡直誹謗列寧，誹謗布爾什維克，這難道還不明顯嗎？誹謗須要加以咒罵，而不要將它變為爭論底對象。

凡是布爾什維克（倘若他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都知道，列寧遠在大戰之前，大約從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年起，那時俄國剛形成了布爾什維克派，「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左派初次顯露，——這時列寧就已決定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者，並在那裏與「第二國際」，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實行斷絕和分裂的路線。凡是布爾什維克都知道，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布爾什維克在那時候（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就已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隊伍中間獲得了「分裂者」和「破壞者」的頭銜。但是，倘若社會民主黨左派在「第二國際」，首先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裏面，自己還是很薄弱和沒有勢力的派別，組織上尚未形成，思想上

尚未鞏固，甚至還害怕說出「斷絕」、「分裂」的字眼，那末，列甯又能怎樣？布爾什維克又能怎樣？不能夠要求列甯、要求布爾什維克從俄國替左派造成西歐黨內的分裂。我更不必說組織上和思想上的薄弱不僅是社會民主黨左派戰前時期的特點。大家都知道，左派這個缺點就在戰後都還保存着。大家都知道，列甯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即在大戰開始兩年多以後，寫了一篇「論尤尼烏斯」底小冊子（尤尼烏斯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首領盧森堡），這篇著名的論文，對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有了估計；列甯在這裏批評了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許多嚴重的政治錯誤，說到「德國一切左派底弱點，就是他們還被考茨基底虛偽、學究氣和對機會主義者的「友善」所籠罩着」。他說「尤尼烏斯尚未完全脫掉德國的，甚至害怕分裂，害怕說出澈底的革命口號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底「環境」。」

在「第二國際」一切派別中間，俄國布爾什維克依自己組織上的經驗和思想上的堅定是當時唯一能與自己「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者堅決分裂的派別。

所以如果斯路茨基甚至不企圖證明，而只是簡單地設想列甯和俄國布爾什維克，沒有利用自己所有的力量來與機會主義者（普列哈諾夫、馬爾托夫、唐恩）分裂並驅逐中派主義者（托洛斯

基和其他「八月聯盟」底擁護者——那末，關於列甯底布爾什維主義的問題和布爾什維克底布爾什維主義的問題尚有爭論的餘地。可是，問題就在這裏，斯路茨基之流連提都不敢提到這種無理的設想。他們所以不敢，正因為他們知道，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四到一九一二年間與各種各色的機會主義者採取了堅決的分裂政策，這是衆人皆知的事實，這些事實會起來反對這種設想。他們所以不敢，正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第二天就會受衆人的唾罵。

試問一問：俄國布爾什維克遠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一九〇四到一九一二年）如果不同時決定與「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實行斷絕和分裂的路線，他們能否與本國的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的調和派實行分裂？

誰能够懷疑，俄國布爾什維克曾經認爲自己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的政策是西歐左派政策底模範？誰能够懷疑，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曾經竭力推動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與自己的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實行斷絕和分裂呢？要是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尚未成熟，不能效法俄國布爾什維克，那就不是列甯和俄國布爾什維克底過錯了。

二、斯路茨基責備列甯和布爾什維克，說他們沒有堅決地和不屈不撓地幫助「德國社會民主

黨」底左派，說他們祇在嚴格的附帶條件之下幫助了它，說小組織的關係妨礙了他們澈底幫助左派。你們想舉行爭論來反對無根據和完全捏造的責難。可是這裏有什麼可以爭論的東西呢？斯路茨基在這裏玩手腕，妄行責備列甯和布爾什維克，藉此來掩飾德國左派立場上實際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顯麼？布爾什維克正因德國左派在布爾什維主義和孟塞維克主義之間動搖不定，所以如果要幫助他們，便一定要有嚴格的條件，嚴格批評他們的錯誤，否則便是背叛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革命，這難道還不明白嗎？狡猾的手腕須要加以咒罵，而不要將它變成爭論底對象。

是的，布爾什維克祇是在一定的，嚴格的條件之下幫助過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同時批評他們半孟塞維克的錯誤。但這正要歡迎，而不應加以責難。

有沒有人懷疑這一點呢？

我們現在看一看歷史上更顯著的事實。

(一) 一九〇三年，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關於徵收黨員的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布爾什維克關於黨員資格的提案，想在組織上限制非無產階級分子混入黨內。因為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非無產階級分子混進黨內的危險，當時非常嚴重。俄國的孟塞維克則堅持

相反的立場，對非無產階級分子大開入黨之門，因為俄國革命的問題對世界革命運動的重要，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決定參與這個事件。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左派領袖怕吾斯和盧森堡也與了這個問題。怎樣呢？他們兩個人人都反對布爾什維克。大罵布爾什維克爲極端集中主義和布爾斯基的傾向。後來這些卑鄙的和市儈式的語句被孟塞維克所利用而散佈於全世界。

(二)一九〇五年，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關於俄國革命性質問題發生了分歧。布爾什維克堅持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工農聯合的思想。布爾什維克斷言，必要達到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以便在鄉村貧農援助的保證之下，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刻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孟塞維克否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領導權的思想，否認工農聯合的政策，他們主張與自由資產階級採取妥協的政策，宣佈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是與資產階級革命發展相矛盾的，是反動的布爾基主義者的觀點。「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怕吾斯和盧森堡對於這個爭論的態度怎樣呢？他們提出一種烏托邦的和半孟塞維克的不斷革命的公式（不正確地演繹馬克思的革命公式），充滿了孟塞維克否認工農聯合政策的精神，並把這個公式和布爾什維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公式相對立。後來，這個半孟塞維克的不斷革命的公式又爲托洛斯基（馬爾托夫也部份地）所抓

住，而變爲反對列甯主義的武器。

(三) 大戰時期「第二國際」政黨前面一個最緊要的問題，就是民族殖民地問題，被壓迫的民族和殖民地的問題，解放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的問題與帝國主義鬥爭道路的問題，推翻帝國主義之道路的問題。布爾什維克爲着擴大無產階級革命和包圍帝國主義起見，提出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援助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底解放運動的政策，並發揮了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及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革命及解放運動統一戰線的觀點。因此各國機會主義者，各國社會國家主義者和社會帝國主義者，立刻就團結起來反對布爾什維克。將布爾什維克當作瘋狗似的攻擊。當時西歐社會民主黨左派站了什麼立場呢？他們發揮了半孟塞維克的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排斥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自決（直到脫離和組織獨立國家爲止）的原則，他們反對關於殖民地和被壓迫國家解放運動具有嚴重革命意義的提綱，他們反對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有締結統一戰線可能的提綱，並把這個一貫輕視殖民地民族問題的，半孟塞維克的東西拿來與布爾什維克底馬克思主義的主張相對立。大家都知道，這種半孟塞維克的東西後來爲托洛斯基所抓住，並用來作爲反對列甯主義的武器。

這是世人共知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底錯誤。

我更不用講到德國左派其他的在列甯的文章中所批評過的錯誤。

同樣更不用講到他們估計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時期的政策時所犯的錯誤。

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在戰前的歷史中所犯的這些錯誤，難道不正是證明社會民主黨左派雖然左傾，可是還未脫出孟塞維克的思想麼？

自然，德國左派不僅有嚴重的錯誤。他們還有很大的和嚴重的革命事業。比如在對內政策問題上，尤其是在選舉鬥爭問題上，在國會和國會以外的鬥爭問題上，在總罷工，戰爭，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有許多的功績和革命的言論。正因為如此，布爾什維克才認為他們是左派，並且幫助他們，推動他們前進。但是，這並沒有消滅，也不能夠消滅這個事實：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自己同時帶有許多極嚴重的政治上和理論上的錯誤，他們尚未脫出孟塞維克的觀點。因此還需要布爾什維克方面極嚴重的批評。

現在請你們自己評判一下，要想不肯叛工人階級底利益，要想不肯叛革命底利益，要想不肯叛共產主義，列甯和布爾什維克能否不帶嚴格的附帶條件，對他們的錯誤不作嚴格的批評，就來

幫助西歐的左派社會民主黨呢？

斯路茨基拿他應該歡迎（如果他是布維什維克的話）的地方來非難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豈不顯然是澈底揭破自己是半孟塞維克、是暗藏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嗎？

斯路茨基竟推測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對西歐左派的估計是以自己小組織的關係爲出發點，這就是說，俄國布爾什維克爲着自己小組織的利益而犧牲世界革命偉大的事業。難道還需要證明，這種推測比什麼都更卑鄙齷齪。再沒有比這更卑鄙的了，因爲甚至孟塞維克中間那些毫無廉恥的人都開始了解：俄國革命不是俄國人底私事，恰巧相反，它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底事業，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事業。再沒有比這更齷齪的了，因爲甚至「第二國際」底那些專門造謠中傷的人也開始了解：布爾什維克澈底的和革命到底的國際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模範。

是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第一步就提出了俄國革命底根本問題，如關於黨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態度問題；工農聯合問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國會的和國會以外的鬥爭問題；總罷工問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民族自決、關於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關於援助這種運動的

政策等等的問題。他們提出了這些問題作爲檢驗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革命堅定性的試金石。他們是否有這種權利呢？有的。不僅是有這種權利，並且應當這樣做。他們之所以應當這樣做，因爲有這些問題同時就是世界革命的根本問題，布爾什維克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策略也就是服從於世界革命之任務的。

所以應當這樣做的，是因爲祇有這些問題才可以真正檢查「第二國際」各種派別底革命性。試問，這裏俄國布爾什維克底「小組織性」在什麼地方，這與「小組織的」作用又有什麼關係呢？

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就在自己「做什麼」的小冊子上寫道：「歷史在我們的前面提出了一個極迫切的任務，這個任務是各國無產階級一切急迫任務中最革命的，」「實現這個任務，不僅破壞歐洲的而且破壞亞洲的反動勢力最強大的基礎，將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世界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做什麼」這本小冊子出版以來，已經三十年了。誰也不敢否認，這時期的事變完全證明了列寧底話之正確。但是從這裏難道不應當得出結論說俄國革命曾經是（現在仍是）世界革命底樞紐嗎？不應當說，俄國革命底根本問題會是（現在還是）世界革命底根本問題嗎？

祇有根據這樣的根本問題才可以真正檢查西歐社會民主黨左派底革命性，這難道不明顯嗎？

把這些問題看作「小組織」問題的人們，——豈不顯然澈底揭破自己是卑鄙腐化的人嗎？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幾個問題」一九三一年）

4 兩條戰線鬥爭是克服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政黨的影響，而中派主義是「在一個共同政黨內無產階級利益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

可是，如果托洛斯基主義的傾向，是代表「左」傾的，那末是不是說這個「左傾」比列寧主義更左呢？不是的，列寧主義在全世界工人運動中是最左的（這個左字沒有括弧）一派了。我們列寧主義者，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以前的時期，加入到第二國際中去，是社會民主黨中最左的一派。我們未留在第二國際中，我們在第二國際中宣傳分裂，因為我們是最左的一派，不願意與馬克思主義底小資產階級的叛徒及社會和平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共居一黨。這個策略與這個思想，結果做了全世界布爾什維克底基礎。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內是唯一的沒有括弧的左派。因此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中，即無所謂「左」，亦無所謂右。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者與列寧主義者的黨。在本黨內，我們不僅同那些已被我們公開的稱為機會主義者的人鬥爭，并且同那些企圖做比馬克思主義「更左」，比列寧主義「更左」的人，用左面動人的言辭去掩飾

右傾機會主義本質的人鬥爭。誰都懂得，稱那些還沒有從托洛斯基主義傾向解放出來的人爲「左派」，這是諷刺的意思。列寧稱那些「左派共產主義者」爲左派，有時把他放在括弧內，有時不用括弧。但是誰都知道，列寧之稱他們爲左派，即是譏諷的意思，要藉之以說明他們僅僅是在口頭上，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實際上却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右傾。那些托洛斯基派的份子，昨天還與公開的機會主義份子結成了反列寧主義的聯盟，并且與國內反蘇維埃的分子直接勾結，他們怎麼可以稱爲左派（沒有括弧）呢？不久還有一個受資產階級分子贊助的反列寧黨底「左」右派公開的聯盟，難道這不是事實嗎？難道這不是說，如果「左派」與右派沒有一個共同的社會根源，如果他們沒有一個共同機會主義的天性，他們絕不能結合成一個統一聯盟嗎？托洛斯基派場台已經有一年了。右傾的一部份，列如夏杜洛夫斯基同志離開了這個聯盟。因此，右派今後將以右派的資格出台，而「左傾的」就將用左傾的話去掩飾自己的右傾。但是我們怎能保證這個「左傾的」與右傾的彼此不能再碰見呢？（笑聲）很明白的，簡直一點保證也沒有，也不會有。

如果我們擁護在兩條戰線上鬥爭的口號，那末是不是說，我們這就宣佈了我們黨內必須有中派呢？究竟在兩條戰線上鬥爭是什麼意思呢？不是中派的意思嗎？你們都知道，托洛斯基主義者

正是這樣說：有所謂「左派」，這就是「我們」——托洛斯基派，「真正的列寧主義者」；有所謂「右派的」，這是其餘的一切人；末了，有所謂「中派」，即動搖於「左」右之間的。用這樣的觀點，來觀察我們的黨，能不能認為是正確的呢？很明顯，這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糊塗的，早與馬克思主義脫離了關係的人才能這樣說。只有那些看不見與不瞭解大戰時期以前底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利益聯盟底黨與共產黨——革命無產階級獨有的黨中間原則上的分別的人，才會這樣講。中派這個名詞，不是地位的觀念：例如我們說，在一邊坐着的是右派，在另一邊的是「左派」。在中部的——便是中派。中派是政治的觀念。他的思想是隨波逐流的思想，是在一個共同的黨內將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從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思想。這是反列寧主義的思想。中派是大戰以前的第二國際內底天然產物。那裏曾經有右派（佔大多數），有左派（沒有括弧的），亦有中派。中派的一切政策，是用左派의 言辭來粉飾右派的機會主義，並使左派服從右派。那時以布爾什維克爲中堅的左派底政策如何呢？即是堅決的與中派鬥爭，與右派作分裂的鬥爭（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以後），而從真正的左派中與真正的無產階級分子中，組織新的革命的團體。……

……列寧在本黨內，不斷地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反對「左派」，反對明顯的孟塞維克主義的傾向。你們去看一看列寧著的「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這本書吧，看一看本黨的歷史吧，你們將懂得本黨是在與這兩種傾向——右派及「左派」——鬥爭中生長及鞏固起來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及「左派」共產主義者鬥爭，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時，十月革命後，同公開地機會主義傾向鬥爭，這就是本黨在他自己發展中所經過的階段。大家都知道列寧關於這問題的話：我們既要同機會主義鬥爭，又要同「左派」的信條主義者鬥爭。

這是不是說列寧就是一個中央主義者，他採用了中央主義的政策呢？當然不是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左」右傾是什麼呢？所謂右傾，這當然不是戰前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傾向於機會主義，還不就是機會主義。我們知道，列寧當時會解釋過「傾向」的意思。傾向，是一種還未完全形成機會主義的東西，他還是可以糾正的。因此，不能拿右傾及已完成的機會主義來等量齊觀。說到「左」傾，他簡直是一種同戰前第二國際內部極左派——布爾什維克——完全相反的東西。他們不僅不是沒有括弧的左派，按其實質，而且和右傾分子是一個東西；不過還有一個差別，就是，他們不自覺地將自己的真性，用左傾的辭句掩蔽起來。看不到在本黨

內「左」傾分子及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唯一的沒有括弧的左派——間的一切差別，這對於黨簡直是一種罪惡。

（座中人問：——那麼把傾向合法化就對嗎？）

假如和傾向公開的鬥爭是把傾向合法化，那麼，就要承認列寧好久以前就把他們「合法化了」。他們，這些傾向分子，左派右派都在內，是從各式各樣非無產階級的階層中產生出來的。這些分子反映着小資產階級勢力對黨的影響，以及黨的某部份組織的腐化。一部份由別的政黨退出來的人；一部份帶托洛斯基主義傾向的人；過去黨內小組織的殘餘；在國家的，經濟的，合作社的及職工會的機關中正在開始官僚化（及已經官僚化的）的黨員，他們與這些機關內的資產階級份子很明顯的勾結起來；在我們鄉村組織中的富裕黨員（他們是與富農同生并長的）等等，——這就是脫離列寧主義路線的傾向之滋養料。很明顯地，這些成分不能接受什麼真正地左派及列寧主義。他們祇有培養公開地機會主義的傾向，或者是用左傾的辭句來掩飾自己機會主義的「左傾」。

因此在兩條戰線上鬥爭，是本黨唯一的正確的政策。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論國家工業化和論聯共黨內的右傾」三七七——三八一頁，一九二八年）

三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兩條戰線鬥爭

斯大林同志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與托洛斯基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

或許有人想，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和實行黨總的路線的工作，在黨內是平安無事，無須鬥爭和無須有緊張的意志的。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事實上，我們的工作，是在與黨內的各種困難作鬥爭，是在於與一般政策方面和民族問題方面各種離開列寧主義的傾向作鬥爭的。我們的黨，不是在一種沒有空氣的空間生存着和行動着的。他是在極複雜的生活中生存行動的，因此就受着週圍環境的影響。而我們的環境，大家知道是由各種階級和社會集團所形成的。我們已經向資本主義份子作廣大的進攻，我們已經使我們社會主義的工業大步前進，我們已經擴大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建設，但是這些現象，對於剝削者的階級不能一點影響沒有。這些現象，通常引起苟延殘喘的資產階級破產，引起鄉村富農破產，引起城市各小資產階層的行動地盤縮小。凡此

一切，都毫無疑義的不能不使階級鬥爭緊張，不能不使正在過着最後生活的階級加緊反抗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假使認為這些階級的反抗，不能在我們黨的隊伍中得着某種反應，那就是笑話。事實上，這種反抗確實是在我們黨的隊伍中取得了自己的反應。我們黨的隊伍中的各種離開列寧主義路線的傾向，就是剝削階級反抗我們所生出來的反應。

要和階級敵人作勝利的鬥爭，是否可以同時不反對我們黨裏的各種傾向，不打破這些傾向呢？不可以的。因為假使在黨內有階級敵人的反應，假使在後方有不相信我們的事件、並且千百計要阻礙我們前進的人們，那我們便不能和階級敵人作真正的鬥爭。

因此，和離開列寧主義路線的傾向作鬥爭，是黨的目前任務之一。

爲什麼右傾是現在黨內主要的危險呢？因爲右傾反映着富農的危險，而富農的危險在現在這時候，在擴大進攻和肅清資本主義根源的時候，是國內的根本危險。

爲了要打毀右傾，消滅「左傾」，肅清道路，使黨能盡可能的團結在列寧主義路線的周圍，中央委員會應該怎樣辦呢？

(甲) 首先就應該結束黨內的托洛斯基主義殘餘，肅清托洛斯基主義理論的遺毒。我們把

托洛斯基派已經是好久就打得落花流水了，驅逐了，他已經不成爲我們黨的反對派了。現在的托洛斯基派，是反無產階級的和反蘇維埃的反革命派。他們拚命的把我們黨的事情告訴資產階級。但是托洛斯基理論的殘餘，托洛斯基主義的遺毒，却是還沒有完全從黨裏消滅。所以首先就要消滅這種遺毒。

托洛斯基主義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

托洛斯基主義的實際，首先就在於他否認我們蘇維埃國內工人階級和農民用自己底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就是怎麼說法？這就是說，假使在最近的將來，沒有勝利的世界革命幫助，那我們就應該對資產階級投降，爲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讓開道路。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否認我們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理論，不過有世界革命勝利等「革命的」詞句來掩蓋罷了。在這樣一種見解之下，能不能夠動員數百萬工人階級羣衆起來作社會主義競賽，起來用模範隊的方法生產，起來作擴大的進攻，以反對資本主義的份子呢？很明顯地，是不能夠的。假若以爲我們工人階級，幹過了三次革命，還會爲着資本主義打基礎而去作社會主義競賽和用模範隊的方法生產，那是最蠢笨了。我們工人階級的勞動情緒所以這樣高漲，不是爲的資本主義，而是爲的要在蘇聯完全埋

葬資本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假使把我們工人階級對於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信仰力除掉，那就是消滅競賽、勞動情緒的高漲、以及模範隊等等的基礎。

由此的結論，就是：爲要提高工人階級的勞動情緒而發展社會主義競賽，並組織廣大的進攻，便首先就要埋葬托洛斯基派說在我們國內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的那種資產階級的理論。

托洛斯基主義的實際，其次就在於他否認吸引農民中的根本羣衆參加鄉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這是怎麼說法？這就是說，工人階級沒有能力領導農民，去使農民的個人經濟，走上集體化的道路；就是說，假使在最近將來沒有勝利的世界革命來幫助工人階級，農民便要恢復資產階級的制度。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有力量 and 能够領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理論，不過有世界革命勝利等「革命的」詞句來掩蓋罷了，在這種見解之下，不能够動員農民羣衆起來作農業集體化的運動，組織羣衆起來進行集體化的運動，消滅富農階級呢？很明顯的是不能夠的。

由此的結論，就是：爲了要組織羣衆起來進行農民的集體農場運動而消滅富農階級，首先就要埋葬托洛斯基主義說連結農民勞動羣衆走上社會主義不可能的那種資產階級的理論。

托洛斯基主義的實質，最後就在於否認黨內鐵的紀律的必要，在於承認黨內有小組織存在的自由，在於承認組織托洛斯基主義黨的必要。就托洛斯基主義看來，蘇聯共產黨應該不是一個統一的、團結很緊地戰鬥的政黨，而是一種許多小組和小團體，各有自己的中央和自己的出版物等等的混合物，這是怎麼說？這就是宣佈黨內有小團體存在的自由。這就是說，黨內既有政治的小團體存在的自由，那在蘇聯國內就應該有各種政黨存在的自由，換句話說，就是應該有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這是一種資產階級承認黨內有小團體的自由，直至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可有各種政黨存在的理論，不過有「黨內德謨克拉西」，有「改良黨內統治」等等的詞句作掩蓋罷了。那種智識階級各小團體的派別鬥爭自由，這不是黨內德謨克拉西，而黨所進行的廣大自我批評和黨員羣衆的偉大積極化，才是真正的黨內德謨克拉西的表現，——這都是托洛斯基主義所不瞭解的。在這種對於黨的見解之下，能不能夠保證黨內鐵的紀律，保證黨的一般的一致，以便和階級敵人作勝利的鬥爭呢？很明顯的是不能夠的。

由此的結論，就是：爲了保證黨的鐵一般的一致，並保證黨內無產階級的紀律，首先便當埋葬托洛斯基主義在組織上的理論。

總之，托洛斯基主義的實質，就是他的實際內容是投降，他的形式是掩蓋和宣傳投降內容的「左」的詞句和「革命」式的冒險空談。

托洛斯基主義的這種兩重性，是反映着小資產階級破產地位的兩重性；破產的小資產階級，不能忍受無產階級專政的「壓制」，拚命企圖或者「一下」就跳到社會主義，以免得破產（由此就產生政策上的冒險主義和急性病），或者假使這個不可能，那就是對資本主義隨便作什麼讓步都來（由此就產生政策上的投降）。

托洛斯基主義的這種兩重性，就能說明為什麼托洛斯基主義「激烈」攻擊右派，但結果總是同右派聯合，並和沒有假面具的投降派聯合。

黨內過去在集體農場運動方面的「左的」過火，又是什麼東西呢？這是在實際上復活托洛斯基主義的慣例，復活托洛斯基主義對於中農關係的某種企圖，固然這種企圖是不覺悟的企圖。這種「左的」過火，是列寧所謂「太用行政手段」一個錯誤政策的結果。這就是說，我們的少數同志，為集體農場運動的成功所眩目，對於集體農場建設的問題，不拿建設者的眼光去看，而主要的是拿行政者的眼光去看，結果就做出許多大錯誤來。

我們黨裏有種人，以爲不應該打擊「左的」冒失鬼。不當苛待我們工作的同志，不當妨礙他們的熱心，甚至因爲這個熱心，以至發生錯誤，都不要去反對他們。同志們，這是笑話。祇有那些祇願意順水推舟的人們才能這樣說。這種人是永遠不能領會列寧主義路線的，因爲他們不知道當環境需要逆流而行的時候，當黨的利益需要逆流的時候，那時候是需要「逆流而行」的。黨所以能够把許多同志領回到正確的道路，黨所以能糾正錯誤，且達到許多成功，就是因爲他爲了實行黨的總路線，曾經堅決的起來反對當時的潮流。這就是實際上的列寧主義，是領導工作中的列寧主義。

所以我以爲如果我們沒有打破「左的」過火，那我們在集體農場運動中，便不會有如現在所得到的成功。

這就是和托洛斯基主義的殘餘，並及其實際上的遺毒作鬥爭的情形。

以布哈林、賴可夫與湯姆斯基爲首領的右派機會主義的問題，却稍許有些不同。

在說到右派的時候，不能說他們不承認蘇聯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他們是承認這種可能的，這就是他們與托洛斯基派不同的地方。但是右派的不幸，就在於當他們形式上承認一個國家

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時候，他們却不願承認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須的鬥爭途徑和方法。他們却不願承認各方法發展工業，是根據社會主義原則以改造全部國民經濟的中心任務。他們不願承認與資本主義份子作不調和的鬥爭，不願承認向資本主義擴大社會主義的進攻。他們不明白這些途徑和方法是整個系統的辦法，若沒有這些辦法，便不能在我們國家內維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他們以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情，可以是偷偷地、自流地，沒有階級鬥爭，不向資本主義的份子進攻。他們以為資本主義的份子，或者是不令人注目地自己死亡，或者將生長到社會主義。但是歷史上沒有這樣破天荒的事實，所以，右派實際上是走上否認我們國家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的觀點。

在說到右派的時候，也不能說他們否認吸引根本農民羣衆參加鄉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性。他們不否認，而是承認這種可能的，這也是他們與托洛斯基派的不同點。但是他們形式上承認這種可能，同時却否認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必須的一些途徑和方法。他們不願承認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是吸引根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主要方法和「大道」。他們不願承認假使不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便不能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來改造鄉村。他們以為

可以偷偷的、自流的、沒有階級鬥爭的，僅只用一個供給和消費的合作社，就能把鄉村領導着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他們相信富農自己會生長到社會主義。他們以為現在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工業發展的高的速度，也不是在於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而在於「開放」市場上的無政府狀態，並「去掉」對於鄉村個人經濟，直至資本主義份子的「壓迫」。但因富農不能生長到社會主義，而「解放」市場，就是武裝富農和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所以，結果右派事實上是走上否認吸收根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觀點。

所以右派與托洛斯基派的公鷄式的鬥爭，結果常常是右派與托洛斯基派在後台彼此開關聯合的談判。

右派機會主義的根本不幸，就在於他與列寧主義階級鬥爭的瞭解分裂了，而滾上了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觀點。

假若右傾在我們黨內得勝，那無疑的就將完全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而使鄉村的資本主義份子武裝起來，且蘇聯國內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就要增大了。

右派不同意組織另一政黨的觀點，這亦是他們與托洛斯基派不同的地方。右派的首領們，曾

經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且已在黨的面前屈服了。但是假使因此就以爲右派主義已經埋葬了，那是不對的。右派機會主義的力量，不是由這種情形來決定的。右派機會主義的力量，是在於一般資本主義份子方面對於黨的影響的力量，特別是富農方面對於黨的影響的力量。正因爲右傾是反映着垂死的階級各根本份子的反抗，所以右傾是我們黨裏現在的主要危險。

所以黨曾經認爲必須與右傾作堅決的不調和的鬥爭。

毫無疑義的，假使不與右傾作堅決的鬥爭，假使不使右傾底領導份子孤立，那我們就能動員黨與工人階級的力量，動員貧農與中農羣衆的力量，以舉行社會主義的廣大進攻，以組織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以恢復我們的重工業，並消滅富農階級。

這就是黨內「左傾」和右傾的各種問題。

現在的任務，就在於以後還要繼續兩條戰線上不調和的鬥爭，反對代表小資產階級過激主義的「左」派，同時還要反對代表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右派。

現在的任務，是在於以後還要繼續與黨內的調和份子作不調和的鬥爭，因爲這些份子不明白，或假裝着不明白在兩條戰線上堅決鬥爭的必要。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在聯共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五五六—五六二頁，一九三〇年）

……有些布爾什維克這樣想：托洛斯基主義是共產主義底派別，固然是錯誤的派別，犯了不少愚蠢的錯誤，甚至有時犯了反蘇維埃的錯誤，但總還是共產主義底派別。由此對托洛斯基主義者和托洛斯基那樣的思想家就發生相當的自由主義。對托洛斯基主義採取這種觀點，其深刻的錯誤和害處是無須再加以證明的。實際上托洛斯基主義早已不是共產主義底派別了。實際上托洛斯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的先鋒部隊。

誰供給了反革命資產階級以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上的武器，如在我們國家內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提綱，如布爾什維克必然腐化等等的提綱呢？這個武器是托洛斯基主義供給他們的。蘇聯境內一切反蘇維埃的集團都引證托洛斯基主義關於我們國家不能建設社會主義，關於蘇維埃政權必然腐化，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恢復的著名的提綱，作爲自己必然要與蘇維埃政權作鬥爭的根據，這件事實決不是偶然的。

誰供給了蘇聯境內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以策略上的武器，如反蘇維埃政權的公開發動的嘗試？這個武器是企圖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行反蘇維埃示威的托洛斯基主義者供給他們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反蘇維埃的行動振起了資產階級底精神，幫助了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庭危害工作，這是事實。

誰供給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以組織上的武器，如企圖建設秘密的反蘇維埃機關？這個武器是組織反布爾什維克的秘密派別底托洛斯基主義者供給他們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反蘇維埃的秘密工作幫助了蘇聯內部一切反蘇維埃集團組織上的形式，這是事實。

托洛斯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底先鋒部隊。

因此對托洛斯基主義，雖然是被打破了的和暗藏的托洛斯基主義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這是近於罪惡與背叛工人階級的昏聩。

所以某些「歷史家」和「著作家」企圖把暗藏的托洛斯基主義的廢物偷運到我們的文壇上來，這種企圖應受到布爾什維克底堅決的打擊。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幾個問題」，一九三一年）

呵列赫諾維赤同志：

你的信我收到了。因工作過忙，致覆信遲延。

呵列赫諾維赤同志，我絕不能同意你。理由如下。

(一) 以爲『托洛斯基主義從來不是共產主義底派別』，這是不對的。既然托洛斯基派組織上脫離了——雖然是暫時的——孟塞維克主義，收藏了——雖然是暫時的——自己的反布爾什維克的見解，加入了聯共和共產國際，并且服從了後兩者底決定，——那末托洛斯基主義，無疑地會爲共產主義底一部份，一派別。托洛斯基主義曾經是共產主義底一派別，就廣義上說固然如此，就是說，它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底一部份，而保存其派別的特性；就狹義上說也是如此，就是說，它是聯共內部多少有組織的派別，爲着黨內的影響而鬥爭。如果否認托洛斯基派是聯共內的派別這些大家週知的事實，在聯共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底決議中所指明的事實，那是可笑的。聯共不容忍有派別，且不能讓派別合法化嗎？對的，不容忍且不讓派別合法化。但這還不是說，托洛斯基派並未會事實上形成派別。正因爲托洛斯基派事實上有了自己的派別，他們爲了自己派別底合法化作了鬥爭，——正因此——又是因此——他們以後便被趕出黨外了。

你企圖舞文弄墨，務使托洛斯基主義與托洛斯基派區別出來，認爲凡適用於托洛斯基主義的，不能適用於托洛斯基派。換句話說，你想說：托洛斯基主義從來不是共產主義底派別，而托洛斯基和托洛斯基派曾經是共產主義底派別。這是詭辯和自己欺騙自己，呵列赫諾維赤同志！非有托洛斯基主義底代表者——就是說，非有托洛斯基派，則不能有托洛斯基主義，同樣的，非有托洛斯基主義，——就算它是掩旗息鼓的和消聲匿跡的，然而總是托洛斯基主義；——也不能有托洛斯基派，不然他們就不會成爲托洛斯基派了。

當托洛斯基派會成爲共產主義底派別時，他們的特點在那裏？其特點在於，托洛斯基派會「不斷地」動搖於布爾什維主義與孟塞維主義之間，而且這些動搖，在聯共和共產國際底每一轉變關頭，都達到最高點，而爆發了派別的鬥爭來反對黨。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托洛斯基派未曾成爲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雖然他們也加入了黨并且服從了黨的決定；這就是說，也不能稱他們爲真正的孟塞維克，雖然他們也往往動搖於孟塞維克方面。這些動搖也成爲托洛斯基派加入我們黨的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列寧派和托洛斯基派之間內部鬥爭底基礎。至於構成托洛斯基派動搖本身之基礎的，則是如下的事實：托洛斯基派收藏了自己的反布爾什維克的見

解，并如此加入了黨，然而他們總未曾放棄了這些見解，唯其如此，它們，這些見解本身，在黨和共產國際底每一轉變關頭，即以特別的力量表現出來了。

顯然，你不同意托洛斯基主義問題底這種解釋嗎？可是那時候你應當做出兩個不正確的結論之一來。或者你應當做出這樣的結論：托洛斯基和托洛斯基派，一加入黨就乾脆放棄了自己的見解，而變成了真正的布維什維克，——這是不對的，因為在這種假定之下，那充滿於托洛斯基派加入我們黨的整個時期中的托洛斯基派反對黨的不斷的黨內鬥爭，將不可理解和無法解釋。或者你應當做出這樣的結論：托洛斯基主義（托洛斯基派）「一切時候都是孟塞維主義底派別」，——這也是不對的，因為列寧和列寧的黨這樣會犯了原則上的錯誤，而接受了孟塞維克做共產黨員，雖然是一分鐘也罷。

（二）以為托洛斯基主義「一切時候都是孟塞維主義底派別，是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各種走狗之一」，這是不對的；同樣的，你企圖把「黨對托洛斯基主義的態度，即對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走狗底理論與實踐的態度」，跟「黨對一定的歷史期間托洛斯基和托洛斯基派的態度」，區別出來，這一企圖也是不對的。

第一，像我上面已經說過，你犯着一個錯誤，詭辯的錯誤，矯揉造作地把托洛斯基主義跟托洛斯基派區別出來，而且相反，——把托洛斯基派跟托洛斯基主義區別出來。我們黨底歷史說着，這樣的區分，——既然我們黨底某部份人允許這樣做——始終是和完全是有利於托洛斯基主義，而便利後者在攻擊黨時得把尾巴藏在空中。我可對你耳邊說，你替托洛斯基和托洛斯基主義販私者，盡着最大的功勞，而在我們的政治實踐底慣例中，放進一種把托洛斯基主義問題跟托洛斯基派問題區別出來的矯揉造作的方法。

第二，你已犯了這個錯誤，你就不能不犯着另一個從前一錯誤產生出來的錯誤，而假定了「在一定的歷史期間」黨會把托洛斯基和托洛斯基派，看作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可是，這種假定完全不對，且與托洛斯基派和列寧派之間黨內鬥爭史中的事實，根本不相容。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說明托洛斯基派加入黨的整個時期黨和托洛斯基派之間的不斷鬥爭呢？莫非你以為這是鬧意見，而不是原則上的鬥爭嗎？

你看，你對我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的「更正」，是荒謬絕倫的。

事實上托洛斯基主義，在托洛斯基派加入我們黨以前，會是孟塞維主義底派別，在托洛斯基

派加入我們黨以後，它會暫時成爲共產主義底派別，在托洛斯基派從我們黨裏趕出去以後，它又重新成爲孟塞維主義底派別，「狗又吃回了自己嘔吐物」。

因此：

(1) 不能斷言，「在一定的歷史期間」，黨會認爲托洛斯基和托洛斯基派，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因爲這種假定是與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這一時期我們黨史中的事實，根本矛盾的：

(2) 不能認爲托洛斯基主義（托洛斯基派）「一切時候都是孟塞維主義底派別」，因爲這種假定會做出一個結論：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這一時期，我們黨會是布爾什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的聯盟底黨，而不是布爾塞維克清一色的黨，——這完全不對，且與布爾什維主義底基礎不相容的；

(3) 不能把托洛斯基主義問題，跟托洛斯基派問題矯揉造作地區別出來，免得犯滑變爲托洛斯基主義陰謀之無意中的工具的危險。

還有什麼出路呢？出路只有一條：同意「在一定的歷史期間」，托洛斯基主義會形成爲共產主義底一派別，——動搖於布爾什維主義與孟塞維主義之間的一派別。

斯大林

（斯大林：「答阿列赫諾維赤同志」。一九三二年「布爾什維克」雜誌十六期）

2 在現階段上與機會主義作鬥爭的特點

我現在要講到關於黨的問題。

這一次代表大會，是在列寧主義完全勝到底旗幟之下、是在消滅反列寧主義的各種派別殘餘的旗幟之下進行的。

反列寧主義的托洛斯基派已被擊破和擊散。這個派別的組織者現時在國外、在資產階級政黨的後院中鬼混着。

反列寧主義的右派已被擊破和擊散。這個派別的組織者早已放棄了自己的觀點，現在他們正多方努力補償他們在黨面前所犯的過失。

民族傾向的派別已被擊破和擊散。這些派別的組織者，或者已與武裝干涉派的僑民完全相結合，或者已經請罪了。

這些反革命派別底大多數信徒，已經不得不承認黨底路線底正確，已經在黨的面前降服了。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還須證明黨底路線底正確，還須與這些反列寧主義的派別進行鬥爭；

而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還須對這些派別最後的信徒，加以最後的打擊；可是，在遭一次代表大會上，既沒有什麼東西須要加以證明，而且大概也沒有什麼人須要加以打擊。大家都看見：黨底路線已經勝利了。（掌聲雷動）

國家工業化底政策勝利了。這個政策的結果，現在對於一切人都是很明顯的。可以用什麼東西來反對這個事實呢？

消滅富農和通盤集體化底政策勝利了。這個政策的結果，對於一切人也是很明顯的。可以用什麼東西來反對這個事實呢？

在一個單獨的國家中社會主義底勝利是完全可能的，我們國家的經驗已經把這件事情證明

了。可以用什麼東西來反對這個事實呢？

顯然的，所有這些成績，首先是五年計劃底勝利，已經把各種各樣的反列寧主義的派別完全打得垂頭喪氣了和打得粉碎了。

應當承認：黨現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一致了。（長時間的、不斷的大鼓掌）

思想政治上的領導問題

但是，這是不是說：鬥爭已經終結，社會主義底繼續進攻失去時效而成爲廢物了呢？

不是的，不是這樣說的。

這是不是說：在我們黨內一切事情都順暢，在我們黨內任何傾向都不會再發生，因此現在可以高枕無憂呢？

不是的，不是這樣說的。

我們已經擊破黨底仇敵，擊破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者，擊破各種民族主義傾向分子。然而他們思想的殘餘，還活在個別黨員底頭腦中，而且往往流露出來。不能把黨看做是一種與周圍的人們隔絕的東西。黨在圍繞它的環境裏生活着和行動着。無怪不健全的情緒往往由外界侵入黨內。而產生這種情緒的基礎，在我們國內無疑義地是有的，譬如祇舉這一個原因來說罷：在我們國內，無論在城市或鄉村的居民中，總還存在着一些中間的階層，這些階層便是這種情緒底滋養界。

我們黨底第十七次代表會議曾經說：在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基本的政治任務之一，就在於「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這是完全正確的意見。但是能不能夠說，我們

已經克服了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呢？不能的，不能這樣說的。更不能說：我們已經克服了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我們之所以不能這樣說，不僅因為人們底意識在它的發展中落後於人們底經濟地位，而且因為資本主義的包圍依然存在著，這種資本主義的包圍，總是努力復活蘇聯內部經濟中和人們意識的資本主義殘餘，努力擁護這些殘餘；而為要對付這種資本主義的包圍，我們……布爾什維克，應當時時刻刻秣馬厲兵。

很明顯的，這些殘餘，對於已被擊破的反列寧主義的派別底思想在我們的個別黨員頭腦中復活起來這一件事情，不能不是一種良好的基礎。此外，如果你們還注意到我們的大多數黨員沒有很高的理論程度，黨的機關在思想上的工作做得薄弱，我們黨的工作人員担负過重的純粹實際工作，使他們沒有可能來充實自己的理論行裝，如果你們還注意到這些事情，那末你們就會瞭解：在個別黨員底頭腦中對於列寧主義許多問題所發生的糊塗觀念，是由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這種糊塗觀念往往浸入我們的出版品，這種糊塗觀念使那些已被擊破的、反列寧主義的派別思想殘餘易於復活。

或者比方拿民族問題來說。在這裏，在民族問題上，也與在其他問題上一樣，一部分黨員也

有糊塗觀念，這種糊塗觀念形成一種危險。我已經說過資本主義殘餘還有生氣。應當指出，在民族問題方面，比在其他任何問題方面，人們意識中，資本主義殘餘要更有生氣得多。它們更加有生氣，因為它們可以在民族的服裝之下好好掩飾起來。有許多人認為：斯克賴卜尼克犯罪是唯一的，是一個例外的事情，這是不正確的。在烏克蘭，斯克賴卜尼克及其集團底犯罪，並不是一個例外。這一種迷誤，在其他民族共和國裏個別同志方面，也可以看到。

民族主義的傾向——無論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也好或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也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民族主義傾向，乃是一種想使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政策適應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策的思想。民族主義的傾向是「自己的」、「民族的」資產階級想破壞蘇維埃制度並恢復資本主義的這種企圖的反映。由此你們可以看到：這兩種傾向是有共同的根源的。這個根源就是離開列寧主義的國際主義。如果你想打倒這兩種傾向，那末，你們就應當首先打擊這種根源，打擊那些離開國際主義的人，——無論是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也好，或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傾向也好，都是一樣的。（大鼓掌）

有人在那裏爭論，什麼傾向是主要的危險，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還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

呢？在現時條件之下，這是形式上的爭論，因此也就是空洞的爭論。如果想關於主要危險與非主要危險這種事定出一個對於一切時候和一切條件都適應的現成的藥方，那末，這是愚蠢的事情。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藥方。主要的危險便是這樣一種傾向：對於這種傾向會中止進行鬥爭，因此會讓這種傾向滋長起來，滋長到了危害國家的地步。（長時間的鼓掌）

在烏克蘭，還在不久以前，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傾向還不是主要的危險，但是，當人們已中止與它作鬥爭並讓它滋長起來，以至於滋長到與武裝干涉派勾結起來了的時候，這種傾向就成爲主要的危險了。關於那一個危險是民族問題上主要危險的這個問題，決不能由空洞的、形式上的爭論來解決的，而是祇有在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了當時的實際情形、研究了在這一方面所犯的錯誤以後，才能解決的。

關於在一般政治方面右傾和「左」傾的問題，也應當這樣說。在此地，也和其他方面一樣，我們黨內個別黨員中，也有不少의 糊塗觀念。有時候，他們在進行鬥爭去反對右傾時，却忽略了「左」傾並減弱了與它的鬥爭，認爲它並不危險或者少有危險。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和危險的錯誤。這是對「左傾」的讓步，而這種讓步，是黨員所不容許作的。這所以不能容許，尤其因爲

近來「左」傾分子已經跌落到右傾分子底立場，在實質上已與他們毫無分別。

我們向來都說過：「左派」——這就是用左的詞句來掩飾右傾觀點的右派。現在「左派」本身已證實了我們的這些話。請你們讀一讀去年份的托洛斯基派的「雜誌」罷，在那個雜誌裏，這些托洛斯基派的先生們要求什麼，寫些什麼，他們「左派的」政綱是什麼呢？他們要求解散蘇維埃農莊，認為蘇維埃農莊是不生利的；要求解散一大部分集體農莊，認為這些集體農莊是虛張的，要求放棄消滅富農的政策，要求回復到租讓政策，要求出租我們的許多工業企業，認為這些企業是不生利的。

你們看，這就是可鄙的胆怯者和投降者底政綱，——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的政綱！它與極右派底政綱有什麼分別呢？很明顯的，並沒有什麼分別。由此可見，「左派」已經附和了右派底反革命的政綱，以便與他們組織聯盟，進行共同的反黨的鬥爭。

既是這樣，那末，怎樣還能說，「左派」並不危險或者少有危險呢？說這種套話的人們是幫助列寧主義底可惡的仇敵，這還不明顯嗎？

由此你們可以看到，就在這裏，在脫離黨路線的各種傾向這方面——無論是一般政治上的傾

向或是民族問題上的傾向都是一樣的——，在人民意識中，以及在我們黨內個別黨員意識中，資本主義底殘餘還有充分的生氣。

這就是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上的這樣幾個嚴重的和迫切的問題，對於這幾個問題在黨的個別部分中，有不明確的觀點和糊塗觀念，甚至於簡直離開列寧主義的傾向。而且這並不是唯一的幾個問題，還有其他的問題也可以拿來表明個別黨員中糊塗的觀點。

既是這樣，那還可以說，在我們黨內一切事情都順暢嗎？

當然不可以這樣說。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我們的任務就是：

- 一，把黨底理論水平提到應有的高度。
- 二，在黨底一切環節中，加強思想上的工作。
- 三，在黨底隊伍中，始終不倦地宣傳列寧主義。
- 四，用列寧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黨的組織以及圍繞這些組織的非黨的積極分子。
- 五，不是矇蔽，而是勇敢地批評個別同志底那種離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傾向。

六，有系統地去揭破那些敵視列寧主義的派別底思想及思想殘餘。

（斯大林：「對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報告」，一九三四年）

四 共產國際內的兩條戰線鬥爭

1 共產國際各黨底布爾什維克化和兩條戰線鬥爭

一、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關於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的決議

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關於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的決議，是在列寧同志直接參加之下制定的，它是那些至今保有其全部意義的共產國際最重要文件之一。這個決議是在這樣的時候寫成的，那時共產國際還剛剛成立，那時加入共產國際的，還有半工團主義的和半無政府主義的集團，那時，另一方面，共產國際還剛剛規定了廿一條件，并與德國獨立派的及其他半社會民主派的組織，進行加入共產國際的談判。這個決議一般地描寫了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性質和作用。時至今日，當共產國際已經形成了，當它已進行了認真的工作，既反對右派，又反對超左的傾向，當許多國度中已形成了和鞏固了羣衆的共產黨的時候，就有必要來規定共產國際不但對於

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問題的一般意見，而且對於如何達到我們黨能於最短期間成爲最大限度布爾什維克的黨的意見。

不應當忘記，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德國與意國都有加入共產國際的政黨。但是這些政黨都不能擔負起歷史向它們所提出的任務，——雖然有羣衆運動大規模的自發的高漲，——正因爲它們都不是完全布爾什維克的政黨。

二、世界革命底遲滯的速度和布爾什維克化底口號

至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之時，已經開始看出，我們正處在世界革命多少遲滯發展的階層面前。至第五次世界大會時，這又更清楚地弄明了。

在革命發展底緩慢與遲滯的速度之下，布爾什維克化底口號，其意義不是更小，而是更大。

布爾什維克不是在革命浪潮最高漲時候加入黨的人。布爾什維克是善於多年——如果需要的一年——和數十年內建立布爾什維克黨的人，同樣，在革命浪潮低落的年代，在革命緩慢發展的年代，也是這樣。這不是說，在革命洪濤高漲時候加入黨的同志，不應當與先加入黨的其他同志均等起來。

布爾什維克黨，其本身是在革命洪濤達到最高點時產生出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參加工人階級底整個鬥爭，且在這一鬥爭過程中形成起來。共產國際內和共產國際周圍的右派和動搖分子認為，既然沒有革命事變底迅速發展，那末，黨底布爾什維克化口號，也因之不合時宜了。他們不懂得，如果革命發展底速度遲緩着，如果與此有聯系的無產階級一定階層中的動搖增大着，以及有利於反革命社會民主黨的情緒生長着，那末，由此以更大的必要產生着黨底布爾什維克化口號。因為正是在這種實際情況下，共產黨員應以更大的堅定性去工作，務期造成反對動搖的堡壘，保持我們隊伍中無產階級先鋒隊底優秀分子，并擴大他們的數量，保持無產階級革命底旗幟本身，即此能於最困難環境中團結這樣的無產階級的核心，它將在一切和任何條件之下準備與組織無產階級革命。共產黨應當充分靈活，以便必要時善於不張皇失措地、有秩序地過渡到非法的情況，不輕易放棄自己的合法性，善於把合法的工作與非法的工作結合起來，善於利用一切最小的「合法的」手段，以便衝破地下黨底範圍，站在準備革命的公開羣衆運動底前頭，而且始終忠於自己的基本革命任務。

在當前環境下，共產黨必須顧到兩種基本的危險：一方面，有變為「純粹」共產黨員底小宗

派的威脅，這些共產黨員掌握着『好的』原則，但不會接觸這時期底羣衆的工人運動；另一方面，有變爲無形的半社會民主黨的危險，那時黨不會把爭取廣大工人羣衆的鬥爭與對共產主義原則的忠實性聯合起來。能渡過宗派主義與狹隘成性底孤島，能跳出無形漂渺與曖昧朦朧底幻境——這就是幫助黨底布爾什維克化。

三、右的危險和超左的傾向

黨底布爾什維克化口號，是在與右的危險的鬥爭中產生的。

如果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不是這樣堅決實行了反對那對統一戰線與工人政府底策略之機會主義的曲解，那末我們也許會處在共產國際幾個政黨之機會主義的蜕化的危險面前了。第三次世界大會提出的『向着羣衆！』的正確口號，兩年過程中在許多國度裏，被如此錯用，致造成了一種以共產黨員跟反革命社會民主黨『聯合』的政策，去代替共產主義底獨立策略的真實危險。

黨底布爾什維克化，今後首先和多於一切地應當用以反對這些右的曲解，這些曲解能够直接危害共產國際底歷史使命的。

但是非有反對超左傾向的鬥爭，則不能有布爾什維克化，這些傾向往往祇是機會主義的另一

面。正是在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用盡一切氣力為消滅羣衆中的「共產主義危險」的環境之下，超左的傾向客觀上幫助着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的反動底這一襲擊。例如，超左派在共產黨員參加改良主義工會或反動工會的問題上所犯的錯誤，能於多年內直接危害共產黨。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也在既反對機會主義，又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左的」革命主義的鬥爭中形成起來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關於布爾什維克化的提綱。一九二五年）

2 斯大林同志論共產國際在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和主要危險問題之具體地歷史的

解決

我以為甘森同志和魯特費舍是站在不正確的觀點上。他們要求着反對右派和超左派的鬥爭，隨時隨地，在一切條件下，以同一的突擊力量，可說，按公平態度去進行。

這種觀點，即在一切條件下，且在一切環境中對右派和超左派之公平打擊與平衡打擊的觀點，是幼稚的觀點。政治家不能這樣提出問題。與右派和超左派鬥爭的問題，不應從公平態度底觀點去看，而應從政治因素要求底觀點，從黨在每一特定時機的政治需要底觀點去看。為什麼在法國黨內與右派鬥爭是現時當前的突擊任務，而在德國黨內當前的任務，則是與超左派鬥爭呢？

因為法國共產黨和德國共產黨所處的地位不同。因為這兩個黨底政治需要現時各異。

德國在不久以前剛從深刻的革命危機中跳出來，那時黨會以直接襲擊的方法進行了鬥爭。現時德國共產黨正處在積聚力量和準備羣衆去做將來的決戰的時期。在新環境中，爲達到舊的目的，直接襲擊底方法，現在已不適用。現在要求德國共產黨的，是過渡到迂迴運動底方法，這些運動是以奪取德國工人階級大多數爲其目的。很自然地，在這些條件下，德國發生了超左派底集團，它像小學生似地，重複着舊的口號，而不會或不肯適應新的鬥爭條件，這些條件要求新的工作方法。由此就有超左派，他們以其政策妨礙黨去適應新的鬥爭條件，去開關走向德國無產階級廣大羣衆的道路。或者德國共產黨擊潰超左派底抵抗，那時黨會走上奪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大道，或者黨不這樣做，——那時它將把現在的危機變爲慢性的和危害黨的危機。由此，與德國共產黨內的超左派鬥爭，是德國共產黨底當前任務。

法國是另一種情形。那裏還未曾有深刻的革命危機。那裏是在合法範圍內，以其專用、或者幾乎專用合法的鬥爭方法，進行了鬥爭。可是現在法國也有了危機。這是指摩洛哥戰爭與敘利亞戰爭以及法國底財政困難而言。這危機會有何等深刻，現在還難說。可是這總是危機，它要求黨

把合法的與非法的鬥爭條件結合起來，要求黨最大限度的布爾什維克化。很自然地，在這些條件下，法國黨內發生了一個集團，——我是指右派集團而言，——它不會和不肯適應新的鬥爭條件，且按惰力而堅持舊的鬥爭方法，作為唯一正確方法。當然，這一情況不能不妨礙法國共產黨底布爾什維克化。由此，法國共產黨內的右派危險，是當前的危險。由此，與右派危險鬥爭的任務，是法國共產黨底突擊任務。

試舉聯共黨史中的幾個例子吧。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我們黨內也形成了命名為召回派的超左派集團，它不會或不肯適應新的鬥爭條件，且不承認利用合法可能的方法（國會、工人俱樂部、保險儲金等等）。大家知道，列寧會與這一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而自黨得以克服這一集團之後，黨也成功了走上正確的道路。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我們黨內也會有同樣的情形，那時超左派集團會起來反對布列斯特和約。大家知道，這一集團會被以列寧為首的我們黨所擊敗。

所有這些事實說明什麼？這說明與右派和超左派鬥爭問題，不應抽象地提出，而應具體地、以政治環境為轉移地提出來。

法國人以反對其黨內的右派分子的決議送到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裏，而德國人則以反對超左派的決議送來主席團，這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偶然的。誰有什麼毛病，就說什麼毛病。

因此，對右派與超左派公平打擊與同樣打擊的觀點，不能成立。正因此，我提議在關於德國超左派的決議草案中取消下列的句語：德國共產黨內應該在同一程度上加緊反對右派和反對超左派的鬥爭。我提議取消這一句語的原因，是與取消關於法國共產黨內的右派決議中加緊反對超左派的鬥爭一語的原因同。至於隨時隨地都應與右派和超左派作鬥爭——這是絕對正確的。

（斯大林：「論與右派和超左派傾向的鬥爭」。載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真理報」）

3 共產國際底兩條戰線鬥爭，反對作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三時期的主要危險的

右傾機會主義

如果認為資本主義底穩定依然沒有改變，那就是可笑了。如果斷定說這個穩定日益鞏固着，日益成為堅固的，那就更是可笑了。實際上，資本主義底穩定是一月比一月，一天比一天削弱起來和動搖起來。爭取市場和爭取原料的鬥爭底尖銳化，武裝底增長，英美對抗底增長，蘇聯社會主義底發展，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左化，歐洲各國罷工和階級搏鬥時期底已經到來，各殖民

地——印度在內——革命運動底發展，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國底發展——所有這一切事實都是無疑地證明，在資本主義各國裏，新的革命高漲底成份是正在增長着。

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加緊鬥爭來反對社會民主黨，首先就是反對該黨底「左」翼，因為牠是資本主義底社會支柱。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就是加緊反對共產黨內的右傾份子，因為他們是社會民主黨影響底代辦。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就是加緊反對與右傾調和的調和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底避難所。於是就提出了關於肅清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的口號。於是就規定了共產主義在職工會內的所謂新策略。有些同志不懂得這些口號底意思和意義。可是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懂得，不實行這些口號就決不能準備無產階級羣衆去作新的階級戰鬥，決不能戰勝社會民主黨，決不能實行挑選共產主義運動底真正領袖——能引導工人階級去爲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領袖。

我們說，在歐洲，新的革命高漲底條件正在成熟着，這種情況給我們提出一些新的任務：加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的鬥爭，將右傾份子從黨內趕出去，加強與掩護右傾的調和派的鬥爭，加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鬥爭以及其他等等。而布哈林同志却回答我們說，這都

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把布哈林同志「當衆批評一頓」。

我已經說過，布哈林同志看不見和不懂得共產國際底因新革命高漲日益增長的條件而引起的這些新任務，這些任務就是：從共產黨內趕出右派，征服調和派和肅清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這個情形，已完全爲我們在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所證實了。

在這方面的意見分歧是從什麼開始的呢？

我現在要指出聯共代表團所加到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的四個基本的修正。我想指出這些基本的修正，爲的是要更明顯地表示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性質。

第一個問題——這就是關於資本主義穩定底性質的問題。照布哈林同志底提綱看起來，在現今的時候，並沒有發生着任何一個動搖資本主義穩定的新現象，而且相反，資本主義是正在改造着和在基本上多少穩固地支持着。顯然的，對於所謂第三時期，即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作這樣的估計，聯共代表團當時是不能同意的。牠當時不能同意這一點，因爲保存這樣的對於第三時期的估計，就會使那些批評我們的人們有材料來說我們是抱着所謂資本主義「恢復健康」的觀點，即

抱着希法亭底觀點，抱着我們共產黨人所不能抱的觀點。因此聯共代表團便作一個修正，從這個修正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穩定是不穩固的，而且不能是穩固的，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底尖銳化，這個穩定，現在正被和將來還會被事變過程所動搖。同志們，這個問題是對於共產國際各支部有決定的意義的。資本主義的穩定是動搖着還是鞏固着，——共產黨日常政治工作底整個方針都要由這一點來決定的。我們現在是處在革命運動底低落時期，處在單單是收集力量的時期，或者是處在新革命高漲底條件日益增長的時期，處在使工人階級準備去作當前的階級戰鬥的時期，——共產黨底策略方針就是由這一點來決定的。聯共代表團底這個修正案，——這個修正案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了——底好處正是在於，牠所規定的方針，是以這第二個前途做根據的方針，是以新革命高漲底條件日益增長的這個前途做根據的方針。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與社會民主黨作鬥爭的問題。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說到了，與社會民主黨作鬥爭是共產國際各支部底基本任務之一。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這還不够。要使與社會民主黨的鬥爭進行得有成效，就必需要把問題着重在與社會民主黨底所謂「左」翼作鬥爭的上面，這個「左」翼玩弄「左」的辭句而這樣來巧妙地欺騙工人，阻礙工人脫離社會民主黨。顯然的，

不粉碎「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就不能戰勝一般的社會民主黨。可是，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關於「左」派社會民主黨的問題却完全沒有談到。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因此聯共代表團會不得不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作了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調和態度的問題。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說到了有與右傾鬥爭底必要，可是却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到要與那個對右傾調和的調和態度作鬥爭。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問題在於，向右傾宣戰的時候，右傾份子就通常裝扮為調和份子而使黨陷於困難地位。為預防右傾份子底這個手腕起見，就必須提出與調和態度作堅決鬥爭的問題。因此聯共代表團會認為必須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作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四個問題，就是關於紀律問題。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沒有提到各共產黨內有保持鐵的紀律之必要。這也不是一個不大重要的缺點。因為什麼呢？因為在加強與右傾的鬥爭的時期，在實行清除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的口號的時期，右傾份子通常總是組織成爲派別的組織，造成自己的派別組織的紀律，而打破和破壞黨的紀律。爲要使黨不致受到右傾份子底派別組織的襲擊，

就必須提出關於黨內鐵的紀律的問題和關於黨員應該絕對服從這個紀律的問題。不是這樣，便根本莫要想去與右傾作認真的鬥爭。因此聯共代表團就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作了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論聯共黨內的右傾」，三八八——三九三頁，一九二九年）

反法西斯主義的順利鬥爭，要求共產黨在下層統一戰線基礎上去動員羣衆，反對一切形式的資產階級專政，反對其一切反動的辦法，即替公開的法西斯專政清除道路的辦法。這一鬥爭要求迅速而堅決的改正錯誤，這些錯誤基本上歸結到以自由主義態度，把法西斯主義跟資產階級的民主對立起來，把資產階級專政底代議制形式，跟這一專政底公開法西斯形式對立起來，——這是社會民主主義在共產主義隊伍中的影響底反映。

（共產國際執委十一次全會。「共產黨與資本主義危機」，報告記錄，卷一，六二六頁）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指出共產國際各支部獲得許多政治上與組織上認真的成就，而認為滿意。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全會以來，那反映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分子對社會主義進攻的反抗的

聯共內的右派，已被完全粉碎了，那反映進攻着的資本與社會民主黨底壓力於共產主義運動之內的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裏的右派與調和派，也被擊潰了。所有這些，助長着共產國際基於反對仍爲主要危險的右的機會主義以及反對培養右的機會主義的「左的」機會主義的順利鬥爭中之布爾什維克的團結，而造成一些條件，以解決各共產黨底最重要任務——以獨立的領導階級戰鬥和消滅社會民主黨底羣衆基礎的方法，去奪取工人階級大多數，達成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除指出這些成就以外，應當指出共產國際大多數支部底工作中許多大的弱點和缺點，這些弱點與缺點基本上表現在落後於羣衆底激進化，表現在對社會民主黨的揭破不够，這在目前階級鬥爭到了更高階段底條件下，是特別危險的。這些缺點表現在：（1）對許多大的革命運動——失業工人底發動、罷工和農民運動——的尾巴主義；各共產黨在農村中，特別在農業工人中工作底薄弱；（2）在保護工人日常需要的基礎上動員羣衆工作之落後，以及爲這些要求的鬥爭和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之聯系不够（共產國際大多數支部在二月二十五號舉行國際失業鬥爭日的工作上積極性的薄弱）；（3）對正在到來的法西主義的抵抗上之不

可容許的消極，如芬蘭拉普阿斯政變時所表現者然，這已由共產黨中央及黨的代表會議所承認了和加以批評了；（4）對軍隊中的工作上，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武裝干涉蘇聯的危險的鬥爭中之機會主義的消極（特別是，大多數共產黨未能充分利用『工業黨』和孟塞維克底公審，以加強這一鬥爭）；（5）帝國主義各國共產黨方面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解放運動的幫助絕對不夠，以及各支配民族底共產黨對歐洲各國被壓迫民族底革命解放運動之參加薄弱；（6）對改良主義工會內特殊重要的工作之機會主義的或宗派主義的估計不足和忽視；在企業中、特別在有決定作用的生產部門底大工廠中的工作不夠，工廠支部政治生活底薄弱；（7）組織工作之一的薄弱，共產黨政治影響底組織上的鞏固之繼續薄弱，克服黨的組織底流動性方面之不可容許的消極；（8）一般指令之機械的應用，未加以具體化，使適合於某一國和階級鬥爭之某一具體情況。

凡在共產黨在反對黨內右派危險的鬥爭中表現不夠積極的地方，凡在他們把『階級反對階級』的正確策略公式主義化，不顧共產主義運動底水平，不把它具體化而用之於本國的特殊條件中，把社會法西斯主義跟法西斯主義視為完全相等，把社會法西斯上層跟社會民主黨普通工人羣衆視為完全相等的地方，他們便減弱了自己對階級戰鬥的獨立領導，減弱了自己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

爭之進攻性質，即此便容許社會民主黨玩弄似是而非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手腕和欺騙跟隨者走的羣衆。

（共產國際執委第一次全會。「共產黨和資本主義危機」，報告記錄，卷一，六三一——六三二頁）

必需改正我們黨底實踐中一再重複的許多弱點和錯誤，這些弱點和錯誤障礙着我們黨底羣衆工作之開展。這些缺點和錯誤中之主要者如下：我們黨的大多數工作人員脫離改良派的工人和他非共產黨的工人，實際上抵抗改良主義工會中的工作，鼓動、刊物和特別是口號之抽象與千篇一律；不會實際擁護工人底日常利益和利用迫切的事由，特別是使工人憤激的事由，以組織真正廣大羣衆底發動，而視環境如何去採取不同的鬥爭方式，沒有採用無產階級的民主底形式與方法，以建立下層統一戰線，——這是一方面；他方面，在應用統一戰線策略時，對於原則上的爭論之機會主義的抹殺；不會正確地把反對企業主的鬥爭，反對政權與法西斯蒂的鬥爭，跟奪取資產階級走狗社會法西斯影響下的工人的鬥爭結合起來；罷工策略與戰略中的缺點和錯誤；不會開展廣大羣衆底運動，從比較初步的發動，發展到更高級的鬥爭形式，最大的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

以及其他的革命行動。

第十二次全會着重指出克服共產黨實踐中的缺點與錯誤之重要性和刻不容緩的必要性。一方面，必需與右的機會主義的「尾巴主義」堅決分離，這種尾巴主義往往表現於投降的情緒中，對改良派工人羣衆革命化底可能性之不信任；他方面，必需與「左的」機會主義的主觀主義堅決分離，這種主觀主義企圖以展開革命戰鬥的空談，而不以組織和爭取工農日常鬥爭的領導的方法，去真正展開革命的戰鬥，來代替布爾什維克的教育羣衆與動員羣衆底必要的困難工作。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羣衆政策，是在與主要危險的右的機會主義和脫離共產國際路線的左的傾向之不調和的鬥爭中，實現起來。

目前的環境充滿着事變之突然爆發和急轉直下。這責成着每一個共產黨有所準備，以便在革命事變迅速到來時，迅速改變鬥爭形式和方法，如與羣衆的聯系不夠，那末要鬥爭本身底過程中達到建立和鞏固與大多數工人的聯系。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關於庫西寧同志報告的提綱」，報告記錄，卷三，一六六——一六七頁）

在資本主義穩定終結的條件下，經濟鬥爭底開展，加倍要求共產主義先鋒隊應與機會主義作明確的鬥爭，而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愈高漲，則機會主義愈危險。對社會民主黨底意識形態和政策之適應，在無產階級經濟鬥爭的獨立領導方面之對改良派工會官僚的投降，對改良派工會官僚底「左的」手腕（部份地對「示威式的總罷工」口號）之輕信態度，拒絕部份的經濟要求與總的階級口號的聯系，與改良派工會官僚「聯合」的政策，去代替下層統一戰線政策，拒絕擁護工會運動統一的旗幟下革命工會反對派的建立。最後，拒絕革命工會組織中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和抹殺經濟鬥爭中共產黨底面目，——所有這些構成着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發展底階段中的主要危險。

與這種主要危險的右的機會主義順利鬥爭之必要條件，就是與「左的」機會主義傾向作堅決的鬥爭，這些傾向表現於關於改良派工會中有組織的工人「全是反動羣衆」的左的「理論」中，表現於對統一戰線策略之關門主義地左的估計不足，表現於關於改良派工會就是「資本主義底學校」的論斷中，表現於對改良派工會內部的工作之關門主義的態度，而把改良派工會中的全部工作歸結於對機會的破壞，表現於對無產階級民主底方法之官僚主義的忽視。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決議）

第十編 工作作風

第一，俄國的革命的氣慨（反對墨守成規和對傳統的奴隸態度）。

第二，美國的求實精神和工作中的明確性（反對鬆懈廢馳的「大致！差不多」）。

第三，有第一條而無第二條就要流為革命的清淡和猶豫不決，有第二條而無第一條就要流為狹隘的實際主義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

第四，結合第一條和第二條就給予黨的工作和國家工作中列寧主義的作風，給予列寧主義工作者的榜樣。

（斯大林：「斯威特諾夫共產主義大學研究生的計劃」）

一 斯大林同志論黨的工作和國家工作底布爾什維克的作風

這裏說的不是文學作風。我所指的是工作作風，是列寧主義底實際中的這樣一種特別的和特殊的東西，這種東西造成特別式樣的列寧主義者的工作者。列寧主義是一個理論的和實際的學校，這個學校造就着特別式樣的黨的和國家的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這種作風底特點在那裏呢？牠的特點是什麼呢？

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的革命規模；第二，就是美國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作風，就是黨的和國家的工作裏的這兩種特點底聯合。

俄國的革命規模是這樣一種消毒藥，這種消毒劑可以消除一切消極態度，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盲從祖先傳統態度。俄國的革命規模就是這樣一種活力，這種活力喚醒人的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物，開展前途。如果沒有牠，那麼任何前進運動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要把牠與工作中的美國求實精神聯合起來，那末，牠就很有可能實際中腐化爲一種空洞的

「革命的」癡想主義。這種腐化的例子很多。誰不知道，在我們這裏，曾有過「革命的」杜撰主義和「革命的」設計主義底毛病，這種毛病底來源，就是以為法令可以安置一切和改造一切。有一位俄國作家愛倫堡曾在一個標題為「盡善盡美的共產主義人物」的小說中，描寫一個患着這種毛病的「布爾什維克」底風格，這個人立意擬好一個盡善盡美的人物底標準表格……而在這個「工作」裏「淹死了」。在這篇小說中，有些過於誇大的地方，可是，這篇小說很正確地抓住了這個毛病，這却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會像列寧那樣無情地和苛刻地嘲弄過犯着這種毛病的人。他痛斥了這種迷信杜撰主義和發號施令主義的毛病，說牠是「共產主義的誇大狂」。

列寧說：

「共產主義的誇大狂，這就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加入了共產黨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在那裏設想，以為他用共產黨的名義來發號施令，就可以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到五一頁）

列寧通常都是用平常的和日常的事務來對抗那種「革命的」空大砲，這樣也就是着重指明說，「革命的」杜撰主義是和真正的列寧主義底精神和字句都是相反的。

列寧說過：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平常的日常工作……。少發些政治的噪聲，多注意些極平常的，可是實際的……共產主義建設中的事實……。」（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三和三五頁）

反之，美國的求實精神却是這樣一種消毒劑，這種消毒劑可以消除「革命的」癡想主義及幻想的杜撰主義。美國的求實精神是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什麼障礙，這種力量以自己的求實的堅忍精神去掃除所有的各種各樣的障礙，這種力量只要已經開始做某件事情，就一定要把牠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而沒有這種力量，嚴重的建設工作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把美國的求實精神和俄國的革命規模結合起來，那末，牠就會很有可能腐化成爲狹隘的和無原則的實際主義。誰不知道這種狹隘的實踐主義和無原則的實際主義的毛病，往往使某些「布爾什維克」蛻化和離開革命事業呢？這種特殊的毛病，在皮里略克所著的標題爲「荒涼滿目的年份」這篇小說中已經描寫過了，他在這篇小說裏描寫了某些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底風格，說他們充滿着意志和實際行動的堅決性，「幹得」很「起勁」，可是沒有前途，

不知道「究竟爲的什麼」；因此而迷失了革命工作底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厲害地嘲笑過這種實際主義的毛病，他痛斥了這種「近視的實踐主義」底毛病，說牠是「無頭腦的實際主義」。他通常都是用具體的革命事業和我們一切日常工作中的革命前途底必要性來對抗這種毛病，這樣就是着重指明說，無原則的實際主義，也同「革命的」杜撰主義一樣是與真正的列寧主義相反的。

俄國的革命規模與美國的求實精神底結合，這便是黨的和國家的工作中的列寧主義底實質。只有這樣的結合，才能給我們以列寧主義者的工作者底完整的風格，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論列寧主義底基礎」，七四——七五頁。一九二四年）

二 列寧式的工作者就是俄國革命規模與美國求 實精神聯合的榜樣

一 斯大林論列寧

同志們：

今天晚上在這裏舉行列寧同志的追悼會，要我來作一個報告。關於列寧生前的活動，其他同志已經說得很多，我不再重複；我要報告的，只是關於作爲政治家的列寧及其爲人的特性的許多事實。這些事實，雖然是關於內在的，但也並不妨害列寧底全肖像的描寫。我今天的話，不超出於現在預定的範圍。

山 齊

我認識列寧，是在一九〇三年，但那時節我和他沒有直接見面，而只有信札上的往來。但是這第一次的通信，他就給了我不能忘却的印象，這印象，我在黨的活動中始終不能消失。那時候

我被充軍在西伯利亞。九十年代末葉尤其是一九〇一年以後，即「火花報」發刊以後，我知道了列寧的革命活動，就確信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非凡的人物。當時我已經看到他不僅是單純的一個黨的領導者，而且是一個實際的創造者。爲什麼？因爲能够理解我們黨的本質和需要的人，除列寧之外沒有第二個。和列寧共同工作的人，如像蒲列哈諾夫、馬爾托夫、阿克西洛等這些人物好像是圍繞在列寧的週圍似的，在他們中間比較起來，列寧不僅是領導者之一，而且是更高級的領導者——他山鷹似的，不知道有什麼畏懼，他在俄國革命運動的各種環境當中勇敢地領導了黨前進，這個印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坎。因此在那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我一個親愛的朋友，并渴望傾聽他對於列寧的意見。不久以後——一九〇三年的末葉，我在西伯利亞接到那朋友的熱烈的回信，也接到了列寧——朋友會將我的信給列寧看——的簡單然而深刻動人的信。列寧的信雖然不很長，可是對黨的實際工作方面却給了大膽而無畏的批評。而且將我們最近的工作計劃，作了明確而周密的指示。能够將最錯綜的事物，寫得簡單，明瞭，大膽而周密的人，除列寧以外，可以說再沒有其他的人了。每一篇文章。不只是給讀者以解說，而且內容的一切都非常中肯。從這簡單的書信中，我便更加確信列寧是我們黨的山鷹，可惜是我染着和一般老同志一樣的習慣，將這封

信和他的其他許多信一塊兒燒掉了。我和列寧的相識，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謙遜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芬蘭，塔姆普爾的布爾什維克大會上我第一次和列寧直接會面。我期待着瞻望這位偉大的黨的領袖——不僅在政治上是偉大，同時我以為他在體格上也偉大。在我想象中，列寧一定是個令人驚嘆的巨人，但是一見他是個極平凡的人物時，我是怎樣地失望啊！那時我發覺他竟是個不夠中等身材，非常平庸和常人沒有什麼差別的人！

「偉大的人」大半不能按時到會，會場的羣衆在熱烈的等待着，當他入場時，即有「噓！噓！……別作聲！他來了。」這種激昂的聲音跟着開門聲盪入耳膜。這一幕的情景，是很有意思的，因為那會使人們起一種尊敬的念頭。但是看到列寧出席比別人還早，在會場的一角和普通代表在一塊兒，作着極平凡的談話，我又是怎樣的失望啊！當時在我想來，那像是違反了慣例的。以後，我才知道列寧是一個樸素而謙遜的人物。他的這種態度，即無論何時他都不想引起人們的注意，不想誇耀出自己比別人較高的地位，是列寧最強的特點之一，這也就是新的羣衆的新的指導者的特性之表露。

論理力

在這次大會上，列寧的關於一般形勢及農村問題的兩次演講是值得驚嘆的。可惜那時記錄，沒有保存下來。那種燃燒似地熱烈的言詞，給全會場的羣衆以大風暴雨一般的感動。非凡的確信力，推理的簡潔明瞭，率直和坦白的詞句，不用粉飾的美辭麗句，大胆的姿勢和有效的用語——這一切都是使別的演說者眩目的。

然而，當時使我心悅誠服的，不僅是列寧的演說的一面。捉住我心的還在於他的演說中的論理力，雖然有幾分比較沒有系統，然而他，他能够抓緊羣衆心理，漸次透通了電氣，直到最後完全奪掉他們的靈魂，我記得當時有幾個代表會這樣的說：「在列寧演說中的理論，好像昆蟲強有力的觸鬚，他把各方面都箝着，使其無法逃脫。或者是降服，或者是陷在絕對的陷坑裏，這兩條路，你總得走一條吧！」

我以爲列寧演說的這個特性，是使他雄辯才能更有強力的主要原因。

不涕泣

在一九〇六年斯托克賀姆黨的大會上，我第二次見到列寧。誰也知道：當時布爾什維克派還

是佔着少數，勢力不大，當時列寧是站在失敗者的地位，但他却和因為失敗表示悲觀失望的其他領導者完全不同，這個失敗反而使列寧元氣更加旺盛，因此，其他的同志，也受其元氣的鼓舞，轉向於新的鬥爭，準備將來的勝利了。但是，我說的列寧的所謂失敗，實際上他是否失敗呢？斯托克賀姆黨大會的勝利者——蒲列哈諾夫、阿克西洛、馬爾托夫等等，決不是實際的勝利者。爲什麼？因爲在列寧對於他們孟什維克的批評中，已經把他們打擊得體無完膚了。我記得當時有二、三個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因被壓迫而在演說中露出悲觀失望的情緒；那時我還記得列寧咬牙切齒的說過下面的話：「同志們！不要涕泣吧！我們將來一定會勝利的，因爲我們的主張是正確的。」對於知識階級懦怯的憎惡，對於自己力量和勝利的確信——他在那個時候就這樣鼓勵着我們。於是大家都感覺得這個敗績，只是一時的事，布爾什維克終究是會得到勝利的。「失敗的時候，不悲觀涕泣。」這是列寧生活的特色，他因爲有這種特色，才能克服一切困難，而使澈底信賴他的力量的隊伍，集合在他的翼下。

不驕傲

在一九〇七年倫敦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變成了勝利者。通常，勝利是使領導者們陶醉而驕

傲的。他們會敲起勝利的大鼓，高唱着凱旋的歌。但是列寧却和這些人完全不同。勝利只使他變得更加小心謹慎。我記得當時列寧對同志們作了如下的訓示，他說：「我們第一個任務——是要陶醉；第二個任務——是不要以已得的勝利為滿足；第三個任務——是要繼續消滅敵人，因為敵人只是被我們擊退，還沒有被我們擊破。」他嘲笑了那些以為「孟什維克從此便不成問題」的代表們。他毫不費力地證明孟什維克在勞動運動中還保留着根基，必須巧妙地克服他們，但不能過於誇大自己的力量而忽視反對派的力量。

「不因爲勝利而驕傲」是列寧性格中的一個特點，因爲有這個特點，才能够正確估計反對派的力量，防止反對派對於黨的一切襲擊與破壞。

嚴守主義

一個黨的領袖，不能够不遵守自己黨內多數的意見，這一點列寧比其他任何領袖都更理解，但列寧從來沒有變成負數意見的俘虜。尤其是當這多數的意見不合主義上的原則的時候。一時間的利益，與主義上的原則相反的時候，在黨的歷史中往往產生不合主義原則的多數意見。在這種時候，列寧成了最後的人，甚至不怕站在與全體反對的地位。列寧始終相信，主義上的政策，是最

高的政策。關於這個，下面的兩件事實，特別表示出他的特色。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二年間，黨被反革命破壞，將成爲解體狀態，這時候，黨內發生了一種不相信黨的現象，不僅是知識階級，甚至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都相率脫離了黨，想要取消秘密組織，而組織一個公開的合法的黨。不僅孟什維克，連布爾什維克，從工人運動中分離出來的分派或流派也在此陣營中。誰也知道，完全取消秘密的活動，使勞動者組織斯多利賓之流的思想，也就是這個時候出現。列寧在當時是不屈服於這個一般的恐怖，而高舉黨的旗幟，以非常的忍耐，收拾破壞的，被壓迫黨的勢力，並且以空前的頑強性與工人運動內部的取消派鬥爭，以罕見的難能可貴的勇氣而擁護黨的唯一的人。在這個鬥爭中，列寧終於獲得勝利的事實是人所共知的。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間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時代，大部分甚至全體的社會民主黨及社會黨中一般愛國主義的催眠術，成了帝國主義的奴僕，資本家的旗幟，如蒲列哈諾夫，考茨基，傑德等，並沒有想阻止愛國主義運動的波濤，當時唯有列寧開始和狹隘的愛國主義者或和平主義者做決定的鬥爭，暴露考茨基，傑德等似是而非的革命家的優昧的態度。列寧也知道他的背後只有很少數人跟着他，但他知道鞏固國際主義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這樣爲國際主義而鬥爭的結果，列寧終於又獲得了勝利。

「主義上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這個公式即使在革命動搖時節，列寧却仍能把牠保持，使無產階級的精銳份子圍繞在革命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

相信羣衆

充分研究了俄國史及革命史的理論體系的黨的領袖，往往染有一種特殊的毛病，就是對於羣衆表示恐懼，不相信羣衆的創造力。因為這樣，這些領袖們雖然精通革命而擁有推翻舊的一切建設新的一切的革命羣衆，却往往採取了某種官僚主義的態度。他們常常說：「羣衆的自動力恐怕太滿溢，」「羣衆所做的恐怕太過火了吧！」但列寧却和這種領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除列寧之外，還有誰能那樣堅信無產階級的創造性，及其階級本能的革命的效果，同時我又不知道，除列寧以外，還有誰能那樣巧妙嘲笑了那誇張「革命的渾沌」或「解放了的羣衆的祝宴」的批評家。我記得在某次談話中，一個同志說：「革命後必須有整然的秩序。」而列寧却對於這個意見嘲笑地回答道：「立志做一個革命家的人們，假使他忘了歷史中整然的秩序即是革命的秩序，那是最可悲的。」

因此，列寧輕視那些居高臨下來看待羣衆，機械地用他們書本上所學來的知識要來教育羣衆

的人們，他不斷地要求着從羣衆中去學習，仔細的去了解羣衆的行動，最細心的去研究羣衆鬥爭的實際經驗。

對於羣衆創造力的堅信，這是列寧的活動的特點。有了這個特點，他才能够從羣衆的樸素感情的激發成就偉大的思想，來指導無產階級革命的航路。

革命的天才

列寧是爲革命而生的，他是個革命鬥爭的真正天才，一個最偉大的革命導師。特別是在革命的變亂中，決沒有感覺到自由與愉快。但是這並不是說列寧歡迎任何的革命動搖的意思，也不是說他是站在一切的爆發革命的革命條件下的意思，我所要講的，列寧在革命運動時，並沒有那機閑情逸致的意思。他具有聰慧眼光，他像在眼前似的預斷了階級運動及革命的波折。「列寧在革命波濤中的游泳，和像水中的魚一樣。」——我們黨內的這種說話，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列寧的戰術上的口號的「可驚的」明快以及其革命計劃的「可驚的」大胆無畏，也足以證明他的革命的天才。在這裏，我想舉出下面兩件特別足以顯出列寧特質的事實：

第一件事實：——當十月革命爆發的時候，千百萬的工人農民和士兵，都因國內及前線陷於

危機，而熱烈要求着和平和自由。但軍官和資產階級，爲了要繼續「獲得戰爭最後的勝利」卻主張着軍事獨裁。所謂輿論和社會黨，都反對布爾什維克，誹謗他們是德國的偵探。克倫斯基還企圖消滅布爾什維克的公開活動。不，一部分已經被消滅了。那佔優勢的有訓練的德、奧聯軍，還在與我們士氣沮喪的疲憊的軍隊對抗。而西歐的「社會主義者們」，爲要繼續「獲得戰爭最後的勝利」，又正在支持着他們自己的政府。

在這時候，高舉着革命的旗幟，這是表示什麼呢？當這時候實行暴動，恐怕有點像賭博上的孤注一擲吧。但列寧並不怕冒險。因爲他透澈明敏地洞察到革命必然會勝利，俄國革命是表示着帝國主義戰爭的終結。俄國的這次暴動，會鼓舞西歐的被壓迫羣衆，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國內戰爭，產生蘇維埃共和國。而這個蘇維埃共和國會變成世界革命的大本營。

誰都知道列寧的這個革命預測是正確的。

第二件事實：——這是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天，這時，人民委員會爲要煽動反抗杜台林將軍（當時的總司令），停止軍事行動，與德國開休戰會議，煞費苦心，我記得那時列寧和克里連可（後來的總司令）和我三人到總司令部去，用電話和杜台林將軍談話。這時候是在最危險的時

候。杜合林和參謀部都斷然拒絕實行人民委員會的命令。軍官們完全在他們的手中。講到兵士們，在反抗蘇維埃政權的所謂軍隊組織的勢力之下的一千二百萬軍隊，又沒有鮮明的態度，還在彼得格勒誰都知道。當時兇殘的暴動正在醞釀。克倫斯基與投降他的軍隊又共同向彼得格勒進軍。我記得那時候暫時沈默了一下的列寧的臉上，突然現出任何時候都沒有如此光輝的表情。人人都知道他一定已經有堅固的果斷了。「到廣播無線電台去罷！」——列寧說——「電台可以援助我們的罷！發出非常命令，免杜合林的職，命克里連可同志代理總司令。而且不通知參謀部及指揮官們，直接求助於士兵們——逮捕將軍們，停止戰爭的行動，與德、奧的士兵親善，由他們自己來實現和平。」

這是冒險的飛躍。但是列寧並不恐怖此種「飛躍」。因為他深知軍隊都渴望和平，而且會用實力去掃除途中的一切障礙物，而獲得和平。同時他知道這樣來開和平會議，激發德、奧的士兵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喚起各條戰線上對於和平的熱烈的要求。

列寧的這個革命的預測，這最精微的估計的正確，不消說也是我們所已經知道的。

這個天才的洞察力，即能抓住和認識將來事變的伏線的能力，——這是列寧能够確立革命運

動的正確的戰略上的方針的特質。

二 列寧論斯威爾德洛夫

同志們！在全世界工人慶祝巴黎公社英勇起義及其悲痛結局的紀念日，我們來殲滅耶可夫·米哈依洛維赤·斯威爾德洛夫。斯威爾德洛夫同志，在我們革命過程中，在我們革命勝利中，得以表現出無產階級革命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特徵，比任何其他更完全和更有價值，而這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底意義，也恰恰就在這裏，這比之他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尤有更大的意義。

同志們！在表面上從事判斷的人們看來，在我們革命底許多敵人看來，或者在那些至今動搖於革命與革命敵人之間的人們看來，——在所有這些人們看來，最著目者就是革命底那一特徵，即對剝削者和勞動民衆底敵人，實行堅決的懲辦，無情的斷然的懲辦。無疑地，非有這一特徵，——非有革命的暴力，——無產階級不能取勝，但是同樣無可懷疑地，祇在革命發展底一定時機，祇有一定的和特殊的條件底存在，革命的暴力才算是必要和合法的革命手段，而組織無產階

級羣衆、組織勞動者，却曾經是而且仍舊是這一革命之更加深刻的、更加經常的屬性和革命勝利底條件。革命底最優越的條件、革命勝利底最深刻的泉源，也恰恰就在千百萬勞動者底這一組織中。無產階級革命底這一特徵，又在鬥爭過程中提出了這樣的領袖們，他們最傑出地體現了革命中這一空前未有的特徵——組織羣衆。無產階級革命底這一特徵，又提出了像斯威爾德洛夫這樣的人物，他首先和最傑出地就是個組織家。

同志們！我們俄國人，特別在持久的、有時是痛苦的和無限長遠的革命準備底艱苦（對革命而言）時期，我們最受痛苦的，莫如理論、原則、綱領與實際的分歧，我們常受痛苦的，莫如過分醉心於脫離了直接行動的理論。

在百數十年的過程中，俄國革命運動史有着那些忠於革命事業但未能實際運用其革命理想的人們底殉教史。而在這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第一次給了以前的個人、革命鬥爭底英雄們，以真正的園地，真正的基礎，真正的環境，真正的聽衆和真正的無產階級軍隊，使這些領袖們能在其中表現自己。在這一方面，最先出現着恰恰這樣的領袖們，他們作爲實際活動的組織家，而善於取得這樣特別出色的地位，如像斯威爾德洛夫所取得了的和有權享受了的一樣。

如果我們視察着這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底畢生道路，那末我們立即看到，他的優秀的組織家的天才，是在長期鬥爭過程中構成了的，這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是自己鍛鍊了自己偉大革命家底優越屬性中之每一屬性，而他在革命家最困苦的活動條件下，經過了和體驗了各種不同的時代。在其活動底第一時期，還在他幼年時期，他剛剛具有政治覺悟，便立即完全投身於革命。在這一時代，在二十世紀初年，我們看到，斯威爾德洛夫同志，是革命職業家最大的典型，——即完全脫離家庭，脫離資產階級舊社會底一切幸福與習慣的人物之最大的典型，即在多年之內，甚至到在數十年內完全和至忠地委身於革命，由監獄轉到放逐，又由放逐轉到監獄，而以那些多年鍛鍊了革命家的那些屬性來鍛鍊了自己的人物之最大的典型。

但是，這個革命職業，無論何時，無論那一瞬間，都不會脫離羣衆。如果沙皇制度底條件，會預定了他——跟一切當時的革命家一樣，走到主要地是地下的活動，秘密的活動，那末就在這種地下的和秘密的活動中，斯威爾德洛夫同志也會始終與先進工人並肩而進和攜手同行，這些先進工人，恰恰從二十世紀初年起，開始代替了智識分子隊伍中出身的革命家底前一輩。

恰恰這個時候，先進工人成十成百地開始了工作，而且養成了革命鬥爭中的那種鍛鍊，非有

這種鍛鍊及與羣衆的最堅固聯系，則不能有俄國無產階級底順利革命。恰恰秘密工作這條長遠道路，首先是這個人物所具的性質，這個人物經常參加鬥爭，無論何時不脫離羣衆，無論何時不離開俄國，始終與最優秀工人一起活動，而且不願通緝監禁對革命家的生命危險，而善於養成自己不僅成爲工人所愛好的領袖，而對實踐知道最廣和最多，並且成爲先進無產者底組織家。如果有人會想了——我們的敵人或動搖的人們這樣想了最常，——秘密工作之埋沒一切、革命職業家之這一特徵，會使他脫離羣衆，那末恰恰斯威爾德洛夫革命活動底榜樣告訴我們，這種見解是何等深刻的錯誤，反之，恰恰那種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即坐過許多監獄和過了最遠的西伯利亞放逐的人們底生活所顯示了的無限忠誠，恰恰它造就了這些領袖，我們無產階級底精華。如果它與辨別人材、調整組織工作的屬性、才能、結合起來，那末祇有它鍛鍊了偉大的組織家。經過秘密的小組，經過革命的地下的工作、經過秘密的黨（誰也沒有像斯威爾德洛夫這樣完整地體現了和表現了這種秘密的黨），祇有經過這種實踐的學校，祇有用這種方法，斯威爾德洛夫才能走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裏第一個人物底職位，走到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底組織家中第一個組織家底職位。

同志們！凡是跟我一樣與斯威爾德洛夫同志天天一起工作過的一切人們，都特別清楚地知道，祇有這個人物特殊的組織家的天才，保證了我們得有那至今我們所由自豪和有充分權利自豪的東西。他保證了我們有親密的、適宜的和真正組織的工作之完全可能，這種工作會爲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羣衆所賞識，且答復了無產階級革命底需求，——他保證了那種團結的組織工作，非有這種工作，我們不能有任何一個成就，非有這種工作，我們不會克服那些至今我們所經過了的和現在我們不能不經過的無數困難之任何一個，痛苦遭遇之任何一個。

在像革命那樣的沸騰的鬥爭中，在一切革命者所站的那種特殊的職位上，如果甚至小小一部底工作提交審議時，那末偉大的、在鬥爭過程中所取得了的、沒有爭辯餘地的道德上的威信，是有莫大的意義，而這種威信當然不在抽象的道德上吸取其力量，而在革命戰士底道德上，在革命羣衆底隊伍和陣容底道德上，吸取其力量。

如果在一年多的過程中，我們成功了負擔那些會落在忠勇革命家底小集團肩上的分外的負擔，如果領導集團能够這樣堅決、這樣迅速、這樣融洽去解決最困難的諸問題，那末這祇是因爲像斯威爾德洛夫這樣傑出的、天才的組織家，站了這些集團中的出色地位。祇有他成功了把無產

階級運動底領導活動家各個成份之驚人知識，集合於自己一身，祇有他成功了在多年鬥爭中，——這裏我祇能十分簡單地說到這個鬥爭，——養成其實踐家底至妙的敏感，組織家底至妙的天才，絕對不可爭辯的威信，由於這種威信，使那些祇有集合多人的力量才能勝任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最大各部門的工作，完全由斯威爾德洛夫一人獨任了。祇有他成功了取得這樣的地位：無數最大的和最重要的組織上的實際諸問題，祇要他出一言就能夠使問題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而沒有爭辯餘地，無須任何的商議，無須任何形式上的表決，而且所有的人都會完全相信，問題的解決是基於這樣實際的知識和這樣組織家的敏感，不僅成千成百的先進工人，而且羣衆也認爲這種解決是最後的解決。

歷史早已證明了，偉大的革命，在其鬥爭過程中，提出偉大的人物和展開那些以前視爲不可能的天才。看來誰也不會相信，從秘密小組和地下工作底學校中，從小的被追逐的政黨和杜魯罕監獄底學校中，能出這樣的組織家，他取得了絕對不可爭辯的威信，能出俄國整個蘇維埃政權底組織家，能出黨底工作之知識獨富的組織家，這個黨建立了這些蘇維埃和事實上實現了蘇維埃政權，這種政權現在正完成其艱難的、痛苦的、流血的，但是勝利的行進，向着一切人民、向着世

界各國的行進。

這樣的人物，即養成了這種傑出的組織家的天才的人物，我們永遠不能代替他，如以代替二字了解爲可能找到一個人，一個同志，具有這些才智的話。凡是熟知斯威爾德洛夫底經常工作的人們，誰也不會懷疑，在這一意義上，斯威爾德洛夫是不能代替的。在組織方面，挑選人們方面，指派人們擔任各種門類中的負責職位方面，他一人所做了的工作，現在我能勝任者，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斯威爾德洛夫一人獨任了的各大部門之每一部門，都需提出整批的人來，他們步着他的足跡前進，庶可接近於他一人所做了的事情。

可是無產階級革命，正由其泉源之淵深而有力。我們知道，這一革命提出其他人們底隊伍，去代替那些慷慨捐軀，犧牲奮鬥的人們，前者在其途程之開始時，也許是經驗少些，知識少些和準備少些，但是他們與羣衆有廣泛的聯系，且能够提出成批成批的人，以代替已經犧牲的最偉大的天才，而繼續其事業，向着其道路前進，貫徹其已開始的事情。在這意義上，我們深信，俄國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會提出一批又一批的人們，會從無產者中，從勞動農民中，提出許多階層，他們有的給予實際的生活知識，有的給予如不是一人的，那便是集體的組織家的天才，非

有這種天才，則無產者底千百萬軍隊不能走到自己的勝利。

斯威爾德洛夫的紀念，將成爲不僅是革命家忠於自己事業的永久的象徵，將成爲不僅是實際直率 and 實際老練之結合底榜樣，與羣衆多方聯系和善於領導羣衆底榜樣，——而且將成爲無產階級底日益廣泛的羣衆，以此等例子爲指南，實行前進并向着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底完全勝利前進的保證。

（列寧：全集二十四卷，「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會議上紀念斯威爾德洛夫的演說」，七九——八三頁）

三 斯大林論斯威爾德洛夫

可有人們，可有無產階級底領袖們，他們在報章上不被高談着，也許因爲他們本身不要高談自己，可是他們總是革命運動底生存血液和真正領導者，斯威爾德洛夫就是此等領袖之一。

組織家之頭腦骨格、組織家之性格、熟練、革命訓練、敏銳感覺、組織家之全部沸騰的活動，——這便是斯威爾德洛夫底姿態。

在無產階級握着政權的我們條件下，做個領袖組織家，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說，選拔官佐、設立辦公室并經過它發號施令。在我們條件下做個領袖組織家，這就是說，第一，熟悉工作人員，善於識別他們的長處和缺點，善於親近工作人員；第二，善於這樣配置工作人員：

（一）使每個工作人員感覺到自己的得所；

（二）使每個工作人員能將其個人品質中一般能夠給予的最高限度，貢獻於革命；

（三）使工作人員的這種配置，其結果不發生不調整，而是協調、統一、整個工作之一般高揚；

（四）使這樣組織起來的工作底總方針，成爲配置工作人員於各種職位上所由實施的那一政治思想之體現和實現。

斯威爾德洛夫正是我們黨和我們國家底這種領袖組織家。

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時期，會爲黨和國家的轉變時期。這一時期的黨，第一次成了支配的力量。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產生了新的政權，蘇維埃政權，工農政權。把至今秘密的黨置之於新的軌路上，創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底組織基礎，找出黨與蘇維埃之間的相互關係底組織形式，而

保證黨有着領導，保證蘇維埃有其正常的發展，——這便是當時擺在黨面前的最複雜的組織任務。黨內沒有人敢以否認，斯威爾德洛夫曾經是第一流人物之一，如不是第一流人物的話，他完滿妥善地解決了這個建設新俄羅斯的組織任務。

資產階級思想家和走狗們，喜歡重複一些謊言，說布爾什維克不會建設，說他們似乎祇能破壞。斯威爾德洛夫，他的全部工作，便是這些廢話之活生生的反駁。斯威爾德洛夫及其在我們黨內的工作，並不是偶然的。產生了如斯威爾德洛夫一樣的這種偉大的建設家的政黨，可以大膽地說，它既善於破壞舊的，亦善於建設新的。

我遠未打算把我們黨底一切組織家和建設家，完全介紹出來，可是我應當說，從我所認識的一切非凡的組織家中，我知道——在列寧之後——祇有兩個人，是我們黨可以而且應當引為自豪的：一個是杜布羅溫斯基，他曾死於杜魯罕的放逐中，另一個是斯威爾德洛夫，他在黨與國家底建設工作中盡瘁而死。

斯大林

（斯大林：「論斯威爾德洛夫」，「無產階級革命」雜誌十一期（三十四期），一九二四年）

四 列寧論巴布詩金

我們正處於深惡痛絕的條件下，當此之時可有這樣的事情：偉大的黨的工作人員，黨底幹、將其全部生命不惜付諸工人事業的同志，居然失蹤。而最親近的人們，如妻子母親，最親近的同志們，多年不知他的下落：他是否在某處被罰作苦役，他是否死於某一獄中，或在與敵人作殊死戰中英勇犧牲了。巴布詩金的遭遇曾經如此，他曾被萊寧卡普孚所槍殺。祇在不久以前，我們才知道了他的死耗。

巴布詩金底名字，不僅為一個社會民主黨人所熟悉和敬重。所有知道他的人們，都喜歡他和尊敬他，由於他的努力、不說空話、富於深刻堅定的革命精神和對事業的熱烈忠誠。他是彼得堡的工人，一八九五年，跟其他一批覺悟同志，在尼瓦河關附近，在魯美尼可夫工廠、阿力山特羅夫工廠、玻璃工廠的工人中，努力進行工作，成立小組、創設圖書室，而他自己時時都在熱烈學習。

他的一切思慮，都用於務使工作擴大之上。他積極參加一八九四年秋天在聖彼得堡發表的第

一次鼓動傳單——告雪美科工廠工人的傳單之起草，而且親自散發這個傳單。當聖彼得堡成立著「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時，巴布詩金成爲該會最積極會員之一，且在該會中工作，直至他的被捕爲止。在國外創辦政治報紙，以作爲社會民主黨底統一與鞏固的事業之思想，會由他的在彼得堡工作的舊同志們——「火星報」底創造人，跟他一塊討論了，而獲了他的最熱烈的支持。在巴布詩金未被捕以前，「火星報」不缺乏純粹工人的通訊。試看「火星報」前二十期，所有寄自壽埃、伊凡諾窩沃士涅仙斯克、鄂列霍窩蘇耶沃及俄羅斯其他中心地方的這些通訊，幾乎全是經過巴布詩金手裏得來的，他曾努力建立「火星報」與工人之間最密切的聯繫。巴布詩金會爲「火星報」最熱心的通訊員和該報底熱烈擁護人。巴布詩金從中央區轉到南方，轉到葉卡德林諾斯拉夫，他就在那裏被捕，被關在阿力山特羅夫斯克之獄中。他鏟了窗柵，跟另一個同志，從阿力山特羅斯克逃出來。他不懂任何一種外國語，跑到倫敦去，那時「火星報」編輯部曾設在倫敦。在那裏有過許多商談，共同討論了許多問題。可是巴布詩金未能參加黨底第二次代表大會……監獄與放逐逼得他長期離隊了。高漲起來的革命浪潮，提出了新的工作人員，新的黨的活動家，這時巴布詩金會在遼遠的北方，在維爾霍連斯克，而離開了黨的生活。他未曾空費了這些時

間，他學習了、準備了鬥爭，跟工人們，放逐中的同志們上課了，努力使他們成爲覺悟的社會民主派和布爾什維克。一九〇五年，適逢大赦，巴布詩金回到俄羅斯來了。可是，這時候西伯利亞鬥爭劇烈了，那裏需要像巴布詩金那樣的人物。他參加了伊爾庫次克委員會，且埋頭努力工作。

會需要在會議中發言，進行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和組織暴動。當着巴布詩金及其他五個同志（他們的名字我們未曾得到報告）在單獨車箱上運送大批武器到赤塔的時候，火車會被萊寧卡普字底討伐軍所截獲，而他們全體六人，不經任何法庭，立即就被槍殺，隨即掩埋於公塚旁邊。他們之死是很英勇的。目擊慘案的士兵們和這個火車上的鐵路工人們，傳述了他們的死耗。巴布詩金會犧牲於沙皇衛兵之兇暴屠殺，但是當其慷慨就義之際，他知道他以其全部生命所貢獻的事業，是不會滅亡的，將有其他數十人、成千成萬人、千百萬人，會貫徹這一事業，其他的工人同志將爲這一事業而犧牲，他們將奮鬥到底，直至他們得到勝利爲止……

有人會虛構了和正在散佈着一種無稽之談，說俄國社會民主黨，是「知識分子的」政黨，說工人是與這個政黨脫離的，說俄國的工人是沒有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派，說特別在革命以

前，曾經如此，且在革命時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如此。自由派由於仇視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年所領導了的那種羣衆革命鬥爭，正在散佈這種假話，也有人由於誤會或不經心，而從社會黨人中接受着這個假理論。巴布詩金底生平、這個火星派工人底十年來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可爲自由派的假話之顯著的反駁。先進工人們，在革命前十年之內，就開始了創造工人的社會民主黨，而巴布詩金就是這些先進工人之一。非有這些先進分子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進行不倦的、英勇頑強的工作，那末俄國社會民主黨不但不能存在十年，而且不能存在十月。祇由於這些先進分子底活動，祇由於他們的支持，俄國社會民主黨，至一九〇五年，生長成爲這樣的政黨；它在十月和十二月的偉大的時日與無產階級不可分離地結合起來了，它不僅在第二屆國會中，而且在第三屆黑色百人團的國會中，通過工人議員，保存了這種聯系。

自由派（立憲民主派）想把逝世不久的第一屆國會議長——謨朗切夫，變爲人民的英雄。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不應當放過機會表示對沙皇政府的鄙視與仇視，這個政府追逐了甚至這樣溫和的和不傷害感情的官僚們，如謨朗切夫一樣。謨朗切夫祇是一個自由派的官僚。他甚至不是個民主派。他害怕了羣衆底革命鬥爭。他對俄國的自由，不期於這種鬥爭，而期於沙皇專制政府底

好意，期於與俄國人民底這個最有害的和無情的敵人的妥協。把這些人們看作是俄國革命底人民英雄，那是笑話。

可是這樣的人民英雄，是有的，這就是如巴布詩金一類的人們。這就是那些不是一年，也不是兩年，而是在革命前整整十年，就完全獻身於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人們。這就是那些不把自己浪費於無益的個人恐怖的行爲，而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頑強地、不屈不撓地活動，幫助發展他們的覺悟，他們的組織，他們的革命的自動性的人們。這就是那些當着危機到來了，當着革命蔓延了，當着千千萬萬的人走到運動中來了的時候，起來領導羣衆的武裝鬥爭，以反對沙皇專制政府的人們。凡是從沙皇專制政府手中奪過來的東西，都是完全由如巴布詩金這樣的人們所領導的羣衆鬥爭所奪得來的。

非有這些人，則俄國人民雖歷千秋萬世，仍爲奴隸人民、農奴人民。得着此等人，俄國人民將脫離一切剝削，而取得自己的完全解放。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底第五週年，已經到了。我們將慶祝這個週年，而紀念那些在與敵人鬥爭中犧牲了的先進工人。我們籲請工人同志們，把當時鬥爭的回憶、關於巴布詩金的補充消

息，以及關於一九〇五年暴動中犧牲的其他社會民主黨工人的補充消息，收集起來并送給我們。我們打算出版這些工人傳記的小冊子。這樣的小冊子，將是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之薄信者和短見者的最好的回答。這樣的小冊子，將是青年工人的最好讀物，他們將在這小冊子上學得一切覺悟工人應如何生活和活動。

（列寧：全集十四卷，「依凡·瓦西爾維赤·巴布詩金」，三九六——三九九頁，一九一〇年）

五 斯大林論特雪爾仁斯基

福龍雪之後——又是特雪爾仁斯基。

舊的列寧先鋒隊，又失了一個最優秀的領導者和戰士。黨又遭受了一次無可補償的損失。

當着現在，在揭開了的靈柩之前，回憶特雪爾仁斯基全部歷程——監獄、苦役、放逐、與反革命鬥爭的非常委員會、年青的社會主義工業建設底全程時，——欲以一言形容這種沸騰的生活：炎熱，在與困難鬥爭中之炎熱和英勇的果敢。

十月革命會把他放在艱難困苦的職位上——放在與反革命鬥爭的非常委員會領導者的職位上。資產階級會視為最深惡痛絕的名字，莫過於特雪爾仁斯基底名字，特雪爾仁斯基曾以劍鏃手腕，還擊了無產階級革命敵人底打擊。資產階級底膽戰心寒——這便是特雪爾仁斯基之為人。

「和平時代」——特雪爾仁斯基炎熱着，而調整已經紛亂不堪的運輸，然後以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主席資格，在我們工業建設中炎熱着。不知休息、不辭任何粗賤工作，將其全部力量、全部毅力，貢獻於黨所付託他的事業，——他就在爲有利於無產階級的狂風暴雨般的工作中，淹然長逝了。

永別吧，十月革命底英雄！永別吧，黨底忠實男兒！

永別吧，我們黨統一強大底建設者！

（斯大林：「特雪爾仁斯基」，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真理報」一六六期）

三、爲訓練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而鬥爭——反對革命的 空談、猶豫不決、狹隘的實際主義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

一 反對古老的墨守陳法的舊遺業

……一般地說，我們已經傳染了西歐的國家習氣（雖對它表現了全部的革命態度），傳染了許多最有害和最可笑的偏見，而部份地說，我們的可愛的官僚們，故意以此傳染了我們，他們立心投機事業，常常能在類似的偏見底混水中去摸魚；而且他們在這混水中摸魚，摸到這樣的程度，我們中祇有十足的瞎子才看不見這種摸捉用得何等廣泛。

在整個社會、經濟和政治關係方面，我們革命得「驚人」。可是，在服從方面、在遵守辦事底形式與手續方面，我們的「革命性」，往往代之以最古老的墨守陳法。這裏不止一次可以看到最有趣的現象，在社會生活中最偉大的向前躍進，如何與對最小變更的分外膽小聯結一起。

這也是很明白的，因為最勇敢的前進步驟，會建築於早已成爲理論園地的那一方面，建築於主要地和甚至幾乎唯一地理論上培養起來的那一方面。俄國人在家中把可惡的官僚活動底靈魂，驅之於異常勇敢的理論建築物之外，因此這些異常勇敢的理論建築物，在我們這裏，具有非常片面的性質。在我們這裏，一般建築物上的理論勇敢，與對任何一個最小的辦公室的改良表示驚人的膽小，同時並存。任何一個最偉大的全世界的土地革命，是以其他國家聞所未聞的勇敢性規定起來了，而同時又不够幻想，去做任何一個第十等的辦公室的改良；不够幻想或不够忍耐，去把那適用於一般問題，而能收到「美滿」效果的那些總則，應用於這一改良上。

因此，我們現在的生活，把奮不顧身的勇敢特徵與對最小的改變表示膽怯，在極大的程度，結合一起。

我認爲在任何一個真正偉大的革命中，這非如此不可，因為真正偉大的革命，是從舊事物之間的矛盾中產生出來的，是從改造舊事物的用意和對新事物（它應當新到這種地步，使無絲毫舊事物存乎其間）最抽象的企圖之間的矛盾中產生出來的。

這個革命愈是偉大，則這些矛盾底許多方面將會保持的時間，越會更加延長。

（列寧：全集二十七卷，「寧少勿濫」，四一三——四一四頁，一九二三年）

二 俄國的革命的氣概，一離開客觀真實性底估計，就是革命的詞句，空洞的宣言

當我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說過，關於革命戰爭的革命詞句，可以危害我們的革命時，人們曾責備我爭辯激烈。但是，可有這樣的時機，當着黨與革命均有發生不可挽救的害處的威脅時，便義無反顧直捷了當提出問題和就事論事，直言不諱。

當着革命的政黨直接或間接實現着無產階級份子與小資產階級分子底聯系、聯合、交錯時，當着革命事變底行程表現出偉大急速的破壞時——在這些場合下，革命的詞句，往往成爲革命政黨底病態。革命的詞句，及革命口號底重複，而不估計客觀的情況，無視事變之現時的破裂，無視現有事物的現狀。口號是漂亮的、誘人的、醉心的，——却没有其立足的餘地，——這便是革命詞句底實質。

（列寧：全集二十二卷，「論革命的詞句」，二六一頁，一九一八年）

但是，也許「左派」關於戰爭的詞句，簡直是幼稚的憤怒，且面向着已往，因此沒有絲毫政治意義嗎？有些人正在這樣擁護着我們的「左派」。然而，這是不對的。如果打算到政治的領導，那末須善於熟慮政治任務，缺少這一點，會使「左派」變爲最不倫不類的動搖鼓吹者。這種動搖，客觀上祇有一種意義：「左派」以其動搖幫助着帝國主義者挑起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進行對它顯然不利的戰鬥，幫助着帝國主義者拖着我們向西。請聽吧：

……「俄國的工人革命，一離開世界革命的道路，不斷地避免戰鬥，且在國際資本底襲擊之前退却，對「祖國資本」實行「讓步」，這樣是不能「保存自己」的。

「從這一觀點看來，必需：堅決的階級的國際政策，把言論上和行動上的國際的革命宣傳聯合起來，並且鞏固與國際社會主義（而不是與國際資產階級）的有機聯系……」。

關於此地所提到的對內政策方面的攻擊，將另行說明。現在，請看對外政策方面的這種放蕩的詞句——同時事實上是膽小的。凡是不願做帝國主義挑釁工具和現在時候續到西方去的一切人，應當採取何種策略呢？對於這一問題，一切政治家應當給予清楚的，直接的回答。我們黨底回答，是大家明白的：在現在時候，實行退却，避免戰鬥。我們的「左派」不敢說出相反的話，

而向空中放槍：「堅決的階級的國際政策」！！

這是欺騙羣衆。你們願意現在作戰，就把這話直爽地說出來。你們不願意現在退却，就這樣直爽地說出來。不然，依你們的客觀作用來說，你們是帝國主義挑釁底工具。而你們的主觀「心理」，是狂亂的小資產者底心理；小資產者自大自誇，但是分明感覺到，無產者之退却和力求有組織地退却，是對的；——當其估計到暫時還沒力量；而應當（在西方和東方的帝國主義之前）退却，雖然退至烏拉山也不妨時，無產者是對的，因為在西方革命成熟時期，還是唯一的贏得時機，這種革命不是「應當」（違反着「左派」底空談）開始於「春天或夏天」，但是每月會愈益接近和愈加當然。

「左派」並沒有「自己的」政策，他們不敢宣佈現在不應當退却。他們說來說去，無非遁辭，玩弄詞句，而暗地裏以「不斷的」避免戰鬥問題，去代替現在時候避免戰鬥問題。他們放出肥皂水泡：「行動上的國際革命宣傳」!!!這是什麼意義呢？

這祇能意味着二者之一：或者這是多孔性，或者這是進攻的戰爭，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爲目的。公開說出這種謬論是不行的，因此「左派」共產主義者，不得不以響亮的和最空洞的詞句爲

掩飾，免爲一切覺悟的無產者所譏笑；所幸，——其意若曰，——疎忽的讀者看不出這原來究竟意味着什麼：「行動上的國際革命宣傳」。

放言高論——是非階級化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底屬性。有組織的無產者共產黨員，對此「舉動」，將定然至少罰以譏諷和驅之於一切負責職位之外。應當向羣衆簡單、明瞭、直爽地說出苦味的真理：戰爭的政黨會再一次在德國取得優越地位（即立刻過渡到向我們進攻之意），而德國和日本，將依正式協商或默契，實行瓜分與撲滅我們，這是可能的和甚至是當然的。如果我們不願聽從空談家，那末我們的策略就是：等待、遲延、避免戰鬥，突行退却。如果我們拋開空談家和自身「嚴肅起來」，而建立真正缺的、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共產主義的紀律，那末我們就有各種認真的機會，贏得許多月份。那時候，甚至（在最壞的結果之下）退到烏拉山，我們能使我們的同盟者（國際無產階級）容易有可能實行幫助我們，有可能「經過」（借用體育語）那把革命爆發底開始與革命分開的距離。

這樣的而且祇有這樣的策略，事實上鞏固着國際社會主義一時陷於孤立的一個隊伍，跟其他諸隊伍的聯繫；可是你們，高興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所得的，老實說，祇是一句響亮話與另一

「句響亮話之「有機聯繫底鞏固」。這是劣等的「有機聯繫」！」

（列寧：全集二十二卷，「論「左的幼稚性」和論小資產階級性」，五〇八——五一〇頁，

一九一八年）

……第三個缺點，就是我們有許多同志，都只是喜歡安安稳穩地，不顧前途，不瞻將來地隨波逐流，想使周圍都充滿着歌舞昇平的空氣，要使每天都有慶祝大會，到處都聽到拍掌聲，要想我們每一個黨員都輪流着得到名譽主席團的位置。（笑聲，拍掌聲）只願到處都充滿歌舞昇平的空氣，只願修飾外觀，只願醉心於一切需要的與不需要的紀念節，不顧方向，只願隨波逐流，（笑聲，鼓掌聲）——這一切歸納起來湊成了我們黨的實際工作中第三個缺點，湊成了我們黨的生活上的一切缺點的基礎。有一種船夫，船划的非常努力，弄得汗流滿臉，可是他們不知道波濤會把他們冲到什麼地方去；這樣的船夫你們看到過麼？我在斐尼賽河會看到過這樣的船夫。這是一種忍苦耐勞的船夫。可是他們最不幸的地方，就是他們看不到而且不願意看到驚濤駭浪會把他們冲到海礁上去，會使他們觸礁而死。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也是這樣。他們只知道不息手地工作，盲然地隨波逐流，可是潮流會把他們漂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不但不知道，而且簡直不願意知道。沒有

舵，沒有帆，也沒有遠景，只是順水漂浮——這就是我們有些同志的願望。結果會怎樣呢？結果是很明顯的：起初，他們身上漸漸生起了鏽，後來，就一點變成灰色的人，然後就漸漸向庸人的泥沼中墮落下去，然後他們就完全全變成了庸人。這就是真正墮落的道路。

（斯大林：在聯共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一九二七年）

三 反對共產主義的傲慢和自負——擁護工作中布爾什

維克的謙遜

在我看來，現在每人（不論其管轄作用如何，任務如何）面前，每個政治教育者（如果此人是共產黨員，那末此等人佔多數）面前，有三個主要敵人。他們面前的三個主要敵人如下：第一個敵人是共產主義的傲慢，第二個敵人是文盲，第三個敵人是賄賂。

第一個敵人是共產主義的傲慢

共產主義的傲慢——意味着那加入共產黨，而尚未被清除出黨的人，想像着可以用共產主義的發號施令，來解決其一切任務。當着他支配政黨和某些國家機關底一員時，他便根據這個理

由想像着，這給予他有說及政治教育總結的可能。沒有這回事！這祇是共產主義的傲慢。學習政治上實施教育——問題就在這裏，可是我們未曾學習這，而且我們尙未有正確接近這的方法。

（列寧：全集二十七卷，「在政治教育者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五〇——五一頁，一九二一年）

……首先就說到農村中的我們的黨員。你們中間有黨員，但是非黨員更多。在這次大會上非黨員比黨員多些，這是很好的現象，因為首先須要吸收來參加我們事業的正是非黨員。有些共產黨員用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對待非黨員的集體農莊莊員。但也有一些共產黨員，他們擺着黨員的架子，不准非黨員接近自己。這是不好而且是有害的。布爾塞維克底力量，共產黨員底力量，就在他們善於把千百萬非黨積極份子團結於吾黨的周圍。我們布爾塞維克，如果過去不會爭取千百萬非黨工農對黨的信仰，那就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勝利。但要爭取千百萬非黨工農對黨的信仰，就須要什麼呢？須要使黨員不致與非黨員隔絕，須要使黨員不致閉塞於自己的黨的甲殼之內，須要使黨員不要擺着黨員的架子而要顧到非黨員底意見，須要使黨員不僅要教導非黨員，而且要從非黨員那裏學習。

不要忘掉：黨員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記着：各個黨員過去有過時候本身也是非黨員。今天他是個非黨員，而明天他會成爲黨員。其實這有什麼架子可擺？我們老布爾塞維克中間，有不少的人在黨內作了二三十年的工作。但須知我們會有一個時候自己也是非黨員哩。假使在二三十年以前，當時的黨員會賤視我們而不准我們接近黨，那我們當時的情形怎樣呢？我們當時也許和黨再隔離了幾年。但須知我們老布爾塞維克並不是一些最壞的人呀，同志們。（聽衆笑容滿面，不斷鼓掌）

（斯大林：在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詞）

四 美國的求實精神是對事情之誠實的、耐心的、堅定的研究

第三，是因工作複雜而又加多的緣故。我所講的是關於現時的建設工作。農村和城市方面，以及一切機關的工作，複雜而又增多了。因此領導的工作，愈趨實際。從前，我們只講「一般」的領導。現在，「一般」的領導，只是一句空話，因爲它是沒什麼領導內容的。現在是需要有具

體的實際的領導。前一個時期造就出一種舊知的工作人員，他們準備回答理論上和實際上的一切問題。現在，此種舊的工作人物，應該讓位於新的工作人員，每一個參加工作的人都要成爲該項工作的事主。使得成爲真正領導工作的應當瞭解此項工作，須自覺地，細心地，切實地考察工作的究竟。如果不曉得農村經濟，合作社，價格政策，不了解對於農村有關係的法律，決不能指導農村工作。不知道工業，不研究工人生活，不了解工人的要求，不知道協作社，職工會俱樂部的工作，決不能指導城市的工作。我們是否立刻能達到這種程度？不能。因爲要提高黨的領導作用需要提高黨的工作者的熟練程度。現在工作者的質量問題，必須放在第一位。但要提高工作者的質量，不是一揮即成的事。所可惜的，在黨的機關中還有舊習慣存在，此種習慣只使黨的領導作用，有時成爲笑柄而無補於實際，因此，有減弱和喪失黨的領導的危險。

失掉黨的領導作用，就產生黨的腐化和蜕化的危險。

因此，與這種危險作堅決的鬥爭，是黨目前的主要任務之一。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問題與回答」，一九二五年）

五 不是華而不實的宣言，而是爲實現革命目的的鬥爭 中簡單的、謙遜的、日常的工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譏笑着資產階級民主的人類自由權利大憲章之華而不實和噁舌不休，譏笑着關於一般自由、平等、博愛的一切空談，這種空談眩迷着世界各國底市儉和俗人，直至卑鄙的伯恩國際（即第二國際——譯者註）底現時的卑鄙英雄們。馬克思以無產階級對問題之簡單的、謙遜的、切實的、日常的提法，跟這種華而不實的人權宣言，對立起來：工作時間底國家的減縮，便是這種提法標本例子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底內容愈開展，則馬克思指示底全部妙處和全部深意，在我們面前表現越清楚，越明顯。真正共產主義底「公式」，跟考茨基輩、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及其在伯恩的親愛的「百拜弟兄們」底華而不實的、狡猾的、誇耀的空談所不同者，恰恰在於它們把一切歸結到勞動底條件。少空談些關於「勞動的民主」、關於「自由、平等、博愛」、關於「民主政治」等等；我們時代底覺悟工農，在此等大吹特吹的詞句中，這樣容易看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底欺騙手段，猶之乎其他深知人情世故的人，一看「上流人」無可辯護

地「蕩酒的」容貌和儀表，立即無誤地肯定着：「十之八九是騙徒」。

少說些華而不實的話，多做些簡單的、日常的工作，多關心柴米油鹽！多關心於飢餓工人和襁褓的、赤身裸體的農民所必需的柴米油鹽，不以買賣的勾當，不是資本主義式的方法獲得之，而是由普通勞動者之自覺的、自願的、奮不顧身地英勇的工作取得之，如莫斯科 卡贊鐵路底粗工和鐵路工人所得者然。

我們應當完全承認，對革命問題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空談的態度底遺跡，表現於隨時隨地之一舉一動中，也表現於我們隊伍中。例如，我們的刊物，很少跟這些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過時的事物之腐敗殘餘作戰，很少支持真正共產主義底簡單的、謙遜的、日常的、但是活生生的幼芽。

試舉婦女底地位吧。世界上無論那一個最先進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裏無論那一個民主黨，在十年之內在這方面所做了的，未及我們在我們政權第一年之內所做了的百分之一。我們真能名符其實地廢除了關於婦女不平等，關於禁止離婚、關於約束離婚的障礙的形式、關於私生子底不認可、關於私生子父親的審問等等的那些卑鄙的法律，——這些法律底殘餘，在一切文明國裏，是

不可勝數的，這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底奇恥大辱。我們有千百倍的權利來誇耀我們在這方面所做了的事情。可是，我們對舊的、資產階級的法律制度之廢物底基礎，清除得越清潔，則我們愈能清楚的看到，這祇是對建築物的地基之清除，但還不是建築物的本身。

雖有一切解放的法律，而婦女繼續着仍為家庭的奴隸，因為小的家庭的經濟壓迫着她、摧殘着她、使她愚昧、使她卑下，而鍛鍊她專理廚房和看管孩子，浪費她的勞動於不生產的、瑣屑的、生氣的、愚人的、鞭策的工作中，直至野蠻狀態。祇有反對這種小的家庭經濟的羣衆鬥爭，（由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只有這種經濟底羣衆改造，變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開始的地方和開始的時候，則真正的婦女解放、真正的共產主義，才會開始。

對於每個共產黨員理論上毫無爭辯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實踐中是否有着充分注意呢？當然沒有。對於這方面現有的共產主義底幼芽，我們是否有着充分關心呢？又是沒有、沒有。公共食堂、托兒所、幼稚園——便是這些幼芽底例證，便是些簡單的、日常的、不需任何華而不實、噁舌不休、極盛一時的諸手段，這些手段事實上能够解放婦女，事實上能够減少和消滅婦女在社會生產中和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上與男子的不平等。這些手段不是新的，它們（為社會主義底

所有一般物質上的先決條件一樣）是由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可是它們在資本主義之下，第一，成了罕見的東西；第二，——這特別重要——或者成了買賣的企業，而具備一切投降、擄取、欺騙、偽造底最壞的諸方面，或者成了最優秀工人所正當仇視了和鄙視了的「資產階級的慈悲心底」。

無疑地，我們已有更多這些機關，而且它們開始着改變其性質。無疑地，在女工和農婦中，有着比我們已知的多許多倍的組織家的俊秀、善於調整實際工作的人物，他們吸引更多量的工作者和更多量的消費者參加，不多言、不徒勞、不喧嘩、不空喊什麼計劃、系統等等，這是日夜爲自己勞心焦思的「知識份子」、或早熟的「共產主義者」所「擔憂着」的。可是我們不盡力愛護着這些新生幼芽。

請看資產階級吧。它如何漂亮地善於廣徵它所需要的東西！在資本家心目中視爲「模範的」企業，在他們的千百萬份報紙上如何被誇獎着，從「模範的」資產階級的機關中，如何創造着民族誇耀底對象！我們的報紙不關心着，或者幾乎完全不關心着描寫最好的食堂或托兒所，以每天的支持去達到它們中的一些變爲規範的食堂或托兒所，廣徵它們詳細描寫人類勞動之如何經濟，

對消費者之如何便利，生產品之如何積蓄，婦女如何從家庭奴隸中解放出來，衛生條件之如何改善，均於模範的共產主義的工作中正在獲得，可以獲得，可以普及於整個社會、於一切勞動者中。

模範的生產、模範的共產主義禮拜六，每普特食糧的獲得與分配中之模範的關心與自願、模範的食堂、某一工房、某一住宅之模範的清潔、——所有這些應成爲我們的報紙、以及每一個工農組織、比現在多十倍的注意和關心底對象。所有這些，都是共產主義底幼芽，而看護這些幼芽，就是我們共同的第一等的義務。無論我們的糧食和生產狀況如何困難，然而在布爾什維克政權底一年半之內，在整個戰線上向前邁進，是毫無疑義的：糧食底屯積，由三千萬普特（從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增加到一萬萬普特（從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園藝經濟擴大了，麥子播種的不足現象減少了，鐵路運輸已開始改善，雖然燃料莫大困難等等。在這一總的基礎上，且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幫助下，共產主義底幼芽，不會枯萎，而將發榮滋長，變爲完全的共產主義。

（列寧：全集二十四卷，「偉大的發端」，三四二——三四五頁，一九一九年）

六 反對急躁和奔放

在改善我們國家機關的問題中，據我的意見，工農監察院應當不追求數量和不事急躁。我們至今這樣少來得及去思考和關心我們國家機關的質量，而關於它的特別認真的準備、關於真正現代的質量，即是說，不落後於最優秀的西歐模範的質量之人材，集中於工農監察院的關心，却是正當的事情。當然，這一條件，對於社會主義共和國，確是太少了。但是最初的五個年頭，浸入了我腦海中的無信心與懷疑說，委實不少。對於那些太多和太容易高談——例如——「無產階級的」文化的人，我們無意中喜歡滲透這種質量：開始時我們祇要有真正的資產階級的文化，或許就夠了，開始時我祇要去掉資產階級以前的文化，就是說，官僚式的或農奴式的文化，之特別彰明較著的形式，也許就過得去了，諸如此類等等。在文化問題上，急躁和奔放，是最有害的。我們的許多青年文學家和共產黨員，需要好好地注意及此。

而在國家機關問題上，我們根據以往的經驗，現在應當做出一個結論：最好是慢一些。

我們國家機關的事情，實在令人傷心——恕不說討厭——到這種地步，使我們應當從頭仔細

思索，如何與它的缺點作鬥爭，念及這些缺點是根源於已往，已往雖經轉換，但未被肅清，未走盡那已經過去太久的文化階段。此地我恰恰提出文化問題，因為在這些事情中，祇有那滲透於文化中、生活中、習慣中的，才應當算是有所成就。可是，在我們這裏，可以說，社會機構中的好東西，極端地不加熟思，無所理解，無所感覺得太急、未經審查、未經考驗、未被經驗證實、未曾鞏固等等。當然，這在革命時代和如此令人頭暈眼花的發展速度，使我們在五年之內由沙皇制度走到了蘇維埃制度之下，非如此不可。

應當及時思索，應當對急躁地迅速前進，對一切的自高自大等等；滲透有益的不信任，應當留心審查那些我們每點鐘所宣佈着、每分鐘所實行着、然後又每秒鐘證明着它們之不堅固、不結實、和不明瞭的前進步驟。這裏最有害的，莫過於急速。最有害的，莫如以為我們或許知道什麼，或者以為我們有好多成分，來建立真正新的機關，真正配得上社會主義的、蘇維埃的名稱的機關等等。

不，這樣的機關，甚至這種機關底成份，我們少得可笑，而且應當記着，為建立這種機關不應當吝惜時間，而應當化費許多許多、又許多的年歲。

爲建立這種機關，我們有着那些成份呢？祇有兩種。第一，是爲社會主義而鬥爭所吸引了的工人。這些成份教育得不够。他們願給我們更好的機關。可是他們不知道這該怎麼辦。他們不能辦到這一點。他們至今未曾養成爲着這一點所必需的那種文化底發展程度。但是，爲着這一點，恰恰需要文化。這裏，用強制或急襲、用大胆或毅力，或用任何最好的一般人類的質量，都絲毫無能爲力。第二，是知識、教育、訓練底成份，這些成份，我們跟一切其他國家相比，是少得可笑。

這裏不能忘記，我們還過於喜歡用熱心、急性等等，去代替（或者以爲可以代替）這些知識。

無論如何我們要提出革新我們國家機關的任務：第一——學習第二——學習第三——又是學習，然後審查那使我們的科學不至成爲死的字母或時髦的詞句（這在我們這裏特別常見，無須隱瞞），使科學真正滲透於血肉中，完全而真實地變爲生活底組成分子的東西。總而言之，我們應當提出的要求，不是西歐資產階級所提出的那些要求，而是那以發展成爲社會主義國家爲其任務的國家所應當提出和相應提出的那些要求。

由上述一切，便得出結論：我們應當把那作為改善我們機關的工具的工農監察院，變成爲真
範的機關。

爲的使它能夠達到必要的高度，那就應當遵守如下的原則：量七次、剪一次。

要做到這一點，需這使我們社會機構中所有的真正優秀的東西，以最大的謹慎、熱思、明
辨，而使用於建立新的人民委員會之中。

要做這一點，需要我們社會機構中已有的優秀成份，就是：第一，先進的工人第二，真正
受過教育的成份，他們可以被他人保證：他們不出一句迷信之言，不說一句反對良心的話，——他
們不會害怕承認任何的困難，也不會害怕任何的鬥爭，去達成其認真提出了的目的。

我們忙於改善我們的國家機關，已經五年了，可是這祇是徒勞，這一徒勞，在五年之內，已
經證明其祇是不當、或者甚至無益，或者甚至有害。惟其是徒勞，它給了我們工作底外表，實際
上弄髒我們的機關和我們的頭腦。

最後，應使這一情況有所改變。

應當遵守一個原則：最好數量少些，可是質量高些。應當遵守一個原則：與其操之過急，而

無獲得結實人材的任何希望，不如經過兩年或者甚至經過三年。

我明知這個原則難以遵守和難以應用於我們的實際情況中。我明知相反的原則有千百個空隙將在我們這裏開闢其自己的道路。我明知有極大的反抗應當表現出來，有惡魔般的堅持，應當會顯示出來，這裏的工作，在最初幾年，至少是非常不利的；然而我相信，祇有用這樣的工作，我們才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而祇有達到了這一目的，我們才能建立真正配得上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名稱的共和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列寧：全集二十七卷，「寧少無濫」，四〇六——四〇八頁，一九三三年）

七 反對混亂、雜沓、怠惰，——擁護活潑明確的工作、對執行的檢查

秋魯柏同志！

由於我們昨天電話上的談話和你們嚴守秩序的諾言，我們必需切實談到整個的工作系統和對它加以周到的考慮。

242006

